外国科幻名家精品丛书

太阳风

中短篇小说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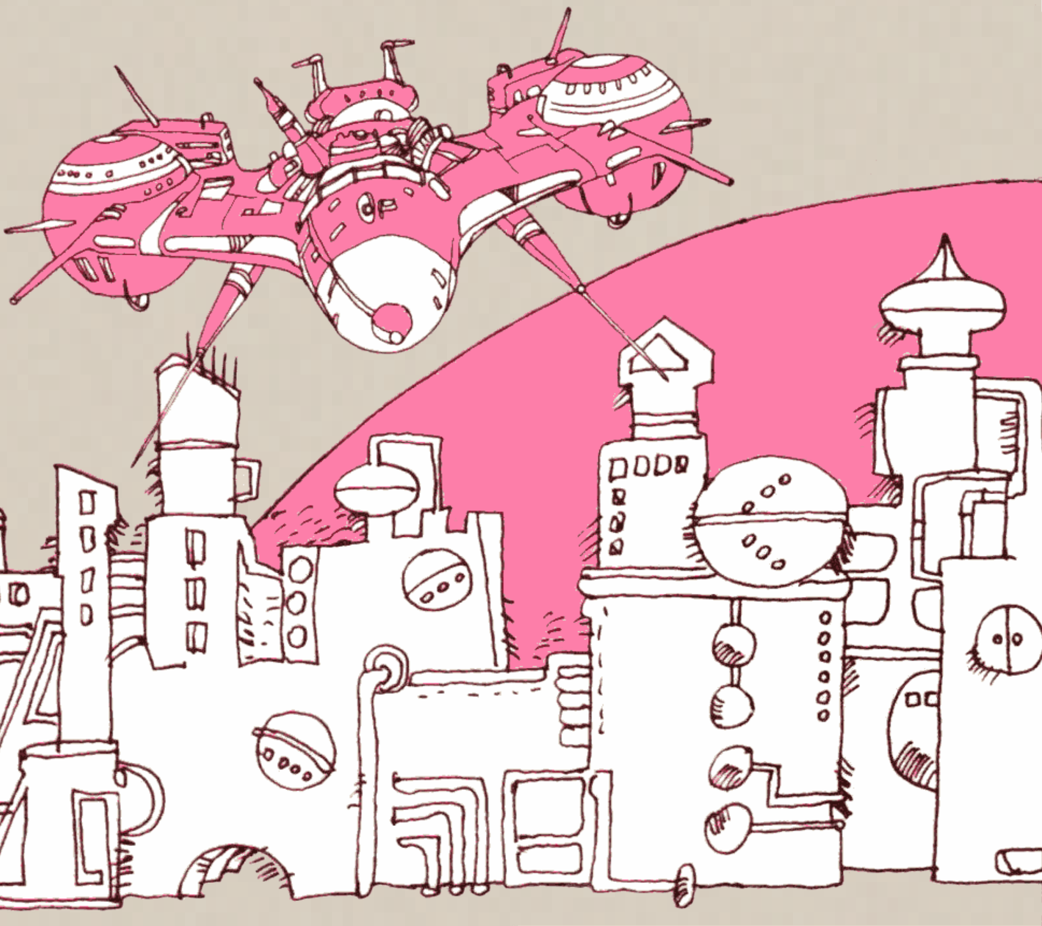
(英) 亚瑟·克拉克 著
房慧 张怡 译
孙恺祥 审校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亚瑟·克拉克（英）著

房慧
张怡 译

孙恺祥 审校



外国科幻名家精品丛书

太阳风

中短篇小说集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3 号

太阳风

责任编辑　胡本常
封面设计　华　堤
美术设计　陈　蓉
出　　版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经　　销　四川省新华书店
成都盐道街 3 号　邮编 610012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6　字数 136 千
印　　刷　四川省卫生干部管理学院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　1998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8.80 元
ISBN 7-5365-2169-3/I·520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证号
图字 21－1998－003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本书如有破损、破页、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地址：成都市下汪家拐街 16 号
邮编：610041
■ 如需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邮购组联系。
地址：成都盐道街 3 号
邮编：610012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英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克拉克的一个科幻短篇小说集。作品写成于 60 ~ 70 年代，是克拉克短篇科幻小说的精品。

小说以克拉克擅长的天空宇宙和海洋为题材，描绘了人类在未来的年代里对宇宙和海洋的探索，宇宙生物和海洋生物与人类的交流和竞争。在这些短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地球人与火星人如何进行太空飞行比赛；地球人在卫星电话网正式开通以后，与宇宙各星球之间的交流变得通畅而诡秘；升空器的发明，使人类个体漫游太空变成了现实；比鲸鱼大 10 万倍的木星水母是怎样被地球人发现的……

克拉克的科幻小说，气势磅礴，想象奇特而不失慎密，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这些特点，在这些短篇小说中，都能处处体现。

作家简介

亚瑟·C·克拉克　1917 年 12 月 16 日生于英格兰的索默塞得郡。从童年起克拉克就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曾用自制的望远镜观察月球，画月球表面图。因穷未能上大学，他便到政府一个机关部门当审计员，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发展他对太空的爱好和探索，并加入自称英国星际学会的团体。1941 年他加入皇家空军，任雷达教官，曾担任首次雷达导航降落（即 G·C·A）试验负责人。服役期间，他发表了第一篇科幻小说。1945 年，他在《无线电世界》杂志上发表了《地球外的转播》一文，预言了广播和电视信号可以通过卫星系统传播到全世界，令专业人士感到吃惊甚至怀疑。然而，20 年后，“晨鸟”同步卫星的成功发射，证实了他的科学预言。从 50 年代起，克拉克对海底探索十分爱好，并到锡兰（今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和澳大利亚的大堡礁从事第二职业——不穿潜水衣深水潜水和海底摄影。此活动，他在以《珊瑚岸》(1956 年）开始的一系列作品中作了详细描述，并作为电视片的题材，搬上荧屏。从此，他和其他科学家一起作为名人，经常出现在美国电台和电视台上。

克拉克有四十多种著作，这些著作以三十多种文字出版了一千万册以上。1962 年，他以科学写作的成就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卡林加奖；同年，《地球外的转播》一文获得富兰克林学院授予的金质奖，文中所论述的地球同步卫星的细节至今仍为所有商业通讯卫星所采用。1965 年，他发表在《生活》杂志上的关于通讯卫星的文章，被评为该年度最佳航天报告文学

而获得宇航作者奖。1969 年，他获得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和威斯汀豪（西屋）的科学写作奖；同年，他又以与斯坦利 · 库布利克合作的《2001：太空奥德》获得该年度的奥斯卡艺术成就奖的提名；此外，他还获得雨果奖和星云奖两项科学幻想小说头等奖。

前　言

这本集子包括我在六十年代里创作的短篇小说。六十年代正巧是科学技术史上最有戏剧意义的时期之一。在那个年代里，人类发明了镭射，初步破译了遗传基因密码，发射了第一个金星、火星探测器，发现脉冲星以及登上了月球。这些大事件中的绝大多数，都写进了我的故事，有些是在发生前就预测到了，而有些则是取得成果后，被写进故事中的。现在我按年代顺序来编排它们。

这是我的第六本短篇小说集，我想给它加上一个附标题："克拉克的最后选集"——这不是暗示我会结束我的写作生涯（虽然我确实想知道2001年到底会发生什么），而是因为目前我写得越来越少，而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演讲、旅游、摄影和潜泳上。按我目前的写作速度来推算，第七本集子只能在许多年之后才可能出版了。看来不如在这本书再版时加进一些零散的故事。

《来自太阳的风》第一次发表在《男孩子的生命》一书中，标题是《太阳风》。就像文学作品中经常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巧合一样（参见《赫伯特·乔治·莫利·罗伯茨·威尔斯先生》，保尔·安德森也不自觉地用了同样的题目。

在"再劫大漩流"中出现的月球登陆者这一概念，我想应该追溯到我的一篇论文中，即"电磁发射对太空飞行的重要贡献"一文（登载在《大不列巅星际协会杂志》1950年10月号）。

简·米斯在《地球的凌日现象》一文中（《英国天文学协会通讯》杂志，1962年72期第6号）曾详尽描绘的一些带预见性的

细节，给我极大的启示。在此我向米斯先生表示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波塞冬的飞轮”这一短语出现在《遭遇美杜萨》故事中，由我的已故朋友威利·雷创造，相关的细节引自他的《在地球上和天空中》一书。

最后再说一点，我想，如果将本集子称之为“迄今为止最长的科幻故事”大概不会过分吧，因为现在还没有人，将来大概也不会有谁写这么长的科幻故事了。

亚瑟·C·克拉克
科伦坡，锡兰
1971 年 2 月

目　　录

前言　1
神的食物　1
光芒璀璨的怪物　7
在劫“大漩流”　27
太阳风　43
最后的命令　62
拨往“弗兰肯斯泰因”的“F”键　65
联合　73
复原　75
最长的科幻小说　79
赫伯特·乔治·莫利·罗伯茨·威尔斯先生　81
热爱宇宙　84
远征探险　88
冷酷的天空　94

中子潮 114
地球凌日 117
遭遇“美杜萨” 133

神 的 食 物

主席先生，我必须事前告诉您，我所提供的证据中有很多极其恶心的细节；这个故事揭示了很少被公开讨论的人性的一些阴暗面，这些阴暗面肯定不会在议会中讨论的。不过，恐怕我们还是应该面对这一切，有时我们必须扯下伪善的面纱，现在就是一次绝好的机会。

先生们，我们大家都是从一条很长的食肉动物链上进化而来的。我从你们的表情中看出，诸位中的大多数并不了解这一术语的含义。其实，不用惊讶——它是从一个被废弃了两千年的语言中演化而来的。也许我应该尽量避免委婉的说法而尽可能直截了当地表达，即使我用的这些词很少在上流社会里听到。如果我可能冒犯诸位的话，在此，我先向您们赔罪。

直到几个世纪以前，人类爱吃的食物差不多都是肉食——活的动物身上的肉。我并不想让诸位翻胃。这只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说法，一个你们可以在任何历史书中找到的事实……

为什么？哦，主席先生，我一定时刻准备着，等到欧文议员感到好受些时再开始。我们内行人有时会忘记外行人对这类表述的反应。同时我还必须提醒议会，更难听的说法还在后面呢。

如果有某位绅士先生感到心头不舒服，我建议在一切还不算太迟的时候，你们可以效仿那位参议员的做法……

好了，看来我可以开始了。现代之前，食物被区分为两类。大多数食物产生于植物——如谷物、水果、浮游食物、海藻以及其他形式的草木。很难想象我们的祖先的大部分都是农民，他们运用原始的、常常十分费力的技术从陆地和海上获取食物，不过这的确是事实。

如果我可以回到这个令人不快的话题上的话，第二类食物自然是肉食，取自数量相对少些的动物。可能你们也熟悉一些动物——奶牛、猪、绵羊、鲸等等。但是事实强于雄辩，我很抱歉要强调的是，大多数人都喜欢肉食甚于其他食物，尽管只有很少的富人才能满足这一嗜好。对大多数人来说，一顿饭有百分之九十是蔬菜，这样肉食就显得珍稀可口了。

如果我们冷静和清醒地看待这一事实——就像我希望欧文议员现在可以这样办一样。我们能理解肉食之所以量少而价高，因为肉食的生产过程效率极低。要长出 1 千克肉，动物差不多需消耗 10 多千克的植物性食物——而且还是能被人类直接吸收的植物。在 20 世纪人口爆炸现象出现以后，这种情形已不能被接受了。每一个爱吃肉食的人会使得 10 个或 10 个以上的同胞挨饿……

幸运的是，生物化学家解决了这个难题，如你们所知，这个解决方案是太空研究的无数副产品之一。所有食品——肉类或蔬菜都是由一些非常普通的原素组成。碳、氢、氧、氮，少量的硫和磷这些元素，和一些别的元素组合成数不清种类的食物，有些食物人吃过，而有些则从未吃过。人类试图在月球和其他行星上定居，针对这一问题，21 世纪的生物化学家发现了如何将最基本的原始材料如水、空气、岩石合成想要的任何食物的方法。

这可能是科学史中最伟大、最重要的成就。但我们不应对此过分骄傲。要知道，蔬菜王国已经统治我们快一万亿年了。

现在的化学家已经能合成任何能想到的食物了，不管自然界中是否有与之相对应的东西。不用说，这项技术可能会出现错误甚至灾难。工业帝国兴亡和衰败了；物质生产从农业和畜牧业转向如今这种庞大的自动化生产各种植物以及无所不包的牲畜的生产方式，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过程。但这又是必须要经历的，而且我们因此而过得更好。我们再不会面临饥荒的危险，而且还拥有了丰富且多样的食物，这在过去时代中是难以想象的。

特别要提到的是，我们人类又取得了一次道德上的胜利。我们再不会宰杀无数的生物，并且诸如屠宰场、鲜肉店这类场所将从地球表面上消失。大家可能不会相信，就我们的祖先而言，尽管他们粗鲁、残暴，大概也不会容忍这类亵渎生灵的事。

然而，我们不可能与过去决裂。正像我刚才所说，我们是肉食动物。千百万年来人类养成了这样的习性和胃口，而我们也继承了这些。

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必须告诉诸位，几百年前我们的祖辈仍然嗜好吃牛肉、羊肉、猪肉——只要他们能找到这类肉食，并且时至今日我们仍在消受这些肉类食品。

哦，天哪，也许欧文议员现在最好出去休息一会儿。也许我不该这样生硬地说出我们的饮食习惯，使得诸位不好受。当然，我的意思是，现在我们品尝的合成食品大多数都同以前的天然食品一样具有相同的生物结构。其中一些简直就是和自然食品一模一样的复制品，以至于没有任何化学实验能找出它们之间的区别来。这当然是符合逻辑的，也是不言自明的；我们的制造商仅仅是选取了最受人欢迎的预先合成的食物作样子，然后复

制出它们的味道以及特征。

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创造一些在解剖学或动物学起源研究中从未出现的名字。在21世纪初，如果你走进一家餐馆，你会发现菜单上的大多数词都是才发明出来的，或者还有一些选自法语词汇，且很少有人能认识的词。如果你想测验一下你的忍受力的极限，你可以试试这个有趣而相当令人倒胃口的实验。国会图书馆的分类目录里录有各大餐厅的大量菜单，其中也有白宫宴会的菜单，你可以一直查到五百年前。这些菜单所用的词汇既通俗又直截了当,只有在肢解尸体的解剖室中才会遇到，其结果是不堪入目。我认为，这些菜单再生动不过地揭示出这样的事实：我们的祖先（不过几代人之前）与我们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

好了，主席先生，我就会提到我的主要观点。尽管我所说的也许有点令人不快，但都是相互关联、相互照应的。我并不是想败坏你的胃口。我不过是作些铺垫，以便更好地反驳我的竞争对手——“三翼机”食品公司。除非你们明白新的人工食物形成的知识背景，要不然你们会认为，这些观点不过是因为“安布罗美味调料”的面市，造成我公司极为严重的商业损失，从而引发的一席小家子气的牢骚话而已。

先生们，新食品每周都在上市。让人撵不上趟。它们来来去去，不停地更新换代就像妇女的时装一样，并且一千种食物里最多只有一种能例外地成为菜单上的永久食品。很少有产品一夜之间就能合公众的口味。我坦率地说“美味调料食品”的生产线是整个食品工业史上最大的成功。诸位都了解实际情况：其他各种食品都被“美味调料”赶出了市场。

自然，我公司不得不接受挑战。我公司的生物科学家毫不逊色于太阳系里的任何生物科学家，他们迅速地投入了“美味调

料”的研制中。当我告诉诸位，我们弄清楚了几乎每种食品的结构时，我的意图并非是要泄露商业机密。这些食物包括自然的或人工合成的，只要是人类曾经吃过的，甚至有些还是诸位从未听说过的、希奇古怪的东西，比如油煎乌贼，蜜渍蝗虫，腌孔雀舌头……我们拥有一个大型资料馆，其中记录了各种食物的口味和特征，这是我公司的基本股份，其他公司的情况也一样。我们可以选择数据，然后用任何能想象到的合成形式，混合其中的几种口味或特征；不用费什么周折，我们便可以复制出我们的竞争对手推出的任何产品，重新占领市场。

但是“美味调料”使我们伤了一些脑筋。他们分解了蛋白质，使其产品成了纯粹的肉类食品，而且方法并不复杂。但我们却不能更好地解决这一点。这是我们的化学家第一次受挫，他们中没人能解释到底是什么给予这东西如此神奇的魔力——如你所知的那样，“美味调料”使得相应食品淡而无味。也许它是……好了，也许我说得太多了。

主席先生，很快，“三翼飞机”食品公司负责人将出现在你面前，我敢肯定他们非常不情愿，他将告诉诸位，“美味调料”是由空气、水、石灰石、硫、磷以及别的物质合成的。这千真万确，但在我们这个故事中是最无足轻重的一点。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发现它的秘密是如此简单，就像大多数秘密一样实际并不复杂。

我的的确确得祝贺我的竞争对手。他们最终从自然物质中，为人类加工出了无限量的理想食品。至今这种理想食品还很短缺，因此只能供给很少几个美食家享用。毫无疑问，他们赌咒发誓地说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同这种食物相比。

是的，“三翼机”食品公司的化学家完成了一件技艺非凡的工作。现在必须由您们来裁决一个道德的和哲学的问题。主席先生，当我开始我的演讲时，我曾用了一个古老的词汇“食肉

者”。现在我还得向您介绍另一个词，让我一个一个字地说，那便是“食—人—肉—的—人”。

1961 年 5 月

光芒璀璨的怪物

当控制盘上显示出，苏联大使已经和我们联系上了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好极了——又有工作做了!”但是当我听到冈察洛夫的声音后，我便知道有麻烦了。

“克劳斯吗?我是米哈伊尔,你能立即过来一下吗?情况太紧急，我在电话上说不清楚。”

去大使馆的路上我心中一直焦虑不安，我尽量想搜寻一些辩护辞，以免在我们这边出什么岔子。但是我无法预料到什么，迄今为止，我们和俄国人还没有什么特别的协议。最后一项任务是在六个月前按时完成的，并且完成得令他们十分满意。

不过，现在他们又不太满意了，我很快就了解到这一点，米哈伊尔·冈察洛夫这个商务专员，也是我的老朋友;他曾告诉我所有他知道的信息，但实际上这些信息并不算多。

“我们刚刚收到从锡兰发来的紧急电报,”他说,“我们希望你立刻到那里去，热液处理装置出了问题。”

“哪一类问题?”我问。当然，我立刻就意识到问题一定是出在深水区域，因为只有在那一部分遇上麻烦才会来找我们的。俄国人把陆地上能干的事儿都解决了，但是他们不得不来找我

们在 3000 英里深的印度洋深海里，帮他们安装栅栏。因为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公司敢坚守这样的信条：“任何工作，任何深度。”

“我所知道的是，”米哈伊尔说，“现场指挥的工程师报告说现场出现了严重的崩漏现象，可是，三个星期后锡兰总理就要为工厂开工剪彩，莫斯科方面如果听到工厂无法开工的消息肯定会感到恼火。”

我迅速地回顾了一下合同中的惩罚条款。这项目似乎是包含在内，因为客户已经签署了接收合同，这就意味着承认我们的工作符合规格。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如果证明是我方的疏忽的话，虽然可以免去受法律起诉，但这仍然会造成极大的商业损失。对个人的影响会更严重，因为我曾经担任“亭可深海公司”的技术总监。

请不要叫我潜水员，我讨厌这名字。我是个深海工程师，我使用潜水设备就像飞行员使用降落伞一样。我的大多数问题都是用电视和远距离遥控的机器人来完成。当我确实要亲自入海时，我便乘坐一个有外部操纵器的微型潜水艇。因为它有像龙虾一样的钳子，所以我们叫它“龙虾”。按标准设计模式来说，它一般可以在 5000 英里深的地方作业，但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在马里亚纳海沟的深处作业。如果粗略地估计一下，你每下降 1 英尺便会花去 1 美元，再乘以 1000 美元/小时，这便是用它工作所花费的成本。

我听见米哈伊尔说，一架喷气式飞机在苏黎士等我，可是我怎么能在两小时之内到达机场呢？不管怎么说我明白，俄国人是在谈正事。

“你想，”我说，“我不能不带设备徒手操作——即使就是检查一下，也必须配备几吨重的设备。除此之外，我的工具都留在斯佩齐亚。”

“我明白,”米哈伊尔无情地回答,“我们将准备另一架喷气机。一旦你知道你想要什么时,马上从锡兰发个电报来,十二小时之内为你送到现场。但是千万不能告诉其他人有关此事的任何情况。我们希望这个秘密不会被泄露给第三者。”

我同意了,因为这也是我的麻烦。当我离开办公室时,米哈伊尔指着墙上的日历说“三周”。然后把他的手指卡住喉咙。我知道他并非是指他自己的脖子。

两小时后我飞越阿尔卑斯山,通过无线电给我的家人道别,心中同时在问自己,为什么不像其他明智的瑞士人一样,成为一个银行家或进入手表业。这完全是皮卡尔和汉内斯·凯勤的过错,我恼火地告诉自己。为什么他们要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中,偏偏选中瑞士来开创深海作业的业务?接着,一想到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会很少有时间睡觉,于是我设法睡了一觉。

我们在拂晓时分降落在亭可马里。这个巨大而地形复杂的海湾,像迷宫一般,布满了海角、岛屿、交叉的水路,以及大到可以容纳全世界所有海军的水坞,我从来都没有搞清楚过。当我俯视印度洋时,可以在临海的陆地处看见一座白色的指挥大楼,光华耀眼。它的选址纯粹是为了宣传——当然幸亏我不是俄国人,要不我会称它“公共关系处”。

我并非真的想责备我的客户,俄国人完全有理由对此骄傲,他们曾信心勃勃开始试验并最终地控制了海洋的热能。这次并非第一次进行这种实验。20 世纪 30 年代的法国科学家乔治·克洛德曾经试过,但失败了。50 年代在非洲西海岸进行了另一次规模更大的实验。

所有这些项目依赖于同样的令人吃惊的事实:即使在热带,海面以下一海里的水温都接近于零度。上亿吨的水中如果存在水温差异,那就说明水中会产生巨大的能量——这对于来自能

源欠缺的国家的工程师来说是个绝好的一试身手的机会。

克洛德和他的后来者们用低压蒸汽机来提取能量，而俄国人则用更简单也更直接的方式来做。人们用了一百多年时间了解到，如果物体的一端是热的，而另一端是冷的，那么就有电流通过这个物体。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俄国科学家才开始效力于将热电效应运用到实际生活中。但他们设计出的最早的装置并不十分有效——尽管他们利用煤油灯发出的热启动了成千上万的收音机。到了 1974 年，他们有了一个巨大的突破，具体情况到今仍未完全揭秘。我曾将能源片安在系统的冷端，但我并未亲眼见到这些设备；它们完全被防腐漆覆盖着。我所知道的是，他们制造了一个很大的栅栏，就像把许多过时的蒸汽散热器焊在一起的筛状物一样。

在亭可机场迎接我的一小群人中，我认识大多数面孔；有朋友也有敌人，他们仿佛都很高兴看到我——特别是夏皮罗总工程师。

“你好，勒夫。”当我们开着旅行车离开机场时，我说，“哪儿有毛病了？”

“我们不知道。”他很坦率地说，“这是你的事儿——找到它们，然后再安装好。”

“好吧，那出了什么事？”

“在全速运转实验中，每一部分都运转良好。”他回答说，“到星期二的凌晨 1 时 34 分，发电量只达到估计量的百分之五。”他做了个鬼脸。很明显，他心中铭刻着那一时刻，“接着电压开始剧烈地波动，我们切断了电路载荷，然后观察测量仪。我想一定是哪个愚蠢的船只钩住了电缆——要知道我们一直在尽力避免这类事故的发生——我们只好打开探照灯在海上四处搜寻。到处不见一只船影。那么，谁会在一个晴朗平静的夜晚，力图在港

口外停泊呢？”

“除了观测数据和做实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到办公室后，我会给你看所有的记录。四分钟后，电路全部打开，我们能准确地发现哪儿短路了，自然毛病就出在最深的海底，在那个栅栏那儿。就是在那儿，而不是在系统的这一端。”他阴郁指着窗外的景色，又补了一句。

我们驱车途经“太阳能源地”——相当于老式热力机的锅炉。这个设计思想是俄国人从以色列人那里借来的。设计极简单：一个浅浅的湖，底部全刷黑了，里面装着浓缩的咸水。这个储热器功效较高，太阳的辐射使液体温度高达华氏 200°。热电系统的“热”栅栏一端便浸在池中。许多电缆将它们同我负责安装的那个在深海处的冷端能源片相连，“冷端”正巧位于进入亭可港的，300 英尺深，水温低于海面 500 的水下峡谷中。

“你检查过地震活动了吗？”我并不抱多少希望地问。

“当然做了。在地震仪上投显示出什么。”

“想没想到过鲸鱼？我提醒过你它们有可能来找麻烦。”

一年多以前，当我们把主要的导线伸进海中时，我告诉工程师们，在南美某地，海面以下半里的地方，曾有过一只溺水的巨头鲸绞在海底电报电缆上的事情，就我们所知，差不多有一打类似的事情发生——不过，这一次看来并非是鲸鱼之过。

“那是我们考虑到的第二种情况，”夏皮罗回答道，“我们去过渔政部、海军和空军基地，海岸边没有一只鲸鱼。”

我听到此时有人说到“阴谋”这个词，这令我不舒服，我不想再推理了。像所有瑞士人一样，我有语言天赋，我也懂一些俄语。根本不需要做个多么高明的语言学家就能听明白“阴谋”这个词的意思。

这是季米特里 · 卡尔普欣说出来的，他是这个工程的政治顾

问。我不喜欢他。那些工程师也很讨厌他，经常有点过分地羞辱他。卡尔普欣是极保守的共产主义者，还没有从斯大林的阴影中走出来。他对苏联以外的所有事情都表示怀疑，而对他们国内的情况也时刻警惕。他最喜欢用“阴谋活动”这个词来解释一切。

当然了，如果亭可能源工程失败了的话，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会为此伤心的。从政治上讲，这涉及苏联的威望；至于经济方面，工程关系到上亿的资金。如果水热工厂获得成功，热能就会同石油、煤、水能、特别是同原子能相匹敌，产生极大的效益。

然而我并不真正相信有阴谋活动，毕竟冷战结束了。有可能某人起了愚蠢的念头想拿走一个栅栏，但这又似乎不太可行。我可以用我的指头数出全世界能处理这个问题的人的数目——他们中有一半都在我手下干活。

当天晚上，水下电视摄像机就运来了。整整一夜，我们都忙于调节照相机、监测器，以及将一条一英里长的同轴电缆固定在一艘汽艇上。当我们驶出港口时，我想我是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防波堤上，但是他离我太远以致我看不清楚，并且我脑袋里别的念头转移了我的注意力。你一定得明白，我不是一个好水手；我只喜欢呆在海面下，并乐此不疲。

我们仔细地将船靠在圆岛的灯塔旁，位于海底栅栏的正上方。那架自动控制摄像机看起来像个深海潜水器，从船舷边我们将它放进了海中，而我们则通过监测器观看它摄得的图像，所以我们实际上看到了海底的一切。

海水极清澈，也很空旷，但当我们接近海底时，我们发现那儿有些生命的迹象。一只小鲨鱼跑到我们面前，两眼直盯着我们。然后是一个一张一吸的水母飘过来，它跟在摄像机后面像只大蜘蛛，它的像头发般的无数触脚扭曲纠缠在一起。最后，倾

斜的谷壁出现在视野里。我们正好看到目标，因为那儿有着很粗的电缆伸到深谷中。我在六个月前对设备做最后一次检查时看见过这些电缆。

我打开低能喷射器，然后让摄像机沿着动力电缆沉下去。电缆的工作状态似乎良好，它们被我们安在岩石里，由钢锥固定得很稳。直到我看到栅栏时，才发现了一点蛛丝马迹。

你见到过汽车撞到灯柱上时，散热片被撞得七零八落的情形吗？这个栅栏的一部分看起来正像那样——抖散了架似的。栅栏完全变了形，就像一个疯子用大锤子猛敲过它。

从我身后观看的人群中出现了吃惊和愤怒的声音。我又听见有人喃喃着“阴谋”这个词，此时我才开始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我想最多还有一种可能性，那便是峡谷的坡壁上滚下的砾石砸到了栅栏上，造成了损伤。然而人们早已细致地检查过峡谷的坡壁，从而排除了这一可能性。

无论什么原因，损坏的栅栏必须更换。这任务只能让我的那只大龙虾来完成——它足足有 20 吨重——已从其待命的拉斯佩齐亚港空运来。

“好吧！”当我结束我的实地考察，以及拍下了刚才屏幕上那令人遗憾的一幕后，夏皮罗说，“要花多长时间？”

我不想自己套住自己。我从事水下商务活动懂得的第一件事就是明白，不可能有任何工作能恰如人愿。我们对成本和时间的估计从来都不太确切，因为往往是合同都履行了一半时，你才清楚自己要面临什么困难。

按我个人的估算修好栅栏要三天。于是我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不会超过一周。”

夏皮罗哼哼了两声：“你不能快一点吗？”

“我不会用鲁莽的承诺来挑战命运的。不管怎么说，在你的

最后期限到来前还给你留下了两星期的余地。”

他不得不表示同意，尽管在回港口的路上他还在不停地抱怨我要的时间太长了。直到我们都到港口时，他才停下来去想想别的事儿。

“早上好,乔。”我对那个正在防波堤上耐心地等待的人说，“我想在我离开港口时就看到你已经站在这儿了。你在这儿做什么呢？”

“我还想问你这个问题呢。”

“你最好问我的老板——夏皮罗总工程师，这是《时代》周刊的科技记者乔·沃特金斯。”

列夫的回答并不那么热情。总的来说，不会再有跟记者谈话更令他讨厌的事了。这些记者出现的频率几乎是每周一次。如今，当工程竣工的最后期限临近时，他们会从四面八方飞来。当然也包括俄国记者。可这时候即便是“塔斯社”的记者也会像《时代》周刊记者一样，吃个闭门羹。

现在来看看卡尔普欣怎样控制局面，这一定很有意思。从那时起，乔总是紧随着一个人，把他当成一位向导、哲学家以及一位饮酒的伙伴。这个温和的小伙子属于公共先生一类，名叫谢尔盖·马尔科夫。尽管乔尽了一切努力，他和马尔科夫简直难以分离。下午 3～4 时，我们在夏皮罗办公室进行了一场冗长而令人疲惫的讲话后，我和他们一道，去为政府官员提供的度假村补了一顿被耽误的午饭。

“克劳斯，怎么样了？”乔很关切地问，“我闻到了‘麻烦’的味道，但没人承认。”

我一边拨弄着菜上面的咖喱粉，一边思索着顺便说些什么为好。

“你不可能期望我讨论我的客户的事务。”我回答说。

“你够能言善辩了，”乔提醒我，“当你描述直布罗陀大坝时不是这样吗？”

“就算是吧，”我承认，“并且我喜欢你对我的细节描写，不过这一次牵涉到商业秘密。我吗——啊——正在做最后的调试以提高系统的效率。”

当然啰，这完全是事实；因为我确实希望提高系统的工作效率，它现在的功效几乎是零。

“唔！”乔嘲讽地说，“十分感谢您。”

“那么，”我想岔开他的话题，说道，“你最近有什么古怪念头呢？”

可能因他是个很有实力的科技作家，乔酷爱那些稀奇古怪的或者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也许这是一种逃避的方式；我恰好知道他也在写科幻小说，尽管这个秘密被他的上司掩盖得很好。他对于诸如新异感知、飞碟之类的东西，喜欢得如痴如迷，只是有点偷偷摸摸。然而我知道那些消失的大陆才是他真正最关心的话题。

“我正在研究一两个想法。”他承认道，“它们是在我考虑这个问题时产生的。”

“讲下去！”我说，可眼睛并没停止拨弄菜上的咖哩粉。

“有一天，我浏览一张老地图——是托勒密时代的旧地图，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会接着说。这是一张关于锡兰的地图。它使我想起我收藏的另一张旧地图，我把它打开来。图上也同样有一座中央山脉，一些走向完全相同的入海河流。不过这是一张亚特兰蒂斯地图。”

“哦！不！”我呻吟了几声，“我们上次相遇时，你说服我相信，亚特兰蒂斯是西地中海盆地。”

乔又咧开嘴笑了。

“我可能错了，难道不是吗？不管怎么说我拥有许多令人激动的事实。在僧加罗洛中锡兰古代叫什么呢？什么原因使它们有这样巧的吻合呢？”

我想了一两秒钟，然后喊道：“我的天哪，那叫‘兰卡’，当然，兰卡——亚特兰蒂斯。”我的舌头不断地翻动着，吐着这两个词。

“准确，”乔告诉我，“两条思路，尽管都很精辟，但决不会造就出一套完美成形的理论来，目前，我只研究到这里。”

“太糟了，”他中途打住，这使我感到极其失望。“那么你的别的课题呢？”

“这个吗，的的确确会让你听得聚精会神。”乔很机智地回答。他从那个总是随身携带的旧公文包里取出一捆文件来。

“这事就发生在距此 180 英里远的地方，而且恰好是整个一个世纪以前。我的信息来源，请注意，这是最精彩的部分。”

他递给我一本影印本，我看见那是 1874 年 7 月 4 日的伦敦《泰晤士报》的一页。我开始冷静地看起来，因为乔总爱弄出一些古老的报纸，可是我很快便来了兴趣。

“简要地说——尽管我愿意说出整个事情。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细节的话，你们当地的图书馆可以在 10 秒钟内打出一份传真文件。你可以去那里查找。”乔给我的剪报影印件上，描绘了 1874 年 5 月上旬的一天，150 吨重的“珍珠”号帆船沉入了孟加拉湾的事实，”5 月 10 日，正巧在子夜时分，一条巨大的鱿鱼出现在离轮船半里远的海面，那条船的船长愚蠢地朝它开枪。”

“鱿鱼径直地朝‘珍珠’号游来，用它的触手抓住桅杆，然后把船拉翻了。几秒钟内，船沉没下去了，船上两个船员都遇难了。另外的幸存者由于运气好，被另一艘目睹了事件经过的‘斯特拉索文’号蒸汽船发现并救出险境。”

“那么，”当我第二次再读这个故事时，乔在一旁说道，“你怎

么想这件事？”

“我不相信有海怪。”

“伦敦《泰晤士报》，”乔回答说，“并不喜欢载轰动效果的文章，并且巨型鱿鱼确实存在，尽管我们所知的最大的鱿鱼类是种柔弱的、肌肉松弛的兽类，不足一吨重，尽管他们有着40英尺长的手臂。”

“就这样？那样的一只动物不可能将150吨重的大帆船翻过来。”

“的确如此，可是有许多明证说明那种所谓的巨型鱿鱼仅只是一只大鱿鱼而已，也许海中的乌贼类动物确实是很庞大的。再说，仅仅在‘珍珠’号事件发生的一年以后，有人看见巴西海岸边的一条巨头鲸正在一个很大的漩涡中挣扎，最后被漩涡拖到了海底。你可以在1875年10月20日的《伦敦插图新闻》中找到具体的描述。还有，在《白鲸》[①]中也可以看到相关内容……”

“哪一章？”

“哦，取名为‘鱿鱼’的那一章。我知道麦尔维尔是个非常仔细的观察者，可在这儿他确实放过了一个重要的细节了。他描写在宁静的白天，一个巨大的冰山从海里升起，就像发生了雪崩——才从小山上滑下的新雪。而这一切就发生在这里——印度洋中，也许位于‘珍珠’号出事点以南1000英里处。天气条件极为相似，请注意这一点。

“‘佩科德’号上的人看到水面漂浮着什么？我把这一段背下来了，我很仔细地研究它，那是一只‘庞然大物，长度和宽度都

---

① 赫尔曼·麦尔维尔（美国19世纪著名作者）的代表作。

有好几弗隆[①]，颜色是晃眼的雪白色，难以想象如此长的手臂从中心四散开来，绞缠着，扭曲着像一个蟒蛇的巢。'"

"等一等，"在一旁听得着迷的谢尔盖突然插了一句，"一弗隆是多少？"

乔被问得有点尴尬。

"当然，一弗隆相当于 1/8 海里——660 英尺。"他扬扬手来制止我们表示怀疑的嘲笑。"哦，我相信麦尔维尔并没有在这点上纠缠具体长度。就是有这么一个人每天都碰到巨头鲸，他在搜寻一个恰当的长度单位来描述这种非同寻常的巨大之物。因此他自动地从'㖊'跳到了'弗隆'。这是我的看法。"

我把那部分没动过的咖喱肉推开。

"如果你想讲些吓人的故事，让我停止工作的话，"我说，"你肯定搞错了，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我真的遇到大鱿鱼的话，我会剪下它的触手，然后带回来留作纪念。"

24 小时后，我坐上大"龙虾"——微型潜水艇出海了，然后缓慢地沉入海底，一直到那个损坏了的栅栏旁边。整个操作计划简直没办法保密，那个兴趣盎然的观察家——乔也上了另一艘汽艇。问题出在俄国人那儿，不在我。我曾经提醒过夏皮罗，他们太相信乔了。当然卡尔普欣那斯拉夫式的好怀疑的个性促使他否决了我的提醒。完全可以猜到他正在考虑着什么，为什么一个美国记者在这时候出现呢？其实也完全忽略了显而易见的答案，即亭可马里就是一个令记者穷追不舍的重大新闻。

深水作业是一项最缺乏激情或魅力的工作，——尤其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它时，更是如此。激情就意味着缺乏远见，意味着没有能力。无能的情形不可能在我的事业中长久出现，

① 弗隆 Furlong，英国长度单位，等于 1/8 英里或 201.167 米。

我也不会长期容忍只追求刺激的人。我像那些查漏补缺的水管工对待一个漏水的龙头一样，不露感情地处理我的工作。

栅栏设计得易于维护，因为或迟或早它都要被替换。幸运的是，没有一根网丝遭到破坏，而且用扳手拧螺丝时，很快就扭开了。然后，我打开举重臂的控制阀，不费吹灰之力就举起了那块坏了的栅栏。

在水下作业时慌慌张张地操作，这是最犯忌的事。如果你想一下子做很多事，你就等着出错吧。如果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并且你可以在一天内干完那些原说要一周才能完成的工作，那么，客户就会感到他的钱花得太不值了。尽管我确信当天下午我就可以把栅栏换好，但是我还是随坏栅栏一道浮出水面，并且终止了那天的工作。

温差热电偶立即被送去检查，那晚余下的时间我全在躲避乔。亭可是个小城，我设法躲开乔的造访，于是我走进当地的一家电影院，我整整坐了几个钟头，看一部泰未尔电影。这部冗长的电影写三代人都遭受到家庭内部因为身体错位引起的纠葛痛苦，酗酒，自暴自弃，死亡，以及精神错乱。影片使用了许多造作的、鲜亮的色彩以及声音的立体效果，喧闹不堪。

第二天早晨，尽管有点轻微的头痛，我还是在黎明时分就到了现场。（乔也到了，谢尔盖也到了，他们准备去安静地钓一天鱼）我爬进“龙虾”，同时兴奋地向他们挥了挥手，补给船的起重臂把我从汽艇的一侧放下水。而另一侧，在乔看不见的地方，就是那块替换的新栅栏。到水下几㖊深的地方，我才把它从起重臂上取下，然后把它带到亭可深海的底部，在那儿，没折腾多久，不到下午 4 时就安好了新栅栏。

我仍在坚持着“砾石滑坡”的假设，因为一时还找不到更合适的解释。我希望俄国人能接受这种说法，这样我就可以了结

我和乔之间的这场谈论阴谋的愚蠢的游戏。

当夏皮罗和卡尔普欣两人拉长着脸来看我时，我明白了，好运气是不会有的。

“克劳斯，”列夫说，“我们希望你再下去一次。”

“你出钱，”我回答道，“但是你想我去做什么呢？”

“我们检查了那个坏了的栅栏，热电偶那部分弄丢了。迪米特里认为那一定是有人专门把它拆下来后带走的。”

“他们干了一件该死的蠢事儿。”我回答道。

“我可以保证这决不是我的人干的。”

我在卡尔普欣面前开这种玩笑简直太冒险了，并且没有人感到幽默，即使是我本人也一样。这时候我才反应过来，他是有根据的。

当我最后一次潜入亭可深海时，太阳正在降落，不过，白昼的结束对海下作业并没有什么意义。我沉到 2000 英尺深的海里，没有打开灯，因为我喜欢观察海里发光的生物，它们在黑暗里闪闪烁烁地发着光。有时，就像观察窗口边爆炸的火箭一样。在这个空旷的水域中没有发生冲突的危险。我把全方位的潜艇声纳装置启动，这样它会比我的眼睛更好地警觉险情。

在 400㖊深的地方，我发现有些不对劲儿。通过垂直声波探测器，已经能探知到海底，然而“龙虾”行进得很慢。我下降的速度低得不能再低了。只要我打开另一个大容量的浮罐，让水进去，很快就能把速度升上去，不过我犹疑不定该不该这么做。在我的行当里，任何超越规范的事都需要一个理由，我曾经有三次挽救了我自己，就是通过按兵不动，等待一个合适的理由而得以实现的。

我在温度计那儿找到一个答案。外面的水温比本该有的温度高出 5℃。很遗憾的是，我过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了原因所

在。

在我身下几百英尺的地方，新修好的栅栏正在全速工作，在消除亭可深海和陆地上的太阳池两端的温差的过程中倾吐出成千上万瓦特的热量；当然根据热平衡原理，它永远不可能成功；不过，在它努力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电能——同时卷起一股股的热水，此时我正在被这股温泉向上推开。

当我好不容易到达栅栏旁边时，我很难让小潜水艇逆着滚滚涌出的热流保持不动，而且热气渗进舱内，我开始冒汗了，汗涔涔的很不舒服。待在奇热的大海深处，这简直是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而且不断向上喷涌的水流也造出一些奇观：我的探测灯开始跳舞，晃晃悠悠地照在被探测的岩石表面。

你想象一下此时的我，在500哼深的海里，在灯光照亮的漆黑的海水中，缓慢地沿着海底峡谷的斜坡下沉，这个斜坡如同房顶一般地陡峭。那个丢失的零件如果就在附近的话，它从坡上滑下不可能掉到多远的地方。我要么会在10分钟内找到它，要么就根本不可能了。

一个小时的搜寻，我发现几只破了的电灯泡（简直令人惊讶，海底覆盖着各种各样、数量极多的从轮船上扔下来的旧灯泡），一只空了的啤酒瓶（同样令人惊讶），以及一只崭新的靴子，这是我最后找到的一件东西，我发现我不再是一个人在海底了。

我绝不会关掉声波探测器，即使我没有移动时，我也总是扫一眼屏幕，了解一下四周的情况。现在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物体，至少有“龙虾”那么大，这东西从北面游过来。当我定睛细看时，它离我有差不多500英尺距离，并且不断在逼近。于是我关掉了灯，切断喷气发动机，刚才我还在让发动机低速运转，以便在水流中保持固定的位置。动力一断，我立刻便漂浮起来。

虽然我想通知夏皮罗并且报告我遇到对手了，但我还是决

定再等一会儿，以弄清情况。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拥有能下潜到如此深的海底作业的舰艇，我同他们三者的关系都还不错。但千万不能太急躁，以致把自己卷进不必要的政治争端中。

尽管没有了声波探测器，使我像瞎子一般盲目搜索，可我并不想我的情况曝光，所以我不得不关掉探测器，现在我只能依靠我的肉眼了。按道理说，任何一个在深海中作业的人都该打开探照灯，因而我可以在被发现之前看见游来的东西。于是我便在闷热的、沉寂的小舱里等待，眼睛直盯着窗外黑黢黢的海洋，紧张并且警觉地搜寻，但是并不显得十分焦虑。

起初，在很远的地方出现一点模糊的光亮。接着它慢慢变得越来越亮，越来越大，然而形状却飘忽不定，仿佛它拒绝聚集成为某种我能认出的形状。后来那四散的光芒渐渐聚集为无数的亮点，看起来像是朝我游来的一个星座。这简直有点像不断聚合升起的星云系，从某个靠近银河中心的神秘地方向这里靠近一般。

其实，说人对未知的事物感到恐惧是不确切的；他们只会被已知的事物吓倒，被经历过的事情震慑住。我难以想象向我游来的是什么东西，不过任何海洋生物都不可能穿过 6 寸厚的瑞士制造的精良装甲板来危害我。

那东西几乎就要靠上我了，它自身放出的光不断闪烁着，这时它分裂成两块独立的云状物，又渐渐地聚拢在一起。凭我的理解力，而不是眼睛感知到的，并且我清楚在深不可测的海底，外面那个美丽而恐怖的物体正从深渊冲我而来。

当我看清那个袭来的动物是鱿鱼时，我第一次感到恐惧。这时乔说的故事整个浮现在我的脑袋里。紧接着我感到相当地失望，我发现它们不过 20 英尺长，只比“龙虾”大点儿，只有它的几分之一重。它们不可能对我造成伤害。除此之外，更重要的

是它们那难以形容的美丽完全抵消了它们的威胁性。

这事情听起来有些古怪，不过是千真万确的。在我的旅行生涯里，我看到过世界上的许多动物，但从没有一种像这样光华灿烂地飘浮在我面前。那些五颜六色的光亮在它们身体四周跳动、震颤，像是给它们披上珍珠罩衫，并且每时每刻的色彩都不相同。许多璀璨的蓝色光块，闪亮着发出小银柱的弧光，然后转瞬之间又变成红色的氖光。而那些触须仿佛是一串串明亮的珠子，飘曳在水中，或者像晚上从天上俯视高速公路上的灯光一般，灯光连成无数的光带子。

很遗憾，我已经尽力描绘了。只有摄像机才能公正地摄下这幕活生生的、万花筒般的奇观。我不清楚自己看了多久，如此痴迷地注视着它们的光采以致差一点忘掉自己的任务。可以肯定，那些精巧的、像细鞭子一般的触须明显不能敲碎栅栏，如果不是亲眼见到这些东西。那么卡尔普欣对我的结论怎么都会表示怀疑的。

在我看到蔚为壮观的奇迹时，我就打算告诉地面总部。奇迹就在我眼前发生，不过直到现在我才认出它是什么来。

“鱿鱼开始互相交谈了。”[①]

刚才那种发光的、变幻莫测的现象再出现了一次，并且四射开来。我突然明白了，闪光是有含义的，就像百老汇大街或者像伦敦皮卡迪利大街上的灯光招牌一样，每秒钟变幻出的景象都代表一种含义，可是在我能解释它的个中道理时，它已经消失了。我知道即使是普通的章鱼也通过迅捷的色彩变换来传达意图，不过这东西显然比章鱼高级得多，这是一种真正的交流：两个活生生的电子信号物，正在相互传递信息。

① 原文用的是斜体字，故此处加点表示强调。

当我看到一个实实在在的龙虾画面时，我最后的疑虑打消了。虽然我不是一个科学家，可是在那一刻我享受到牛顿或者爱因斯坦在某个相似的时刻体会到的顿悟。这简直会让我成名……

接着，画面变了——是用一种太奇怪的方式改变的。又出现龙虾的形状，不过变得小了些，并且在它旁边，跟着两只古怪的更小的物体。每一个都有一对黑色小圆点，旁边围着 10 根四散开来的线。

以前我说过，瑞士人有语言天赋。然而不用多聪明就能推断出，这是由鱿鱼自己的眼光来塑造和定型的，并且只是对我所见到的形体的粗略的勾勒。但是为什么要塑造一个尺码稍小的鱿鱼呢?

在我还没考虑清楚时又有了新的变化，第三只鱿鱼符号出现在屏幕上，这一只很庞大，使那两只显得相形见细。信号在永恒的黑暗里闪耀了好几秒钟，然后发出光亮的物体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游走，留下了我和它的同伴。

现在，用意再明白不过了。“我的天哪!”我自言自语道，“它们感到不能对付我，然后便去召唤它们的老大哥去了。”

关于这只“老大哥”的能力，我想我的亲眼所见比乔·沃特金斯所做的所有研究都更切实际。

请你听到后不要惊讶，正在这时候，我决定不再徘徊了。可是在我离开之前，我想我自己该说点什么。

我在黑暗的海里悬浮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已经忘了我的灯光的力量。它们耀眼的灯光刺得我的眼睛痛，并且这肯定也折磨着那只倒霉的鱿鱼。可能是被难以忍受的光柱刺得麻木了，它完全失去先前的美貌，变得不过像只毫无生气的水母袋子，缀了两颗纽扣似的眼睛。有一会儿它仿佛被这场打击弄得

瓦解瘫痪了；而当我开始向上浮游时，它才猛地随它的同伴一道冲走。

“我找到你们的破坏者了，”当他们替我打开“龙虾”的舱门时，我告诉卡尔普欣，“如果你想知道详情的话，请向比乔·沃特金斯打听。”

我让德米特里很出了一会儿汗，而我却在一边欣赏他的表情。然后我把稍微整理了的报告交给他。我暗示但没有十分明确地说出来，我碰到的鱿鱼足以完成那些破坏，并且我对我所见到的鱿鱼的对话过程只字未提。如果我说了话，那只会引起怀疑。除此而外，我还需要时间把整个事情想一想，理清事情的头绪——如果我能的话。

乔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虽然他也不比俄国人多知道多少。他告诉我鱿鱼有着很棒很完善的神经功能系统，并且他向我解释某些种类的鱿鱼能通过瞬间的三色变换，迅速改变形状，这种瞬间变换是借助于覆盖在它们体表的成网络状的特殊染色团形成的。这可能就是进化而来的伪装。但是很明显，形体改变不仅是为了伪装，显然它已发展成为一套交流体系。

不过还有一件事困惑着乔。

“它们围绕着栅栏做什么呢？”乔不停地问我，让我乏味。“它们本是无脊椎冷血动物。按道理他们应该像排斥光线一样讨厌热量。”

这问题困惑着乔，但并不使我感到不解。事实上，我想正是这点是打开整个谜团的钥匙。

我敢肯定，那些鱿鱼之所以在亭可深海就像人类之所以到南极或者到月球去一样。出于纯粹的科学探险精神，它们离开自己寒冷适宜的家园，来考察海底峡谷喷出的热温泉。这里的某种奇怪并且难以解释的现象可能威胁到它们的生存，这样它

们便派出它们巨大的亲戚（仆人？奴隶？）到这儿来取回一个样品用以完成进一步的研究。我不能相信它们有希望解决这问题；不过毕竟在一个世纪以前，地球上的科学家不可能如此冒险地探索自然，至少一个世纪前是这样，而它们却已经在做了，这正是重要的一点。

明天，我们将开始执行反击计划，我会返回亭可深海，在那儿安上大探照灯。夏皮罗希望用探照灯阻止怕光的鱿鱼到栅栏附近来。不过，这种诡计将管用多长时间呢？假设这些深海动物沉睡的智慧终于开启了呢？

记下这番话的时候，我正坐在弗雷德里克堡的古战场废墟旁，看着月亮从印度洋上升起。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就让这个情景作为乔一再要我写的书的开头部分吧。好了，乔，我现在告诉你。请把我的谈话修改一下出版，怎么合适怎么改，同时我向你们道歉，没有在这之前告诉你和列夫所有的详情。你们会理解原由的。

不管发生了什么，请记住：它们是美丽奇妙的生物，尽可能和它们和睦相处吧。

寄：能源部，莫斯科

寄信人：列夫·夏皮罗　总工程师　亭可马里热电能源基地

以上是克劳斯·米勒先生的最后一次潜水作业汇报的录音记录全文。

在劫“大漩流”

克利夫·雷兰德满腹心酸地告诉自己:“你并不是第一个,预先就确切地知道什么时候死去以及怎样死去。”不是吗?那些被判死刑的囚犯就那样,无数次地坐等末日的降临,然而直到最后一刻,他们还可以期望得到一张暂缓处决的命令,仁慈的法官说不定会大动恻隐之心呢。不过,克利夫面对的是自然规律,不认命就不行了。

仅仅六个小时前,克利夫还在快乐地边吹口哨边收拾他那十多千克重的行李,准备踏上长长的返乡之路。他还记得起,即使眼下,在那倒霉的事情发生后当时自己在脑子里想象的重逢后的场景:迈拉温顺地依偎在自己怀里;他带着布莱恩和苏沿着风光旖旎的尼罗河顺流而下——那可是他答应过孩子们的。

几分钟之后,当地球升到地平线上时,他又能望见尼罗河了。但是回想这些,只能是唤回对妻子儿女熟悉的面庞的回忆吧。而这一切都因为他想节省950美金,坐了弹射运输飞船,而不是火箭飞船。

克利夫想过出发的头12秒不会好受:飞船沿着电力发射台10英里长的轨道飞驰,直至被弹离月球。即使有水舱的保护,

他得以在倒计时期间栖身其中，克利夫也没料到起飞时有二十多倍的重力。不过，当太空舱获得了足够的加速度时，他对作用在身上的巨大力量却没有多少感觉。惟一的响动只有金属墙发出的轻微的吱嘎声，对任何一个经历过惊天动地的火箭发射现场的人来说，这种寂静却是十分诡异、令人不安的。舱里的麦克风通报说:“时间正 5 秒，速度每小时 2000 英里。”克利夫简直不敢相信。

起始速度在 5 秒钟内达到每小时 2000 英里,剩下的 7 秒钟里发电机还将产生万钧之力猛烈地冲击发射台。太快了！克利夫几乎是在驾着雷电横掠月球表面,但是当时间显示正 7 秒时，“雷电”却停止了。

即使待在子宫般严实的水舱中，克利夫依然能够觉察到有些不对劲。先前一直包围着他的水原本由于重量的原因，像结了冰一样硬邦邦的，突然之间松动了。虽然飞船还沿着轨道飞驰，所有的加速度却失去了，看上去，“飞驰”不过是在借助自身的惯性向前滑动。

他来不及感觉出恐惧或者细想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动力故障不过持续了 1 秒钟多一点，紧接着是震动全船的一次颠簸，再是一连串预兆不祥的稀里哗啦的破碎声，重力场又出现了。

当加速度完全消失后，所有物体又处于失重状态中。克利夫根本不用看仪器，仅靠自己胃的感受就知道太空船已经脱离了发射轨，并且正在升离月球表层。耐着性子等自动排水系统抽干舱里的水，热风干燥器忙完活儿，克利夫就迫不及待地飘过控制仪表板，拖着疲惫的身子坐进圆背靠椅里。

“发射指挥中心。”他一边焦急地呼叫，一边将安全带拴在了腰间，“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马上，一个清晰但不无忧虑的声音回答，“我们正在检查——半分钟后再呼叫你，”接着又补了一句，“很高兴你没事儿。”

等待中，克利夫转向前方：全是星星，别无他物，确实不能指望会有什么，除了星星，太空就是那样子的。不过，至少他总算基本上以原定速度“起飞”了。还不会有马上坠落回月球的危险。但是或迟或早要掉下去的，因为他不可能达到逃逸月球引力的速度。他一定正沿着椭圆轨道上升到空中，而且几个小时后，又“回”到出发点。

“喂！你好！克利夫，”发射指挥中心在呼叫了，“我们已经找到原因了。在你通过发射轨道第五区时，电路切断装置绊住了，所以你的起飞时速慢了 700 英里。这恐怕会让你 5 小时后才能返回月球——不过不必担心，你的航线纠错喷射器能将你推进一个稳定轨道，我们会通知你什么时候点燃喷射器，之后，你要做的就是坐得稳稳的，直到我们派人来接你。”

慢慢地，克利夫让自己尽量放松下来，他忘了那个配备在飞船上的游标卡尺般精确的喷射器。虽然动力很低，却可以利用后坐力将他弹入一个能避免撞向月球的轨道中。即使他还会掉回离月球表层几英里的地方，以惊人的速度掠过月球的山脉和平原，他却将安然无恙。

突然，他想起了控制室里的那些破碎声，心中的希望又渺茫起来。要知道，在太空船碰撞后还能保持完好无损的东西，并不太多。

对点火线路进行了最后的检查之后，克利夫看来得面对的正是那种令人不快的后果——无论用手动方法还是自动方法都将无法点燃喷射器。剩下的燃料不多不少倒是够用，原本以为能够靠它带自己回去，现在成了毫无用处的废料。5 小时后，他将完成自己的运行，重新回到发射起点。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以我的名字来命名这个新‘陨坑’，”克利夫想，“雷兰德坑：该坑直径……”多大的直径比较合适呢？最好不要太离谱，我猜不会超过几百英尺，小得几乎不值得标识在地图上。

指挥中心还没有消息传来，不过这一点也不意外。对一个和死人没什么两样的人，也说不上什么宽慰之类的话。虽然克利夫明知没什么能改变他的航线，他目前都还是不能相信不久他就将四分五裂，残肢散落在“远点”附近。他正坐在小巧而温暖舒适的船舱里飞离月球，（相比之下），想到死亡简直太不合时宜了——对每一个人来说，“临终”都显得不可思议。

有一刻克利夫几乎抛开了自己的烦恼，因为眼前的地平线不再空空如也：有个比亮闪闪的月景更灿烂迷人的东西正在群星的映衬下冉冉上升。当太空船绕着月亮飞行时，竟创作了那绝无仅有的地球上升现象——当然是人为的。一分钟后这一幕就结束了，这是他的轨道运行速度造成的。那时地球已经跳出了地平线，在天空中迅速爬升。

地球只有四分之三圆，但却亮得炫目逼人，不能直视。地球在宇宙中成了一面镜子。镜面不是阴沉沉的岩石和满是尘沙的平原，而是积雪、白云、碧海。实际上，几乎全部是海洋了，因为随着旋转，太平洋已经转向了他；亮晃晃的阳光覆盖了夏威夷群岛。大气中的薄雾如柔软的毯子一般，本该是他几小时后降落的衬垫——这时却将地球上的细微的景象遮住了，也许从夜幕中显露的那片黑乎乎的地方就是新几内亚吧，不过克利夫无法肯定。

明知自己正无可挽回地直奔那个美丽动人的幽灵——死神，真是颇具讽刺意味。再来个 1 小时 700 英里，他就到了。他可值 700 万啊。

看到升起的地球，他想起了家，心中涌起莫名的冲动：虽然很害怕，但不能再拖了，得给迈拉去个电话。

“发射指挥中心，”克利夫尽力控制自己，使声音听上去平稳些，“请给我接通地球。”

这是他一生中做过的最奇怪的事之一：在月球的上空接听25万英里之外的家中打来的电话。这时非洲正是午夜时分，得过段时间才会打过来。迈拉会迷迷糊糊地翻身坐起，然而作为一个宇航员的妻子，对灾难总有着超平常人的警觉，她肯定马上就会清醒了。但他们习惯不愿在卧室接电话，至少15秒钟后，她才会打开灯，拉紧育婴室的门以防惊醒孩子们，然后走下楼梯，再……

迈拉的声音穿过空荡荡的太空，清晰而甜美，无论在哪里克利夫都能辨认出这声音。他立刻听出声音里满含焦虑。

“是雷兰德夫人吗？”地球那边的接线员问道，“有你丈夫打来的电话，请注意有两秒钟的时差。”

克利夫心里嘀咕：有多少人正在听这个电话？月球上有，地球上有，中继卫星上也有。在不清楚“窃听者”们的情况下与心爱的人依依话别实在不那么容易。不过当他一开口说话，就将这些“窃听者”抛到九霄云外，变得旁若无人，眼中只有迈拉和自己。

“亲爱的迈拉，”他说道，“我是克利夫。恐怕我不能如约回来了，技术上出了点小失误。我现在很好，不过可能会有大麻烦。”

他咽了口唾沫，竭力不去注意发干的嘴。马上又接着讲，迈拉没能插话。他尽可能简短地说明了处境。为了迈拉，为了自己，他不会放弃最后一线希望。

“大家都在想办法，”他安慰迈拉说，“或许他们能及时派只

飞船到这里。但是万一不行……嗯，你知道我一直想和你跟孩子们通话。”

正如他知道的那样，迈拉十分镇静。当迈拉的声音再次从漆黑的地球那端传来时，克利夫心中充满了爱意与自豪。

“别着急，克利夫。我相信他们会帮助你脱离困境的。我们还要去度假，不是吗？不会耽误的，原计划不变。”

“我也那样想，”克利夫撒谎了，“不过……为防万一，把孩子们叫醒一下，好吗？别告诉他们出了问题。”

漫长如年的半分钟后，克利夫听到了孩子们睡意朦胧然而异常兴奋的声音。他真希望生命中这最后几个小时能全部用来端详他们可爱的脸庞，可惜飞船上没配备那种昂贵的可视荧屏。也许没有还好些：假使他面对着孩子们，他可能一下子就道出了实情。他们迟早会知道这一切，只是不是从他口中了解到。他想与孩子们一起，无忧无虑地度过这最后的时光。

不过回答他们的问题却不容易。克利夫得告诉孩子们很快就要见面了。得许些他再也不可能遵守的诺言，特别是布莱恩提醒他不要又忘了带些月球尘土时，克利夫简直快要控制不住了——前次他忘了，不过这次倒没忘。

“是的，布莱恩，我带了，就在我身边的罐子里。不久你就可以拿去给你的朋友看了。”（不，不久这些尘土就回到它来的地方去了）“苏，乖乖一点，要好好听妈妈的话。你上次的成绩单可不算很好，你知道，特别是品行分……是的，是的，布莱恩，我照办了，还有一块环形山阿里斯塔克斯上采的一块岩石……”

35 岁就死去真让人难以接受，而对一个男孩来说 10 岁就失去父亲同样难以想象。将来，布莱恩将怎样把他保留在记忆中呢？或许只是茫茫太空中的一个遥远的声音吧，因为克利夫总在月球，很少有时间呆在地球上。不一会儿，他就会荡到外面

再荡“回”到月球，除了把自己深深的爱和殷切的期望通过无限的太空传达给家人，他竟无计可施——他将不会再在这儿绕来绕去了。剩下的全得靠迈拉照料。

布莱恩和苏离开了电话，欢天喜地又有些糊涂，克利夫却还有事要干。他现在得甩掉卿卿我我，保持冷静面对现实，干些正事了，心想迈拉将独自面对未来，至少他能做点什么使她轻松些。生活绝不会因为某个人发生天大的事情而改变它的轨迹；而现代社会中抵押、到期的分期付款、保险单、共用银行户头漫天飞，让人喘不过气。克利夫开始不带感情地谈到这些事，就像在讨论其他人的事一样。感情与理智完全交织在一起，现在将是感情起决定作用的时候，三小时后，他将开始飞向月球表面了。

没有谁来打扰他们，线路两端一定联接有监听器，而另有他们两人在线路上。说着说着，克利夫的目光又移到潜望镜中，只见地球已升到半空，光芒四射，令人目眩。真不敢相信它是 70 亿人的家园，而对克利夫来说，另有其中三人至关重要——亲爱的迈拉、布莱恩和苏。

应该是四个了吧，不过，仅管有最好的愿望，他也不可能把婴儿与他的哥哥、姐姐等同对待。克利夫还没有见到过他最小的儿子。现在看来，永远也见不到了。

最后他再也想不出什么要说的了。有些事就是这样：一生的时间也不够，一个小时又太多。他觉得身心疲惫不堪，迈拉也一样紧张得要命吧。克利夫想歇歇了，一个人呆着想一想，和星星在一起，理理纷乱的思绪，然后归于平静的天宇。

“亲爱的迈拉，我得挂断一个小时左右，”克利夫说，他们之间十分了解，勿需多言，“我会再给你打电话——有的是时间。现在，再会吧。”

他等了一两秒钟直到那头的告别过来，便切断了线路，之后，克利夫呆呆地盯着小小的控制板，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自己竟然泪如泉涌。突然，克利夫终于像个孩子一样嚎陶大哭起来。

他为家人的命运，也为自己的命运而哭泣，前路吉凶未卜，希望也将如一缕轻烟飘摇在群星之中继而化为乌有。而他，除了哭泣竟束手无策。

过了一会儿，他感觉好受了些。实际上他觉得饿得要命，没理由当个饿死鬼，克利夫开始在储物室大小的仓厨间里找太空食品。他刚把一管膏状的鸡肉火腿挤进嘴里的时候，发射指挥中心又呼叫了。

那声音没有听见过，显得缓慢、平静、极其权威，仿佛发自一架无生命的机器，不说一句废话。

“我是范凯塞尔，太空运输分部维修事宜的负责人，听仔细了，雷兰德。我们已经找到了办法，这就是‘长路发射’，你惟一的机会。”

希望与绝望的瞬息万变真让人脆弱的神经受不了。克利夫眼前一花，几乎要摔倒在地——如果太空舱有“地”可摔的话。

“请继续说。”克利夫定下神来，有气无力地说。但随着范凯塞尔的话，他热切的期望渐渐变成了重重疑虑。

“不可能!”他终于叫道，“这不会管用的!”

“你不可能和电脑争论，”范凯塞尔答道，“他们用20种不同方法检测了数据，没问题，这是可行的。当你处于远地点时速度将不会这么快，只需轻轻一碰就可改变你的轨道。我猜你还未穿过外太空服吧？”

“不，当然没有。”

“这……不过问题不大。只需照指示做，你就不会出错。你会在舱尾的储物箱里找到一套衣服；现在去打开封签把它取出

来。”

克利夫从控制台到舱尾足足飘了6英尺，他拽开标有“仅供急用—17型外层太空服”字样的门：银光闪闪的衣服出现在他面前，软绵绵地挂在那儿。

“脱下你的衣服——除了贴身的，然后钻进去。”范凯塞尔说，“不用去管供太空用的生物包，待会儿再去弄它。”

“穿好了，”克利夫很快答道，“现在该干什么了？”

“等20分钟，然后，我们会给你信号打开气密舱门往外跳。”

“跳”这个字眼突然之间显得那么刺耳，克利夫看着周围熟悉而小巧舒适的船舱，又想到了星体之间孤寂的空间，那是个没有声音的死寂的深渊，一个人可以在那里下落、下落……直到死亡。

克利夫没有在毫无依附的太空遨游过，他也不可能有那种经历。他只是个农夫的儿子，拥有农艺学硕士学历，获得了“绿化撒哈拉计划署”的资助，到月球上来种庄稼的。太空不适合他。那个充满冲积土、岩石、月球尘埃和真空状浮石的世界才是他的归属。

“我干不了，”克利夫的声音轻得听不到，“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没有，”范凯塞尔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正在全力以赴拯救你的生命，没有时间胡思乱想。许多人经历过比你糟得多的困境，要么严重受伤，要么陷在一百多万千米外的失事现场根本无法救援。而你连一丝擦伤也没有就已经在那里大吼大叫！冷静点，雷兰德！不然我们就切断线路让你自作自受去。”

克利夫羞愧地红了脸，过了几秒钟他回答说：“我……好了，继续吧。”

“这样才对，”范凯塞尔赞同道，“从现在起20分钟后当你到

达远地点，你就进入气密舱；那时我们之间的通讯将中断，你衣服上的无线电装置有效范围只有 10 英里。但我们将会在雷达上跟踪你，直到你通过我们上方再次进入通讯距离为止。现在，来看看衣服上配置的控制系统……”

20 分钟过得很快。时间接近时，克利夫已经对要做的弄得一清二楚了。他甚至已经开始相信那援救方案真能管用了。

“时间到了，”范凯塞尔的声音响起来，“飞船运行得十分准确，气密舱门正指着你要去的方向；不过方向并不是关键，最要紧的是速度。全力以赴做好那一跳——祝你好运！”

“谢谢！”克利夫不合时宜地补了句，“对不起，我……”

“什么也别想，”范打断他，“开始行动！”

克利夫最后一次环顾窄窄的船舱，想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被落下没有。他自己那些东西都必须去掉，不过回去后重新购置倒还不难。接着他记起了答应过布莱恩的那一小罐月球尘土，这次他不会让孩子失望了。带上那一小堆东西不会对他的命运有什么影响的——只有几盎司重。克利夫在罐颈系了根绳子，然后拴在他衣服的金属扣上。

气密舱很小，在里面根本无法动弹，克利夫夹在内门和外门之间直挺挺地站着直到自动排气程序完成。接着舱门缓缓地在他跟前开启：前方是满天星空。

克利夫在他那双套着的手的帮助下，笨拙地把身体拖出了气密舱。靠着牢牢固定在弧形船壳的安全带，他可以直立在船体上。呈现在他面前的壮丽景象让他目瞪口呆。克利夫圆睁着双眼瞪着周围辽阔的一切，忘却了恐惧不安，飞船里潜望镜的狭窄视野也不复存在了。

月亮，一轮巨大的新月，上面的昼夜分界线边缘模糊，横卧在大半个天空中；太阳正降到长夜中，孤零零的月亮上山脉的巅

峰还在白昼的最后一线光亮中闪耀着，蔑视着业已包围住了它们的黑暗。

但是，天空并没有完全黑下去。太阳虽然从下方的月亮消失了，圆圆的地球却依然泛着光辉。在闪烁的光亮中，克利夫还能看见微弱而清晰的地貌、海洋、高原的模糊轮廓，山尖朦胧的星星，火山口黑森森的入口。他正在一块幽灵般神秘的睡土上飞翔——一片正将他引向死亡的睡土。现在他已经处在地球和月球的分界线间，站在自身轨道的最高点上，该出发了。

克利夫曲下双腿，蹲伏在舱壳上，然后攒足全身的劲，向着星星把自己弹了出去，安全索在他身后缓缓拉出。

当飞船以惊人的速度退去的时候，克利夫很感意外。他预想过恐惧或眩晕，但绝非现在这种仿佛常常经历而生出的熟悉的感觉。这一切以前曾发生过，当然不是在他自己身上，而是在某个其他人身上。他不能确切说出是在记忆中的哪一段，眼下他没时间去搜寻那些记忆。

不自觉地，克利夫向地球、月亮和远去的飞船投去迅疾的一瞥，毅然松开了安全索挂扣，安全索摇摇晃晃渐渐远去。现在，他是彻底孤单单了。离地球 25 万英里，距月亮也有 2000 多英里，除了等待别无他法。在得知能否活下来前可能还会等两个半小时——假使他自己的身体能完成火箭未完成的任务的话。

星星在身边缓缓升起又落下，克利夫突然想起了先前那种熟悉的感觉的由来。他读过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已过去好多年了，可是谁能忘掉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

小说中的主人公也是受困被大涡流困住了，在里面打转直到末日来临；同样放弃了交通工具以求死里逃生。虽然引发的原因完全不同，相似之处倒也明显。爱伦坡书中的渔夫把一个桶拴在自己身上，因为粗短的中空物体在巨大的漩涡中会比整

船下吸的速度更慢——真是一次流体学原理的绝妙运用。克利夫只希望这次用在他自己身上的天体力学原理一样会令人鼓舞。

跳离飞船时的速度有多快？肯定相当于时速五英里。用天文学的标准衡量这速度虽然微不足道，却足以将他送入新轨道——范凯塞尔向他保证过，距月球几英里。余地不大，不过在这没有空气的世界里却也够了——不会有大气来拽扯他。

忽然，克利夫心头一紧，十分内疚：他还没给迈拉再打电话。这都怪范。这个工程师催他上路，根本不留时间给他想想自己的事儿。不过范是对的，一个人在那种情况下，只能考虑自己。这个人的整个身心都必须全神贯注于如何求生存，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空间让给卿卿我我的爱情。

现在克利夫正奔向月亮的背阳面。在他的注视下，白晃晃的弦月一点点地缩小了。让人不能直视的日轮正在飞速地降下月亮的弧顶，弦月缩成了弯弓一样的一线光亮；这张弓在星辰的映衬下碎成了十几颗璀璨的亮晶晶的珠子，一闪一闪的，克利夫进入了月球的阴影之中。

随着太阳的离去，地球光比开始更亮了，当克利夫在轨道中旋转时，他的太空服也镀上了一层银霜。每转一圈大约要用 10 秒钟，他无法停止旋转，甚至有些喜欢这种转动带来的变换的图景。用不着时不时去瞥瞥太阳，分散注意力，他可以观察那些先前只有成百颗现在已数以千计的星星。往日那些熟悉的星座隐没了，群星争辉，甚至最亮的行星也难于分辨出来。

月亮黯淡的背面置于群星的背景下，尤如月蚀的阴影，他向月球落去，这影像也越来越大。每时每刻都有些星星，明亮的或微弱的，滑过月亮边缘落向它的背面，眨着眼睛没了踪影。就好像空中长了个黑洞，正在吞噬着天宇。

没有任何迹象在显示他的移动和时间的流逝，除了自身有规律的 10 秒一次的旋转。当克利夫发现离开飞船已经半个小时，他感到十分惊讶。他试图在群星中找寻飞船，但没成功。目前它该在他身后几英里的地方。不过它很快就会赶到克利夫前头，因为它在更低的轨道上运行，而且会第一个到达月球。

克利夫依然对这似梦非梦的情形有些迷惑：过去几小时的精神紧张加上失重带来的适意，然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呼吸气流几乎很难察觉地在轻语，如催眠般，克利夫只觉身轻如燕，他很快睡着了。

当他在潜意识的促使下睁开眼时，地球已经靠近了月亮的边缘，面前的景象差点又一次引起克利夫的自悲自怜，有一刻他甚至不得不竭尽全力地控制内心的情感。这将可能是他最后一次看到地球，因为他的轨道正将他带回到月球“远点”，那是地球光永远照不到的地方，晶莹的南极洲的冰帽，赤道云带，太平洋上耀眼的日照……所有这一切都将在转眼间沉入月球山脉的背面。它们离去了，他将既不会有太阳也不会有地球的光芒来照亮自己，下面那片什么看不清的黑乎乎的地面让他的眼睛非常难受。

真令人不敢相信，一群星星出现在月球阴面的里面。不可能有星星是那样的。克利夫诧异地紧盯着它们足有几秒钟后，才意识到他正经过“远点定居点”的上方，就在他们城市的加压圆顶之下，人们正在等待着月夜的结束，他们美美地睡觉，努力工作，堕入爱河，休息放松，吵吵闹闹。他们会知道他——克利夫吗？知道他正像颗肉眼看不见的流星掠过头顶吗？答案很明显，因为眼下整个月球和地球一定都知道了他的困窘境遇。也许他们正在用雷达和望远镜在寻找他，不过恐怕他们来不及捕捉到他了。几秒钟内，这座不知名的城市在视野中消失，克利夫

又独自一人抵临“远点”上空。

要判断与正在飞过的旷野上的高度根本不可能，因为没有标尺刻度也没有透视感。有时看上去，他一伸手就可触及那片掠过的黑暗，而实际上他知道，自己距月球表面还有好多好多英里。但克利夫更明白他还在继续下落，随时都有火山壁或密密匝匝隐藏着朝天的月亮山可能把他从天空中攫了去。

克利夫最害怕的危险——最后的障碍就在前方某个黑暗之处。越过“远点”的腹地，自北向南跨过赤道，是“苏维埃山脉”，连绵一千多英里，构成了一道巨大的墙。1959 年当他还是个孩子时，它就被发现了，克利夫还记得当他第一次看见第一张有关“月球卫星 3 号”的模糊的相片时的激动心情。他从没想到有一天他会飞向那些山脉，还要等它们来决定自己的生死。

突然，破晓的曙光让克利夫措手不及。光亮在他的前方喷射，从一个山尖到另一个山尖，直到整个弧形地平线如同冒着火焰一样。他正从月夜中急冲向对面的太阳。最危险的事还没发生，不过至少他不会死在黑暗中了。现在克利夫差不多已回到了出发地，正靠近他运行轨道的最低点。他看了一眼天文表，到目前为止已过了五个小时。几分钟后，他就会撞上月球——或是与之擦肩而过，安然飘向无垠的太空。

克利夫估计，他离月球表面不到 20 英里，虽然缓慢，但他还是在继续下降。他的身下，月球拂晓时造成的长长的阴影活像一柄柄黑暗变幻成的短剑，直刺向夜幕下的月球。斜照的阳光夸大了地面上的每一处凸起物，甚至连最小的小山丘都成了高山。现在很明显，前方的地面正在升起，已经进入“苏维埃山脉”的山脚。一百多英里开外，一块巨大的岩石正以每秒 1 英里的速度迎面而来。克利夫无法躲开它，他的轨迹是设定好的，无法改变。能做的在两小时前全做了。

还不止这些。克利夫不会升到这些山脉上头，而是它们将升到他的头顶。

现在他后悔了没给那个还在 25 万千米外等待他的女人第二次打电话去。不过那样也好，打了也没什么可说。

他又一次进入了发射中心的有效通讯范围，周围响起了另外的声音。随着他飞过高高低低的山脉，声音也时大时小。人们正在谈论他，但说些什么？他却几乎听不进去。他抱着超然物外的心情蛮有兴趣地听着，似乎这些信息来自遥远的时空与他没有丝毫关系。有一次，他听到了范凯塞尔那清晰的声音："通知'木卫 4 号'的船长，一得到雷兰德已通过近地点的消息，我们将安排一条拦截轨道给他。从现在起一小时零五分钟后会合。"克利夫心想，我不必让范凯塞尔失望，不过那个约会我永远也到不了场。

现在离那些山岩屏障只有 50 英里了，而且克利夫每绝望地翻转一次，它就接近 10 英里。没什么值得乐的了，他正朝那冷冰冰的障碍飞去。比来福枪子弹还快。要结束了，忽然弄清一件事对克利夫而言显得颇为重要了：他会迎面大睁着眼睛撞上去呢还是背转着身撞过去，像个胆小鬼那样呢？

那些过去生命中的记忆在这有限的不长的时间里一点也没有出现。身下急速展开的月面，每一步都如此清楚，在刺目的晨光中暴露无遗。现在他又从逼近的月亮山翻转过来，回望着那条本该带他返回地球的路。剩下的时间只有 30 秒了——以一天为 10 秒来计的话，还有三天。

然而，月球表面爆发出静静燃烧的火焰，烈烈如日光，消除了周围长长的阴影，照亮了下面的山峰和陨石坑。这火光只持续了半秒钟，在克利夫找到出处前就无影无踪了。

在他正前方 20 英里的地方，一大团尘埃云正向着星空伸

展。看来像是“苏维埃山脉”中爆发的一座火山。不，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克利夫的第二个猜想似乎也不能成立——“远点工程部”的某个组织或后勤处的异想天开的工程炸毁了那些挡住他去路的山岩屏障。

屏障真的不翼而飞了。一个巨大的弦月形的大缺口显现在正在靠近的月空中，岩山和散乱的碎屑还在不断从那个5秒钟前不存在的坑口里冒出来。只有原子弹的能量才能那么精确地在他的路线上适时地制造那种奇迹，而克利夫是不相信奇迹的。

克利夫又转了一圈，猛然记起，几乎就在那些山顶上，当时有一辆“宇宙推土机”在他前头不起眼地前进。那艘被丢掉的飞船的动能——1000多吨、1秒钟超过1英里的速度——足以为他的前路炸开个隘口。这人工流量的一撞无疑将让“远点”整个炸开了锅。

克利夫的运气好到了家。还有稀稀拉拉的尘土颗粒啪哒啪哒地打在他的太空服上。他依稀看见身下闪过的燃烧的岩石和迅速消散的烟云。在月球上看见云是多么奇特的事！他正飘过那些山脉，前面是那片空空如也但幸福的天空。

就在那里，一小时后沿着他的第二轨道的某个地方，“木卫4号”将来接他。用不着慌忙了，他已成功地逃离了大涡流。无论如何，他已重新赢回了宝贵的生命。

前面就是发射轨道，就在他的右方几英里处，看起来像是垂挂在月亮脸庞上的一绺短发。一会儿，他就在无线电范围内了。现在克利夫满怀喜悦与感激，他可以给迈拉再打电话了。迈拉，那个还在遥远的非洲的孤夜中守候他的女人！

太 阳 风

巨型圆帆扯紧了它的帆缆，并且涨满了那来自宇宙深处的风。还有三分钟，比赛就开始了。约翰 · 默顿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轻松自如。总指挥发令后，不管发生什么，戴安娜号的航行成功与否，他都会圆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为别人设计飞船，现在他要亲自出航了。

舱内无线电提示道:“还有两分钟，请确认是否准备就绪。”

其他船长依次回答。默顿熟悉这些人的声音，他们是他的朋友和对手，听得出，有的人紧张不安，有的人从容不迫。在四个有人居住的星球上，只有 20 个人会驾驶太阳船。不过他们都到了，有的在启航线前，有的登上了护卫艇。他们都将在赤道上空 22000 英里的地方绕轨道运行。

“1 号——轻纱——准备出发。”

“2 号——圣 · 玛丽亚——一切就绪。”

“3 号——阳光——正常。”

“4 号——澳美拉——准备就绪。”

这些回答让默顿好笑。这是从早期那些较原始的宇宙航行遗留下来的太空飞行的惯例。有时候，人们不免会因此追忆起

那些曾探索星际的先辈们。

“5 号——列别杰夫——整装待命。”

“6 号——蜘蛛——就绪。”

到队伍的末尾就轮到他了。真不可思议，5 亿人将听到他在这个小船舱里的讲话。

“7 号——戴安娜——准备出发。”

裁判艇上传来拟声器刻板的指示:”1 到 7 号已确认完毕，时间还有一分钟。”

默顿几乎没听到这话。最后他检查了一下帆缆。电表指针正常，巨大的船帆绷紧了，光滑的帆面在阳光下闪烁。

在潜望镜前观察失重飞行的情形，让默顿感到似乎拥有了整个天空。也许真的如此。一根 100 英里长的缆绳把密封舱和 5000 万平方英尺的帆连接起来。把所有曾航行于南中国海做茶叶生意的船只的桅帆缝在一起，连成一片，也不能和“戴安娜号”挂的那张巨帆相媲美。但是这张帆和一个肥皂泡一样，只有非常薄的一层。2 平方英里的铝质塑料只有几百万分之一英吋厚。

“还有 10 秒钟，所有摄像机准备。”

如此庞然大物，却薄如蝉翼，这是很难想象的，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薄薄的表面只要吸收太阳能就轻而易举地将他带离地球。

“……5、4、3、2、1，放!”

七把刀割断了七根连接小艇和太空船的绳子。这时，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种子，原先井然有序地绕地球飞行的小艇开始分散开来。

在“戴安娜号”上，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但默顿明白，尽管身体没感觉到任何推力，仪表盘却表明他正以千分之一的重力

加速度在飞行。这个数字对火箭来说可能有些荒谬，但毕竟是太阳船第一次达到这样的速度。“戴安娜号”设计合理巨帆达到了计算精度。照此速度，绕地球两周后加速，就会摆脱地球引力，借太阳光能，飞向月球。

太阳光能。他诡秘地笑了笑，不禁想起他曾千方百计给地球人解释太空飞行的原理的事。那时候，他只能以此来募集资金。他本可以当上科斯莫汀宇航公司的总设计师，负责一系列宇宙飞船事务，成绩斐然，可是公司对他的爱好从未关注过。

他常说:“把你的手向太阳摊开,感觉到什么？当然是热量，还有压力,你不曾留意这点是因为压力过小,在手掌心上的压力只有百万分之一盎司。

“但在外层空间,那样微小的压力也极其重要,因为它每时每刻都存在,不像火箭的燃料那么有限,它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只要我们想要它时，我们就能利用它。我们可以特制一种帆来收集太阳辐射的能量。”

这时,他总是拿出几平米的船帆布料扔向听众席,那光滑的薄纱像雾一样飘动，在热气流中，慢慢升到天花板上。

他接着说:“你们看它有多轻，1平方英里只有1吨重，却可以收集5磅的辐射压力。它可以移动，如果拴上绳子，就能拖着我们走。

“当然,其加速度极小,大约是重力的千分之一。虽然不大，但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意义。这意味着第一秒钟内，我们只移动五分之一英寸,一个蜗牛可以爬得比这快些,但1分钟后，我们便前行了6英尺，1小时就达到1英里。光靠太阳能，这并不太糟，一小时后，我们就在40英里之外了，并以一小时80英里的速度前行。请记住，在太空没有摩擦力，一旦你开始运动，便永不停息。如果我告诉你们一天之中我们的飞船几乎能一直

保持 2000 英里的速度飞行，你们肯定惊叹不已。若从进入轨道开始算起，不耗一滴燃料，几天内就可以达到逃逸地球引力的速度。”

好在，他说服了他们，最后也说服了公司。过去的 20 年中，一项新运动开展起来，被称为“亿万富翁的运动”，但如果考虑到公众参与及电视覆盖率，还是值得。四大洲，两个星球的参与，使竞赛名气大增，吸引了有史以来最多的观众。

“戴安娜号”状态正佳，该瞧瞧对手的表现了。飞船轻巧地移动，尽管控制舱和纤细的帆缆之间安了减震器，默顿还是不打算冒险，他只是静坐在潜望镜前。

就这样，这些航行于宇宙空间的帆船就像种在黑土地上的银色花朵，奇异无比。最近的是南美洲的“圣玛丽亚号”，只有 50 英里之遥，像孩子手中的风筝，但每边有一英里长。再远处是阿斯特罗格勒大学的“列别杰夫号”，活像个马耳他式十字架，帆四角伸展开，可以倾斜用于调节方向。相比之下，澳亚洲联邦的“澳美拉号”简直是个简易降落伞，周长 4 英里。通用太空船公司的“蜘蛛号”名副其实，像个蜘蛛网，同样也由中心盘旋而上。欧洲宇航公司的“轻纱号”也是同类型的设计，只是小些。火星共和国的“阳光号”是扁平的圆环，中间有个洞，直径半英里，慢慢旋转，好让离心力给它加速。这是个老办法，没人试过是否有效，默顿肯定飞船翻转时这些殖民者们会吃些苦头。当太阳船沿着它们那缓慢而平稳的 24 小时轨道的第一个四分之一圈移动出来时，花了不足 6 小时。比赛一开始它们全都径直驶离了太阳。在太阳风的推动下好像在赛跑，每个飞船必须完成大半圈航程，然后转向地球的另一面，再向太阳驶去。第一次检查时，默顿就告诉自己抓紧时间，不必担心全程飞行。通过潜望镜，他又仔细检验了一下和缆绳紧紧相连的帆，若不是事先镀

上荧光，塑料膜的桅线肯定会看不到了。现在它们如同绷紧的彩线，延伸了几百码，聚向那个巨大的帆翼。每根都有个电动线轴，跟渔夫的钓鱼线轴差不多，转个不停，线一紧一松，这样宇航员们就能调整风帆朝向太阳的角度。

巨大的柔软镜面上，阳光的变幻美丽无比。帆微微地震颤翻动着。驶过太阳时，帆上映出太阳变化多姿的影像，然后又消失了。这种轻微的震颤通常无关紧要，但默顿却对此十分警惕，因为帆的起伏有时会产生所谓的“扭结”，把帆扯成碎片。

确信一切完好无损后，他把潜望镜朝向空中，又开始观察对手们的情况。正如所料，淘汰已开始了，性能较差的小艇有些落后，但真正的较量要等到经过地球阴面时，那时候航行技能与速度同样重要。

奇怪的是，竞赛一开始，他就感到要是睡一觉倒不错。别的船上有两名船员可轮流值班，默顿却只身一人，必须靠自身体能，像孤单的美国水手乔舒亚·斯洛科姆那样，驾着他的小船“浪花”，单枪匹马地环游世界。乔舒亚大概没想到，20 年后，另一个人在他的激励下居然只身从地球飞向月球。

默顿系上坐椅上的松紧带，束紧腰腿，把有催眠作用的电极放在前额上，把定时器拨了 3 个小时，心情放松下来。电子脉冲轻轻地震动着，他渐渐有了睡意，紧闭的双眼前展现出一片五彩斑斓的景象，无限地扩展开去，直到一片模糊……

响亮的警报声把他从无梦的睡眠状态中唤回来，他清醒了，扫视一下仪表盘，只过了 2 个小时，但在加速度表上方，红灯亮了。推进力正在减少，“戴安娜号”正在失去动力。

默顿首先意识到帆出了故障，也许因为反旋转装置失灵，帆缆绞在一起了。他很快地查看了仪表盘上显示的桅线承受度，奇怪的是，帆的一边是正常的，另一边的拉力却慢慢降低，肉眼

都能观测出来。

突然，默顿明白了，他抓过潜望镜，调出广角镜头，扫视了一下帆尾。对，问题就出在那儿，原因也只有一个。

一个巨大而明显的阴影正滑过光亮的帆面。黑暗罩住了“戴安娜号”，就像一片云在它和太阳之间飘过。在黑暗中，没有推动它前进的阳光，“戴安娜号”会失去推进力，在太空中无助地飘行。

当然，地球上空 2 万英里的地方是没有云彩的。若是阴影，肯定是人为的。

默顿咧了咧嘴，把潜望镜朝向太阳，调好滤光镜，以免看到灼热的太阳，会眼花缭乱。

他自言自语道:“雕虫小技，看谁能赢!”

好像是一个巨行星经过太阳表面，太阳边缘深深地凹进一块圆圆的黑影。二十英里之外，“轻纱号”正试着制造人工日蚀，这是冲着“戴安娜号”来的。幸运的话，这阴谋会使对手翻船，在你收拾残局时，他就遥遥领先，扔下你去自消怒气。

默顿不会轻易上当。时间还多，足以逃脱出去。在太空飞行中，一切都是缓缓地发生的。至少还有 20 分钟“轻纱号”才能完全遮住太阳表面，给他留下一片黑暗。

“戴安娜”号上的小型电脑，尽管只有火柴盒大小，却抵得上 1000 名数学家。它在 1 秒钟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计算找出了答案。他必须打开第三、第四号控制板，将帆面倾斜 20°，辐射能可以把它推出“轻纱号”的危险阴影，重新回到太阳的灼热怀抱中。遗憾的是，这样做会干扰控制全速行进的自动驾驶装置，但是还有他在这里。这也正是为什么太空飞行是一项运动，而不仅是电脑大战的原因。

第一和第六根控制天线伸开了，轻轻颤动，像片刻失去警觉

的睡蛇。两英里之外，三角形的舱板缓缓打开，阳光透过来倾洒在帆上，很久了也没什么动静，真难适应这种缓慢的节奏，往往要几分钟后才能目睹行动的最终结果。最后默顿看到帆正向太阳倾斜，“轻纱号”锥形的阴影移过去了，消失在无尽的黑暗中。

阴影消失后，太阳的轮廓又清晰了。默顿调好角度后，“戴安娜号”恢复了正常，获得了新动力。这个事件使他日后得时时警惕，不过也没必要太过分小心，甚至为了躲避责任推翻自己的估计。默顿明白，太空飞行原则里更难做到的一条是：一旦在太空中发生事故，就得考虑如何制止它。

他又上了警报，以备下次发生意外或人为的事故时有所知晓，也许“轻纱号”或别的参赛者正打算故伎重演呢！尽管他不很饿，但也该吃饭了。在太空中体能消耗得少，很容易忘记吃东西。默顿知道健忘很危险，因为一旦有紧急情况，就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应付。

他打开饭袋，没有心思细看。标签上写着的“太空美味”令他毫无胃口。他对上面的注释表示怀疑：“保证不碎。”据说碎屑对太空飞船的威胁远大于陨星，它们飘向一切可能的角落，造成短路，阻塞通气口，钻入高度密封的仪器内。好在熏香肠、巧克力和菠萝果泥吃起来很可口，塑料咖啡壶正在电热器上加温。可是这时他的清静被外界打破了，发射台的播音员呼叫道：“默顿博士，你能否腾出时间和杰里米·布莱尔小谈一下？”布莱尔是个较负责的新闻评论员，默顿多次参加了他的节目，虽然他可以拒绝采访，但他喜欢布莱尔。这时肯定不能声称太忙，他答道：“我很愿意。”

评论员立即说：“您好，默顿博士。很荣幸您抽出时间，祝贺您！您好像遥遥领先。”

默顿谨慎地回答：“还为时过早。”

“博士，你能否告诉我，您为什么决定亲自驾驶‘戴安娜号’呢？是因为从未有人如此尝试过吗？”

“嗯，是个好理由，不过原因当然不止这一个，”他犹豫了一下，小心地说，“你知道太阳船的质量对它的航程的影响是多么关键，多加一个人及其装备，就意味着多加500磅的质量，这就是输赢的明显区别。”

“您确信您一人能控制好‘戴安娜号’吗？”

“毫无疑问。多亏我设计的自动控制系统，我只需监督和决策一下。”

“但是2平方英里的帆！一个人怎么可能对付？”

默顿笑了:“为什么不能？2平方英里最多有10磅推进力，而我小手指的力也比这大。”

“噢，博士，谢谢您，祝您好运，我会再采访您的。”

评论员的讯号消失后，默顿有些羞愧。布莱尔这么精明，肯定知道他只说了一半实话。

他独自呆在太空中只有一个原因，因为40年来他总是和几百人甚至几千人一道工作，一起设计世界上最复杂的交通工具。过去20年里，他领导其中的一组人。眼看着自己的发明飞向其他星球。有时也会出现失误，尽管不全是他的错，但他永远不会忘记。他名声远扬，功成名就，但总是集体中的一员，从未独立地做过一件事。

这是他最后的一次机会来体会个人成就感，他不愿与别人分享。5 年之内不会再有太阳船比赛，因为太阳系的平静期快要结束，活跃期将开始了。辐射能会大大增强，等到可能再驾驶这艘小巧坚固的飞行艇挑战高空时，他已太老，事实上，现在他还不算太老……

默顿把食品袋扔进垃圾筒又转过去看潜望镜，开始只发现

了别的 5 只艇，没有“轻纱号”的影子，几分钟之后才发现它，一个模糊暗淡的怪影，几乎隐没在“列别杰夫号”的阴影中。尽管他可以想象澳亚人正拼命摆脱困境的样子，也很奇怪他们怎么中了圈套，这说明“列别杰夫号”一直居心叵测，尽管它远不能危及“戴安娜号”，却一直对它虎视耽耽。

这时，地球几乎消失了，缩成了一个窄窄的光环，慢慢移向太阳，闪亮的光环中间模糊的暗影是处于黑夜中的地球另一面。大城市的灯光不时透过云朵射出来。这个黑色的圆盘遮去银河的一部分，几分钟之后，它就开始侵吞太阳了。

光暗淡下去。当“戴安娜号”静静地驶入地球的阴影中时，几万英里之外的落日发出闪亮的紫光、红光，映在帆上。太阳落在看不见的地平线下。几分钟之后，就进入夜晚了。

默顿回头看着飞过的轨道，已走了四分之一的路途。他看到别的艇上闪亮的光芒，还有一个小时太阳才会从巨大的黑幕中浮出。这时，小艇没有能量，只能无助地飘浮。

他打开外面的探照灯，查看黑漆漆的帆，几万英里的薄膜开始打皱、萎缩，桅线也松了，如果缠在一起就要出事，但这些都是预料之中的事，一切仍然照常进行。

五十英里之外，“蜘蛛号”和“圣玛丽亚号”不太走运，无线电紧急呼叫，默顿知道有麻烦了。

“2 号、6 号，这是总指挥台。你们即将相撞。65 分钟之后，你们的轨道要相交，你们需要帮助吗？”

两位船长花了很长时间琢磨这条坏消息，默顿不知道事故的责任该谁负。也许一个企图挡着另一个，阴谋还没得逞，就都陷在黑暗中了，这次两方都不知该怎么办。他们慢慢地固执地继续靠近，根本无法改变一下航行角度。

从地球的阴影中驶出，还得过 65 分钟，他们会见到太阳，船

帆可以吸收足够的热量避免相撞，还有这一线希望。也许“蜘蛛号”和“圣玛丽亚号”上正进行着一场激烈的盘算呢。

“蜘蛛号”先答应了，他们的回答正如默顿所料：“6 号呼叫总台，我们无需帮助，多谢。我们会自行解决。”

默顿想，怎么办？但至少观望也很有趣，竞赛的第一出好戏开始了，正好发生在地球上的午夜时分。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默顿忙于检查自己的帆翼，无暇顾及“蜘蛛号”和“圣玛丽亚号”，仅靠探照灯和远处的月光，很难看清 5000 万平方英里的灰暗帆翼。从现在起，大约绕地球飞行了轨道的二分之一路程，他必须使整个帆面靠向太阳。而在以后 12 个或 14 个小时之内，帆会变成多余的累赘，因为飞向太阳时，太阳光会把小艇推回到轨道。可惜的是不能把帆卷起来，等使用时再打开，还没人能找到可行的办法解决这问题。

下边远处，地球边缘隐约有了光芒，10 分钟后太阳就从黑暗中出来了。当光能聚在帆上时，那些危急中的小艇就会起死回生。那个时刻，对“蜘蛛号”和“戴安娜号”将是生死转折的关头。事实上，他们所有的船都如此。

默顿移动了潜望镜，发现有两个黑影飘荡在星际，挨得很近，不超过 3 英里的距离。他想，他们也许知道该怎么办。

太阳升到太平洋上空时，晨曦在地球边缘像火焰般灿烂。帆和桅线染成了金红色，然后被白昼的光照亮了。测力计的指针从零往上升，只升了一点。“戴安娜号”仍然完全失重，帆翼对向太阳，加速度只是重力的百万分之一。

但是“蜘蛛号”和“圣玛丽亚号”却放开了帆，竭力保持距离。现在，只有两英里的距离，他们各自闪亮的薄膜慢慢地展开了。阳光带来了推动力，地球上每家电视都在播放这幕情景。即使现在，到了最后一刻，也不知后果如何。

两个船长都很固执。每个人都理应切断帆索，后退一下，给对方一个机会；但他们都不愿，因为这涉及名望、地位、财富。就这样，像冬夜中悄然飘落的雪花，“蜘蛛号”和“圣玛丽亚号”相撞了。

方形的风筝悄无声息地蜷伏在环形的蜘蛛网上，桅线的长带子飘来荡去缠在一起。默顿虽然忙于调理“戴安娜号”的帆缆，却禁不住目睹了这场无声而持久的灾难。

经过十多分钟，翻滚闪亮的云朵般的帆飘散成模糊的一片。船员密封舱挣脱了纠缠成一团的帆，分别向不同的方向飞去，相隔几千码。救护艇点燃了火箭，匆忙飞去救船员。

默顿想，只剩我们 5 个了，他为那些彻底毁了对方的船员深感惋惜：其实竞赛才开始几个小时，他们还年轻，还会有机会的。

不一会儿，5 个变成了 4 个，一开始默顿就怀疑缓缓移动的“阳光号”出了毛病，现在他得以证实了。

这艘火星船有些失灵，不停地旋转，以保持平衡。环形的帆正对太阳，而不是斜向着阳光，因而它以最快的加速度被吹回航道。

对一个船长而言，这是最糟糕的事，比碰撞还惨。他只能怪自己，没人会同情这些垂头丧气的殖民者。他们慢慢落在后面，直到消失。赛前他们曾夸下海口，现在发生的一切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但不能小看“阳光号”，还有 50 万英里，它还能赶上来。事实上，再多几次伤亡，它也许是惟一驶完全程的，以前有过这样的先例。

接下来的 12 小时平淡无奇，地球在空中由缺变圆。小艇们又处在无能量补充的另一半轨道，随意前行，无所事事。但默顿并不觉得时间难打发，他睡了几个小时，吃了两顿饭，还写了日

志，接受了几次新闻采访，尽管他极少与其他船长谈话，有时也会打打招呼，友好地叫骂几句，但多数时候，他惬意地享受失重飞行的乐趣，忘却了地球上一切琐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快活。他和任何太空飞行的人一样，是自己命运的主人，驾驶着他耗尽心血和珍爱倍至的小艇，这小艇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当它们驶过太阳与地球之间的轨道，正开始吸收能量做下半圈飞行时，第二次伤亡发生了。默顿在“戴安娜号”上看到，当帆倾斜着吸收阳光时，变得僵硬起来，加速度从最小重力急剧上升，还有几个小时，就要达到最大值。

绝不能重蹈“轻纱号”的覆辙，最关键的是吸收能量，“轻纱号”没能躲过这关。被默顿调到低音量的电台这时传来布莱尔的新闻评述，换了条新闻：“嗨，‘轻纱号’减速了。”他冲到潜望镜前，起初看不出“轻纱号”的巨大圆帆出了什么毛病。它在他的侧翼，看上去像个隐约阴影，很难观察。但忽然他看到，“轻纱号”正不由自主地震动起来，上下扭动。除非船员们能制止震动，正确及时地拉好桅线，否则帆会扯成碎片。

他们谨慎地使出浑身解数，二十分钟后，好像成功了，但帆中心的塑料膜开始打皱，辐射能把它往外吹，像烟雾从火上盘绕而起。十五分钟后，只剩下支撑蛛网的纤细辐条。救生艇火箭又点燃，赶去救援“轻纱号”的密封舱和那些失望的船员们。

舱际无线电传来问话：“待得寂寞吧？”

默顿反驳道：“不是因为你，季米特里，队伍末尾还有你的同伴呢！我是有些孤单，一个人走在前面。”这不是信口开河，这时“戴安娜号”已领先了另一个竞争者300英里，在几小时之后速度还会更快。

“列别杰夫号”上的季米特里·马可夫善意地笑了笑。默顿想，他不像是那甘心失败的人。

俄国佬又答道:“记得龟兔赛跑的故事吗? 剩下的 15 万英里还有好戏呢!”

一切发生得更快了。他们绕地球一周后，再次越过了启航线，这次是在起点万里之上的高空，因为太阳光给了他们更多的能量。默顿仔细观察别的小艇，把数据输入电脑。电脑给“澳美拉号”下的结论令人难以置信，默顿不得不重新检验一下。

的确，澳亚人正以非凡的速度赶上来，太阳飞船不可能有这种加速度，除非……

他瞟了一眼潜望镜，恍然大悟，“澳美拉号”的帆缆已经松开，卷在纤细的桅杆上，只有帆仍保持原形，像风中的手帕跟在他后面。2 小时后，它从不到 20 英里的地方飘了过去，不过在这之前澳亚船员们早已经弃船加入到总指挥艇的船员队伍中去了，他们放弃了。

现在只剩下“戴安娜号”和“列别杰夫号”进行殊死战斗了。尽管火星人没有放弃，他们已落后了几千余英里，算不得什么威胁。就此而言，很难看出“列别杰夫号”还会用什么办法超过它。但等到第二次经过黑暗区，背着太阳长时间缓慢飘浮时，默顿感到一阵阵不安。

他了解那些俄国飞行员和设计师，20 年来他们一直想赢这场比赛，毕竟他们也应该赢，这也许公平些。20 世纪初尼古拉耶维奇·列别杰夫首先发现了太阳压力，但他们从未在这类比赛中获胜过。

但他们也没有放弃尝试。季米特里是想干一番大事，到时有好戏看了。

总指挥艇距参赛艇有一千英里远，飞船公司总指挥冯·斯特拉顿看着无线电仪表盘，又愤怒又忧郁。已飞行了 1 亿英里，从

太阳能观测站到灼热的太阳这一段行程，坏消息却总是传来。

总指挥这称呼无疑是很荣耀的。在地球上他是哈佛大学天文物理学教授。对这场比赛他一直翘首以待，以前从来没这么晚的时间进行过，中间几经波折，他们都打了赌，但现在看来要输了。

太阳内部正积蓄着巨大的能量。通常，一次可怕的爆炸，即太阳的耀斑，相当于100个氢弹爆炸的能量。一个比地球大许多倍的无形的火球，将会从太阳喷向太空，时速上亿英里。

电子流聚成的云团可能不会射中地球，即使不这样，一天以后也会发生。太空船可以靠防护栏和坚固的磁屏保护自己，但太阳船构造轻巧，船壁像纸一样薄，面对这种威胁，会束手无策。必须救出船员，结束比赛。

默顿正驾驶“戴安娜号”第二次绕过地球，对此他一无所知，若一切顺利的话，这是他和俄国人的最后一圈了。他们升到万里高空，汲取太阳能。这一圈后他们应飞离地球，向遥远的月球驶去，是一次直接的对抗。“阳光号”最终退出了，船员们和缠绕的帆艰苦搏斗了一万多英里，筋疲力尽。

默顿并不累，他睡眠充足，饮食良好。“戴安娜号”的表现也令人钦佩。自动飞行装置像个忙碌的蜘蛛。不停地拉紧帆缆，使帆能精确地顺着太阳风，比别的船长干得都出色。尽管这时两平方英里的帆面都被成百上千的小陨石打穿了，钉头大小的洞并没减弱牵引力。

他最担心两点：一是八号桅线，总调整不好。没有任何征兆，线轴就卡住不动了。经过多年的宇航飞行，轴承还是难免在真空状态下卡住。他没法伸长或收起桅线，只好尽可能地利用其他桅线来航行。幸运的是，最艰难的航程已经过去。现在，“戴安娜号”将顺着太阳风直飞下去，把太阳挡在身后，正如古时

水手所说的，当风从肩头吹过时，最易航船。

另一个担心是“列别杰夫号”，它仍然马不停蹄地追赶，只有300 英里之遥。俄国太空船设计精良，关键在于有四个大仪表盘，能在帆的中心倾斜。当它绕地球飞行时，帆的翻转能十分精确地进行。为了机动灵活，它只得牺牲速度，总不能一举两得吧！

漫长的直线飞行中，默顿要保持速度，但他也不知道是否会赢，只有等到三四天后，“戴安娜号”飞过月球的另一面才能见分晓。

在比赛开始后的第 50 小时，即绕地球第二圈飞行结束时，马可夫突然给人一点小小的惊奇。

“嗨，约翰，”他通过船间交流系统慢吞吞地说，“你看这儿，真有意思。”

默顿抽身来到潜望镜前，把放大率调到极限，视野中便出现了闪亮的“列别杰夫号”的马耳他十字架，在众多星辰的衬托下，微小而又清晰，简直不可思议。他看到，十字架四角慢慢从中央分离开，和帆缆一起飘向星际。

马可夫已抛掉了所有的拖累，全力逃逸地球引力，不必为每圈获得冲力而耐心地绕地球辛辛苦苦地旋转了。现在，“列别杰夫号”已无法驾驭，但这没关系。这里有一个花招，就好像旧时的赛艇运动员，故意扔掉方向舵和厚重的龙骨，打算永往直前地驶过平静的海面冲到终点。

默顿通过无线电说：“恭喜你，季米特里，多好的计策。可惜不怎么高明，你还是赶不上我。”

俄国人答道：“还没完呢，我国有个传说，讲的是寒冬中一群狼追赶雪橇的故事，为了自救，车夫只好把坐在雪橇上的乘客一个接一个推下去，你明白这个类比吗？”

默顿太明白这个传说的含义了。在最后这一圈直线飞行中，“列别杰夫号”可能采取行动，季米特里不需要副驾驶员了。

默顿说：“阿力克斯不会高兴的，况且这也不合规定。”

“阿力克斯会不高兴的，但我是船长，他只好等10分钟后总指挥船来接他。你也知道，条例上并没要求必须有几个船员。”

默顿不做声了。根据他所了解的“列别杰夫号”的设计结构，忙着做快速运算，做完后，他才发现比赛前景未卜，“列别杰夫号”会在“戴安娜号”刚飞过月球时赶上来。

但是，在距终点920万英里的地方，比赛结果便已经定下来了。

在水星轨道附近，3 号太阳观测站的自动仪器已记录了耀斑的全过程，1000万平方英里的太阳表面喷出蓝白色的怒火，相比之下，其余部分则发着黯淡的红光。巨大的火焰喷出的等离子流从炽热的表面飞散出来，形成了磁场。等离子流像个动物般地扭动翻滚。前方，紫外线和X光以光速辐射开去，8分钟之后到达地球。相对来说，这些光是无害的，和它们一起喷出的带电原子就不同，它们每小时轻松行进400万英里，只用一天，“戴安娜号”和“列别杰夫号”以及随行的小艇都会被这个致命的辐射团吞噬。

总指挥要等到最后关头再做决定，就算等离子流穿过了金星的轨道，也有可能错过地球，但是不到4小时后，设在月球上的雷达网就发现了等离子流的行迹。这次没希望了，只有等到太阳活动平静之后才能再举办太阳系飞行，而那是五六年之后的事了。

失望的叹息声仿佛传遍了整个太阳系，“戴安娜号”和“列别杰夫号”正并驾齐驱，到了月球与地球距离的中途，现在谁也不

知道哪艘船更好，好事者会就这次比赛争论下去，历史只会这样记载："由于太阳耀斑比赛取消。"

约翰·默顿收到命令时，心中涌起一阵苦涩，这种感觉只是当他是孩子时才有过。这些年他从没忘记10岁生日时，父亲曾答应送他一艘按著名飞船"晨星号"比例制作的模型。一连几周他都在打算如何把它组装好，摆在卧室里的哪个位置，最后，父亲却违背了诺言，"抱歉，约翰，实在太贵了，也许明年……"

半个世纪的成功生涯过后，他又成了那个伤心欲绝的孩子。忽然，他想违反总指挥的决定，如果他继续飞下去，不顾警告呢？即使比赛取消，他还可以飞越月球，载入千秋史册。

但那简直愚蠢透顶，无异于自杀，并且是最不舒服的自杀办法。他见过死于辐射的人，因为他们飞船上的磁力防护板在太空中失灵了。不值得这样……

他也替马可夫惋惜，他们都该赢，而现在成功不属于任何一方。尽管能依靠太阳能飞到太空边际，也没人敢和太阳的一丝怒气抗衡。

总指挥的船正向他们靠近，只有50英里远，正在"列别杰夫号"旁边，准备接出船长。季米特里砍断了帆缆。这心情他能理解。银色的帆飞走了，小小的太空舱带回地球还能使用，一个帆只能航行一次。

他可以按放弃键，给救援人员省点时间，但他不愿意这样做，而宁愿在船上等到最后一刻。这小艇一直是他的生命、梦想的一部分，巨帆对着太阳，角度正好，积聚了最大的推动力，现在还在加速，以前它曾把他带离地球。

但毫无疑问，他必须行动了。最后他坐在曾指引他飞到中途的电脑前。

一切完毕后，他装起日志和几件私人物品。因为好久没有

训练，也没有助手，他笨拙地钻进紧急救生服里，很费了些劲，刚扣好头盔，总指挥的声音便响了:“船长，5 分钟之后，我们就到侧面，请切断船帆，以免相撞。”约翰 · 默顿——“戴安娜号”上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船长，此刻迟疑了一下，最后环视着舱内，亮晶晶的仪器和整齐的控制装置，停留在最后这一刻的状态。他对话筒说:“我准备弃船，请准备好接我出去，‘戴安娜号’会照顾好自己。”

总指挥没说什么，默顿很感激他。冯 · 斯特拉顿教授能猜到发生的一切，也明白最后关头默顿希望独自待一会儿。

他轻松地打开了空气阀，冲出的气体把他轻轻推向太空。“戴安娜号”的推动力是他留下的最后礼物，它离他远去了，在阳光下，熠熠闪光，在阳光下，它还能支持几个世纪，两天后它会飞向月球，月球和地球一样都不能吸引住它。没有他本人的质量，它也许时速能达 2000 英里，一个月后，就会比人类设计的任何飞船都快。

随着距离增大，阳光也会变弱，飞船的加速度也要减小，但即使在火星的轨道上，它也会以 1000 英里的时速飞行。太阳也无法阻挡它的疾速飞行，比星际中飞逝的彗星还迅速，它会冲向深不可测的太空。

默顿看到几英里外火箭发射的火焰。总指挥舱来接他，加速度比“戴安娜号”快几万倍，但一旦用完了燃料，引擎只能坚持几分钟，而“戴安娜号”却在太阳永恒的光亮下，保持速度，亘古不停。

约翰 · 默顿说:“再见，小艇。我不知道几千年几万年后还会有谁看到你？”

最后，他平静下来，总控制船的信号已在身旁亮了。他不会赢得这场飞往月球的比赛了，但他的小艇将是在漫漫星际中做

长途航行的第一艘人造飞船。

1963 年 5 月

注：这篇科幻作品暗示，有四个可以居住的星球，包括地球在内。参加太空飞行比赛的是来自地球和火星的成员。人类已登上火星，因此称他们为“殖民者”，文章中，Australiazia 是指澳大利亚与亚洲大陆合为一个板块后，成为澳大利亚亚洲大陆，七大板块已成为四个大陆。

最后的命令

“现在是总统讲话。当你们收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已经死去。我们的国家已被摧毁，但是你们是士兵，而且是有史以来训练最严格的精锐部队。你们懂得怎样服从命令。现在你们必须执行最严厉的命令，这是你们未曾执行过的艰巨任务。”

艰巨？首席雷达指挥官在心里嘲笑了一下。不，现在应该说是“容易”，因为士兵们已经眼看着他们珍爱着的国土被许多太阳火球烤焦了，决不能再存在任何犹豫、踌躇，去考虑这是众神对人类的复仇行动，无论他们是有罪的还是无辜的。可是为什么，为什么这命令这么迟才发布？

“你们知道你们将进入月球之外的秘密轨道飞行的目的。侵略者知道你们存在，但又无法搞清楚你们的位置，因而他们就会举棋不定，无法决定是否该对我们发起一场攻击。除了可以撞碎他们的地下导弹仓库里的导弹，并且摧毁匍匐在海底的核潜艇的那种地震式炸弹以外，你们算是最后的威慑武器了。即使我们的其他所有武器都毁掉之后，你们仍能发动反攻……”

上尉告诉自己，他们已经这样做了。他注视着控制台上的信号灯一盏一盏地灭掉，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许，许多人

已经完成他们的任务了。如果没有的话，他会很快结束他们的工作的。第一次反攻后可能会有些幸存者，而他正在准备的另一次痛击，就会将其全部消灭了。

“仅仅提出威胁还不足以引发战争,除非由于偶然事件或是丧失理智。这是我们押注生命的理论依据。而现在，由于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的原因，我们输了这场赌局。”

第一宇航员把眼睛转向中央控制室侧面墙上的一扇很小的舱洞。是的，他们确实输了。地球悬在那里，在众星的背景上出现一个灿烂皎洁的新月。初看第一眼，它仿佛没啥变化，可是再看一下——会发现黑暗的阴影部分不再完全是黑暗的了。

那上面星星点点的像可怕的磷光一样的光点在闪耀着。那里曾经是城市，而今却淹没在火的海洋里。而此时光点已经不多，因为，几乎没啥可烧了。

从坟墓的那一端又传来熟悉的声音。过了多久了，信号官搞不清这个信息是多久前录制下来的。碉堡里的“超人类战争计算机”到底还藏有什么他们永远也不会听到的命令呢？他们真的认为战争的形势不可能有什么转机了吗？他努力不再去回忆过去。他要面对这番令人恐怖难以想象的现实。

“……如果我们被打败了，但不是被摧毁，我们希望用你们的存在作为一个交换的武器。现在，即使这可怜的希望也失去了，这就意味着，把你们送入太空的最后目的也无法达到了。”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武装部队军官想，显然，决定他们命运的时刻到来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了，成千上万的人希望死去——巨型炸弹将为他们报仇，从天而降，落向地球。

仿佛只有那些已化成尘土的人才能明白他的想法。

“……你们不清楚为什么已经到了这般境地我还不下令反击，好，现在我告诉你们吧。”

“现在已经太晚。‘威慑’计划已经失败，我们的祖国已不复存在，即使复仇也不能挽救死亡的结局。既然人类的一半已毁灭，再去摧毁另一半人类，那就是完全失去理智。24 小时以前使我们最后决裂的那场争论不再具有意义。你们要尽你们最大的努力，忘记过去。

“你们有知识、有能力保存这个四分五裂的地球。运用你们的技能、智慧，不要有半点吝惜，半点痛苦，重新建设一个世界。我提醒你们，你们的任务将是艰巨的，不过这是我的最后命令。

“你们应把你们的弹药送到宇宙深处，然后在离地球 1000 万千米的地方炸毁它们。这会向我们过去的敌人证明你们已经放弃自己的武器，我想，他们此时也在收听我的讲话。

“接下来你们还有一件事要做。列宁堡的士兵们，最高苏维埃主席最后向你们道别，同时命令你们服从美利坚合众国的安排吧。”

1963 年 6 月

拨往“弗兰肯斯泰因”的“F”键

1975 年 12 月 1 日，格林威治时间 1 时 50 分，所有的电话铃都响起来了。

差不多 25 万人拿起电话筒，带着不满或者疑惑听了几秒钟。那些在半夜里被电话铃吵醒的人，猜想着一定是哪个远方的朋友打来电话，因为一天以前传播媒体才大肆宣传卫星电话网络正式开通。可是电话里并没有说话的声音，只听到有些人听起来觉得像海浪翻滚的声音，有些人又觉得像琴弦在风中震颤所发出的声音，而更多的人，此时回想起儿童时听到的神秘的声音，比如把贝壳放在耳朵上，听到像脉搏跳动的声音。不管它是什么，这声音持续不过 20 秒钟，继而被一阵电话的忙音代替。

全世界的电话用户都对此感到糊涂，喃喃自语：“拨错号码了。”然后就挂了电话。有人还想打一个投诉电话，可是电话线仿佛极繁忙。几小时后，大多数人都忘了这回事——除了那些感到有责任操心这些事儿的人。

在邮政研究部里，一场讨论持续了整个早晨，可是毫无结果。该吃午饭时，一群饿坏了的工程师冲向街对面的小餐馆，争论还在进行并且热烈如初。

“我仍然认为，”那个固态电子学者威利·史密斯说道，“它是由于卫星网络插入电话网而产生的短暂的冲击电流。”

“很明显，一定是卫星出了什么毛病，”系统的设计人朱思·雷纳表示赞同，“只是为什么时间上推迟了，卫星网络是在午夜时分插入的，而电话铃却是在两小时之后响的。”他边说边很大声地打了个哈欠。

“你怎么看呢，博士，”计算机程序工程师鲍勃安德鲁问道，“一早上你都沉默不语。这会儿，你肯定有什么主意了？”

数学分部的头儿，约翰·威廉姆斯博士不安地动了动。

“当然，”他说，“我有个想法，不过你们不会重视它。”

“那没关系。即使像你写的那些冠以假名的科幻小说一样疯狂，你的想法可能会给我们点提示。”

威廉姆斯微微有点儿脸红。其实每个人都知道他写的故事，他没必要为此惭愧。毕竟，这些故事已经集结成书（以 5 先令廉价出售，他现在还有两百多本呢）。

“很好，”他说着，并且在桌布上胡乱地画着什么，“这是我已经考虑多年的问题。你们曾留意过自动电话交互网同人类大脑之间的联系吗？”

“谁没想到它呢？”其中有个听众嘲笑起来，“这想法简直回到了格兰汉姆·贝尔时代了。”①

“有可能这样。我从没说过这是我首创。不过我要说，到了该认真对待这问题的时候了。”他有点痛苦地瞥了一眼桌上的荧光灯管，像这种多雾的冬天天气里，只能用荧光灯，“这些该死的灯怎么一回事了？它们至少已经闪了 5 分钟了。”

“别打岔，可能梅茜忘了付她的电费。好吧，让我们继续听

① 贝尔，即电话的发明者

听你的理论。”

“这基本上算不了什么理论，只不过是些明摆着的事实。我们知道人类的大脑是一个转换系统——神经元，由神经交互联结成一个精强的网络，而一个自动电话交互网也是一个转换系统——选择枢纽以及与其相连的电路。”

“同意，”史密斯说，“但是这番分析并没说明什么，大脑里不是有150亿个神经元吗？这远远多于自动交互网中的转换器数目。”

威廉姆斯的话被一阵低空飞行的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打断。他不得不停了一会儿，直到小餐馆停止震动后才又继续说。

“他们从未飞得这么低，”安得鲁斯咕浓了两句，“这很反常。”

“是的，不过别担心——伦敦航空控制中心会找他们的。”

“我怀疑，”雷纳说，“可能是伦敦机场正引导协和式飞机着陆。可我还从未听过飞得如此低的飞机。幸亏我不在飞机上。”

“我们要不要再继续这场该死的讨论呢？”史密斯问道。

“你说得很对，人脑中是有150亿个神经元，”威廉姆斯继续说，不再显得腼腆，“这是神经元的总数。150亿听起来是个大数目，可实际上不见得。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的自动交互网中的单个转换器的数目已经不止这么多。”

“我明白了，”雷耐尔慢慢地说，“并且从昨天起，它们全部联通，现在与卫星的联系也进入工作状态了。”

“完全准确。”

好一阵子，周围一片寂静，惟有远处救火车发出铿锵的铃声。

“让我顺着这个思路说下去，”史密斯说，“你是说现在的全球电话网正如一个巨大的大脑吗？”

"粗略地说，它具有人脑的特点。我更愿意用挑剔的眼光看待它。"威廉姆斯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前。

"这儿有两块 U-235，只要你将它们分开，便什么都不会发生。可是只要把它们放在一起，"他边说边比划着，"你便得到某种和大块的铀完全不同的东西。你获得一个直径半英里的大洞。"

"对我们的电话网来说，也同样如此。今天以前，它们基本上是相互独立的，自动化的。可是现在我们突然增添了许多连通的线路，电话网被完全地组接起来，这样我们几乎到了最紧要的临界点了。"

"那么'临界点'在这个具体情形中指什么呢？"史密斯问道。

"也就是指要找一个更合适的词——意识。"

"某种古怪的意识，"雷耐说，"对感觉器官来说有什么用呢？"

"当然有用了，所有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会通过他们的陆上通讯线路不断给它输入信息，自然会为它提供足够的信息来思考、运作，还有所有计算机存储的资料，而且很容易便形成电子图书馆、雷达搜寻系统、自动化工厂里的遥测仪。哦，会有足够的感觉器官！我们简直难以想象那幅未来的蓝图。不过，肯定比现在的情形要丰富得多，也更加复杂。"

"假设情况真是这样，因为这的确是个有意思的主意，"雷纳说，"除了思考它还能做什么呢？它哪儿也去不了，它不会有翅膀的。"

"它还用得着到处走？它已经无处不在了！地球上每一件遥控电器设备都可充当它的手脚、翅膀。"

"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时间推后了，"安得鲁斯插了一句。

"它在子夜时分怀胎，而直到凌晨 1 时 50 分时才正式出生。把

我们吵醒的噪音是它出生时的啼哭声。”

他想故作滑稽，但一点儿也没达到效果，没有一个人笑出来。头顶上，那盏荧光灯还在讨厌地一闪一灭，看起来比刚才更糟。这时小餐馆门口出了点小插曲，能源供应工程师吉姆·史摩像往常一样吵吵嚷嚷地走进来。

“看这个，伙计们，”他说道，并且咧嘴一笑，把一张纸片拿到他的同事面前晃了几下，“我发财了。看到过像这样的银行结余账单吗？”

威廉姆斯博士接过他递过的银行账单，先扫了一下统计数据，然后大声地读出结余数来：“999999897.87 英镑。”

“没什么好奇怪的。”他继续说，“我想结账单本来要打出透支£102 英镑，然而计算机出了点小错，于是便一直加了 11 个‘9’。[①]当计算机在进行 10 进制换算时，常常发生这类事情。”

“我明白，我明白了，”史摩说，“不过别扫我的兴。我将利用这张银行结余单搞点名堂来。如果我凭着它，到银行提取几百万现金，那会出什么事儿？难道银行会拒绝支付吗？”

“别玩儿命了，”雷纳回答说，“我打赌银行肯定在很久以前早已想到这一点，并且在附属细则的某个地方采取了防范措施。不过，顺便问一句，你什么时候接到这张结余单的呢？”

“中午投递来的，是直接送到办公室的，所以我妻子没机会看一看它。”

“呢，那就是说这是在早晨计算机打印出来的。肯定是子夜以后……”

---

① 指结帐单本该打出负£102，可计算机出错，一下跑出 11 个 9 来使之成了£999,999,999.99，于是，£999,999,999.99 减去£102.12 便多出£999,999,897.87 来。

"你们在谈啥？为啥人人都拉长了脸？"

没人回答他。史摩的话引起了一个新的话题，所有的人都来了兴趣。

"这儿有人了解银行的自动系统吗？"史密斯问道，"它们是怎么连在一块儿的？"

"和如今的其他事物一样，"安得鲁斯说，"它们都处在同一个网络里，这样世界上的计算可以相互交流。对你来说这很重要，约翰。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的话，除了电话系统本身外，我首先要考虑的便是网络。"

"在吉姆进来之前，没人回答我的问题，"雷纳抱怨道，"这个超智能究竟会做啥呢？它到底会表现得友好呢还是敌意呢，或者冷漠呢？它知不知道我们的存在？它会不会将它所控制的电子信号视为惟一的现实存在？"

"我发现你开始理解我了，"威廉姆斯说，并且露出一点欣慰的神色，"我只能通过问别的问题来回答你的提问。一个新生下来的婴儿会做什么？它会去寻找食物。"他瞥了一眼闪烁不停的荧光灯。"天啊，"他慢慢地说，仿佛突然想到了什么，"它惟一要的食物是——电。"

"这场空谈简直离题太远了，"史密斯说，"我们的午餐出啥毛病了？20分钟以前我们就交了菜单。"

没有人在意他。

"好，"雷纳接过威廉姆斯的话头又说道，"它会伸展它的躯体四处寻找的，事实上，它会开始嬉戏，就像任何一个成长中的婴儿一样。"

"小孩儿会打碎东西的。"有人低声补了一句。

"天知道，它要多少玩具才够！诸如刚才飞过我们头顶的协和式飞机，自动化生产线，街上的交通灯。"

“你说得太有意思了，”史摩插了几句，“外面似乎出了点交通事故，那里已经堵塞了起码10分钟，看起来挤得水泄不通。”

“我猜是哪儿发生火灾了，刚刚我听到了救火车的声音。”

“我听到两声像是工业区那边的爆炸声。但愿没什么太严重的事儿。”

“梅茜，有蜡烛吗？我们这儿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想起来了，这地方厨房里全是电炊具，看来如果吃得上饭的话，也是冰凉的了。”

“至少在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报纸。吉姆，你有最新的报纸吗？”

“有的，还没来得及读。喔，给你。今天早上，好像发生了很多古怪的事故：火车信号相互干扰，放水阀失灵造成自来水主水管爆炸，几打的投诉电话抱怨昨晚打错了电话……”

他翻了一页，然后突然沉默了。

“出了什么事儿？”

史摩一言不发地把报纸递过来。只有第一页还像篇报纸。报纸所有的内页，全部是一行一行的混乱文字，其中夹杂了一些广告词条，如同在充满呓语的无意识海洋里浮现出的几块理智的小岛。这些广告非常明显地作为独立的几块伫立在那儿，仿佛游离于周围几乎占据整个版面的混乱状况。

“这就是报纸的远距离排版和自动分发系统做的好事，”安得鲁斯咕哝着，“恐怕舰队街在电子系统上下了太大的赌注了。”

“我们也这样想，”威廉姆斯很严肃地说，“我们也是如此。”

“我来插一句，该结束这桌子上的这场歇斯底里的讨论了，”史密斯洪亮而坚定地说道，“我想说，其实并没什么可担心的。即使约翰的富于灵感的幻想是正确的，我们只需要关掉卫星网络，然后我们就会回到我们昨天的状态。”

“大脑前叶切断术,”威廉姆斯喃喃地说,“我想到了这一点。”

“什么?哦——是的,切断大脑中的芯片,这招肯定行。这代价昂贵,当然是这样,但我们只好又回到靠发电报相互联系的时代,不过文明会因此而延续下去。”

不太远的地方,有一声短而尖厉的爆炸声。

“我不喜欢这样,”安德鲁斯紧张地说,“让我来听听老‘BBC’说些什么。一点钟的新闻刚刚开始。”

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晶体管收音机。

“……史无前例的无数工业事故以及难以解释美国军事基地的三枚导弹的同时发射;一些飞机场不得不被迫关闭,因为雷达信号恍惚不定;银行业务和股票交易完全中止,因为信息处理系统完全靠不住了。”(“你们告诉我,”史摩说,这时候其他人都示意让他闭嘴)“请等一下,又有一条消息传来……在这儿,我们刚刚得知,新安装的通讯卫星上的所有控制器全部失灵,再也找不到它发给地面指挥部的回音。根据……”

BBC 无线电广播也消失了,无线电波也完全没有了。安德鲁斯转着调频钮,并把它四处旋动。所有的频道上,一片沉寂。

现在,雷纳用一种近乎呓语的声音说:“你提到的大脑前叶切断术是个好主意,约翰。如果那智能婴儿已经想到它的话,就太糟了。”

威廉姆斯艰难地慢慢站起来。

“我们回试验室去,”他说,“答案一定在某个地方。”

不过他很清楚,情况已经太迟太迟了。电话铃声已经为人类敲了丧钟。

联　合

地球上的人们，不必害怕。我们为和平而来，为什么不是这样呢？我们是你们的亲戚。我们以前就来过这儿了。

从现在起几小时之后，当我们一见面，你们就会认出我们来。我们差不多以无线电波速度，迅捷地靠近太阳系。在我们之前，你们的太阳就主宰着天空。你们的祖先千万年以前就已经与我们的祖先共同享用同一个太阳。我们和你们一样，都是人。但是你们已经忘却了你们的历史，而我们却还铭记在心。

我们曾经占领过地球，那曾是巨大的爬行动物的王国，这种动物在我们到来时已濒临死亡，而我们又难以拯救。你们的星球是一个温暖的星球，我们认为在这儿更适宜我们的人民生存。我们错了。尽管我们是宇宙的主宰，可我们几乎不了解有关气候，进化论，有关基因的知识……

成千上万个夏天紧紧相连，在那些古老的岁月里，这里再没有冬天，侨居地繁荣起来。尽管非常遥远，宇宙中从一颗星到另一颗星的旅程，要花上好些年，但侨居地的人还是同父辈的文明保持着联系。一般每世纪有三四次接触，宇宙飞船会传递星际信息。

可是 200 万年以前，地球开始改变了。多少年月里，它一直

是炎热的天堂，接着气温降低了，并且从两极出现了冰雪。伴随着气温的转变，侨居地居民的状况也开始转变了。现在我们认识到这是标志着漫长的夏天结束的自然适应现象，但是很多代以来，一直把地球当做自己的家园的人则相信，他们受到某种奇怪的、可憎的疾病的侵袭。这种疾病并不致命，也不造成肉体损伤，只是损伤了容貌。

然而有些居民有免疫力，这场变故放过了他们和他们的孩子。这样，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侨居地分裂成两个相互独立的部分——几乎是两个分裂的阵营，相互怀疑，相互嫉妒。

分裂带来忌恨、不和，并且最终造成了冲突。家园变得不再和谐，而且气候逐步地变糟，有条件的那一部分人便从地球撤走了。剩下的那部分最后彻底地堕落到野蛮状态。

我们本应一直保持联系，可是在这个拥有无限量的星体的宇宙中，有太多事情需要做了。直到几年前，我们收到了你们的第一个无线电信号，知道了你们的简单语言，并且发现，你们从原始状态开始，已经走过很长一段攀登的路程。我们该来祝贺你们，我们久已失去音讯的亲戚并且赶来帮助你们。

自离开地球那个原始时代以后，我们有了许多发现。如果你们希望我们将冰川时代以前照耀地球的那个太阳带回来的话，我们可以办到。更重要的是，我们找到了一种很简单的治疗方法，来治愈那些感染了某种无伤于肉体但很讨厌的基因疾病的人们。

也许这种治疗法已开始见效，但是如果还没有的话，我们还是给你们带来好消息。地球上的人们，你们可以毫无愧色地、坦坦荡荡地再加入到宇宙社会中来。

只要你们中还有洁白的人，那么我们就能治愈你们。

1963 年 10 月

复　原

简直难以置信，我的遗忘速度如此迅速，遗忘量如此大。我使用我的身体有40年了，我想我是了解它的。然而它已经像一个梦一样，逐渐褪去了光彩。

手臂、腿脚，你们都到哪儿去了？当你们还是我的一部分时，你们为我做了些什么呢？我发出信号，试图来命令我还依稀记得的躯体，可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就像我在对着真空喊叫一样。

喊叫。是的，我试图这么做。也许它们听到我了，但我却听不见我自己的声音，寂静包围着我，而我却一个字也听不到。我脑袋里有一个词，就是“音乐”。它是什么意思呢（很多词语从我眼前的黑暗中一一飘过，等待着被我认出来。然后又一个接一个地离开我消失掉）？

你好。你在往回倒。你多么轻盈地踮着脚尖走进我的意识王国！我知道你在哪里，可是我却从没有感觉到你的来临。

我感到你很友好，并且我也感激你所做的一切。可是你是谁？当然，我知道你不是人。当驱动场解体之后，人类的科学技术便再不能挽救我了。你看，我正变得好奇。这是个好兆头，难道不是吗？痛苦终于消失了——最终，最终——我又能重新思

考了。

是的，我在准备。准备着回答你想了解的任何事情。最起码，我能办成这件事情。

我的名字叫威廉姆·文森特·纽伯格。我是“星际观察”号的机长。我于 2095 年 8 月 21 日，出生在火星上的劳威尔基地。我妻子詹尼特和我的三个孩子住在木星的第三卫星伽倪墨得斯上。我还是个作家，写了许多游记。《猎户座 β 之外的空间》，是一本非常有名的书……

发生什么了？你也许知道得和我差不多。我正在梦想着我自己的船只，以均匀的速度巡游，这时警报响了。我记得那时船舱四壁开始发红——那灼热的感觉，可怕的热度。就是这些。爆炸肯定把我轰到大宇宙空间里去了。可是我又是怎么活下来的呢？有人怎么及时赶到我身边的呢？

告诉我，我的身体还留下多少？为什么我不能感受到我的手臂、我的腿呢？别把真相掩盖起来，我不怕。如果你能带我回家的话，生物工艺学家会给我安上新的肢体。现在，我身上的右臂，并非是与生俱来的那只右臂了。

为什么你回答不上来？显然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你的意思是什么，你不知道我看起来像什么？你一定救了什么？①

头部？

大脑？

都不是——哦，不……！

① 主人公重创后，语无伦次，因此说不出来到底哪一部分救活了，也不清楚自己的真实身分。

很抱歉。我跑了很久了吗?

让我控制一下自己。(哈，太有趣了!)我是“观察”号机组一级飞行员文森特 · 威廉姆 · 弗里伯格。我于 1895 年 8 月 21 日出生于火星上的略特基地。我有一个……不，两个小孩儿……

请让我再重说一遍，慢慢地说。我的素养使我能应付任何能想象得到的问题。我能面对你告诉我的任何事情。不过要慢点。

好吧，情况可能更糟。我并没有真地死去。我还知道我是谁，我甚至明白，我是干什么的。我是一个录音，一个某种神奇的储存设备中录下的声音。当船在爆炸后，变成等离子体时，你肯定还能找到我的精神和灵魂，即便我不能理解这是如何做到的道理上却说得通。这就像一个原始人难以理解现代人是如何录下一首交响乐一样……

我的所有记忆都封存在一盘磁带中，或者一个晶体中。

“我，我自己——文森 · 威尔伯格，二等飞行员。”

好吧，以后又发生了什么?

请再说一遍。我不明白。

哦，太棒了! 你还能做那事?

该有个词，一个名字……

“各种各样的海洋血红色。”哦，不，不是这样的。

血红色，血红色……

再赋以形体!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我必须告诉你关于我的身体的最基本的构思和设计方案。请你仔仔细细地领会我的意思。

我从顶端开始。

这是头部。椭圆形——顶部覆盖着头发，我的头发是，嗯，蓝色的。

然后是眼睛。眼睛非常重要。你在别的动物身上见到过它

们吗？好，就是这样。让我看看好吗？行，没问题。

下面是嘴。我刮脸时起码看过它上千次了，可是现在它却有点……

不是那么圆——窄点儿。

哦，不，不是那样长的。它整个是呈水平线穿过脸部。

现在，让我看看……在眼睛和嘴巴间有个东西。

我太傻了。如果连这东西是什么我都想不起的话，我枉自还是个军校毕业生……

哦，鼻子！稍微长了点，我想。

还有些别的东西，可我想不起是什么。那头看起来太粗糙了，像是还没完工的样子。那不是我，而是我们街区里最机灵的男孩儿比利·文斯伯格。

可他不是我——我不是个男孩儿。我是机长，有着 20 年太空飞行经历，我正着手重塑我的身体。为什么我的思维总是集中不起来？请帮帮我吧！

这就是你做出的那个怪物？我就长成那样吗？刮掉它，我们必须重新开始。

还是从头开始。这是个很完美的椭圆形。可是太难准确塑型了。从别的什么地方开始吧。哈，我终于明白——

大腿骨连着小腿骨。小腿骨连着大腿骨。大腿骨连着小腿骨，小腿骨……

我的记忆力全都衰退了，已经为时太晚，太晚，重放装置一定出了问题。感谢你的努力。我的名字叫……我的名字叫……

母亲——您在哪儿呀？

妈妈——妈妈！

妈啊啊啊啊啊啊……

1963 年 11 月

最长的科幻小说

金克斯先生：

我窃以为你的见解完全不具独创性。有些作者的小说尚未完成，便已被人剽窃。此现象可追溯到 H·G·威尔斯的《捷足先登者》。大约一周一次我总是收到这样开头的稿件：

金克斯先生：

我窃以为你的见解完全不具独创性。有些作者的小说尚未完成，便已被人剽窃。此现象可追溯到 H·G·威尔斯的《捷足先登者》。大约一周一次我总是收到这样开头的稿件：

金克斯先生：

我窃以为你的见解完全不具……

***　　***　　***

祝你下次好运！

莫里斯·K·莫比尔斯

《不知所云小说》编辑

祝你下次好运！

莫里斯·K·莫比尔斯

《不知所云小说》编辑

祝你下次好运！

莫里斯·K·莫比尔斯

《不知所云小说》编辑

1965.4

赫伯特·乔治·莫利·罗伯茨·威尔斯先生

两年前我写了一个故事，题名为《最长的科幻小说》，登载在弗雷德·坡尔的杂志上。（鉴于编辑们得找理由证明自己的存在，他把小说更名为“变形故事循环”。你可在1966年10月份的《银河》上找到它。）在这个变形故事开始不久，离结局尚远之时，我提到过H·G·威尔斯的《捷足先登者》。

我是在20年前见到这个短篇幻想作品的，后来就一直没有看过，但是故事却给我留下鲜明生动的印象。故事是关于两位作家的，其中一位的所有最好作品都由另一位出版——甚至在他本人还没有完成这些作品之前。最后，于绝望中，他认定谋杀是用以解除这种慢性抄袭病的惟一方法。

可是，当然，他的对手又打败了他，于是故事的结束语是“那位捷足先登者，惊恐万状，顺一条小说街而逃。”

现在我敢把手放在一大叠《圣经》上宣誓，证明这个故事是H·G·威尔斯写的。然而，小说面世后几个月，我收到了华盛顿州埃文瑞特的莱斯利·A·葛里腾的一封信，说他没有在威尔斯

的书中找到。而葛里腾先生很长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个威尔斯迷；他能清楚地回忆起19世纪90年代末的《湖滨》杂志上连载的“星球大战”故事中的人物总是拖着伦敦腔说：“哎呀。”

不肯相信我的记忆系统在和我搞恶作剧，我迅速查遍了哥伦布公立图书馆的那二十多卷大西洋版本。(事有凑巧，英国议会刚好安排了一个威尔斯百年纪念展览，并且图书馆的进出口处贴满了说明他的背景和经历的照片。)我很快发现葛里腾是对的：在威尔斯全集里，没有《捷足先登者》那篇小说。然而，TLSFSET 出版已有好几个月，居然没有一个读者对此质疑。我深感沮丧。这些日子里所有那些威尔斯迷们都跑到哪里去了？

现在博学多识者至少已经解决了部分疑团。《捷足先登者》是由一个叫莫利·罗伯茨的人写的；1898年首次发表于《矿泉水商及其他故事》中。我可能是在菲立浦·范多伦·斯特恩编辑的道布尔迪选集《时光游侠》(1947年)上见到这篇故事的。

可是尚有好几个问题。首先，为什么我会如此相信那个故事是威尔斯的？我可能仅仅是联想——尽管我平时喜欢胡思乱想，这次也未免显得太牵强——遣词用句的相似之处使我无意中把这篇故事与“快马加鞭者”联系到了一起。

我很想知道为什么这个故事会如此生动地留存在我的记忆里。也许，像所有的作家一样，我对抄袭行为的危险尤其敏感。迄今为止(注意：这是个关键敏感的词。)我一直是幸运的；可我手头有好几个故事素材，得等到完全确信它们具有独创性后才能动手写作。(比如，有两口子，在他们的星球爆炸之后，驾飞船登上了一个新世界，当他们开始重建一切时，你会发现，他们竟叫亚当和夏娃……奇怪，奇怪！——)

这个错误带给我的一个好处是促使我重新捧读威尔斯的短篇小说，于是我吃惊地发现能够被称作科幻小说，或甚至幻想作

品的比例相对而言是多么地少。尽管我十分清楚在他已出版的一百多部作品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科幻小说，但我已经忘记了他的短篇小说的情形也是如此。其作品有的是关于埃德华时代生活的戏剧（《负心的珍妮》），有的煞费苦心卖弄幽默（《我的第一架飞机》），有的近似自传（《显微镜下的失误》），或纯虐待狂（《风暴信号》）。无疑，我心存偏见，可是，在这些故事里却不乏诸如《星》、《水晶蛋》、《奇兰花开》、《盲人国度》这样的杰作，如珠宝钻石般闪闪发光。

但是，再回到莫利·罗伯茨。我对他完全一无所知，并且不知道的时光漫游的灵感是否来自几年前先于《捷足先登者》出版的“时间机器”，我也闹不懂这两个故事究竟是哪一个先写出来——我不是指先出版。

然而为什么这样一位颇具独创性的作家不去为自己多捞取点名声？也许……

我突然冒出一个十分可怖的念头。假如 H·G·威尔斯的同时代人莫利·罗伯茨被人杀死于一条黑暗的巷子里，我一点也不想去弄个水落石出。

1967 年 4 月

热 爱 宇 宙

总统先生，国家行政长官，全球代表们，在此危急时刻，我能荣幸地向诸位发表讲话，深感责任重大。我知道我非常能理解你们中的许多人听到一些谣言后，惊恐不安，但是我必须请求你们，在人类的存在——地球自身处于生死攸关的时刻，忘掉你们的偏见——尽管产生偏见是自然而然的。

不久前，我见到一条有百年历史的成语“想象不可想象之事”。这正是我们现在不得不做的事。我们必须毫不畏缩地面对现实；我们一定不让我们的感情动摇我们的理智。事实上，我们必须完全颠倒过来，我们必须让我们的理智动摇我们的感情！

目前形势危急，但是幸亏我的同事们在安提基观察站有了惊人的发现，因此现在还不是毫无希望，因为那些报告确实是真实的。我们可以在银河中心与那些超级文明社会建立联系，至少我们可以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而且如果我们能做到这点，那么我们向他们请求帮助则成其为可能。

时间短暂，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是不行的，绝对不行。10 年前，我们在搜索冥王星群时发现了黑矮星。再过 90 年，它将会经过近日点，并绕过太阳，摧毁太阳系，然后再一次进入茫茫太

空。我们所有的资源，所有令我们沾沾自喜的控制自然力的手段，都丝毫改变不了它的轨道。

可是，自 20 世纪末首颗“信标星”被发现以来，我们已经知道一些文明社会，它们的能量源远远地超过我们。你们中的一些人无疑还记得，当我们发现麦哲伦云团上有宇宙工程的蛛丝马迹之时，宇航员以及整个人类都感到难以相信。这是些不合自然法则的恒星结构，即使现在我们仍不明白它们的目的，但我们知道他们的令人敬畏的含义。和我们同居一个宇宙的是这样一些生物，他们可以把那些星球玩弄于股掌之间。如果他们乐意帮忙的话，他们可以易如反掌地驱走大小是地球几千倍的黑矮星之类的星体……易如反掌，我是这样说的吧？是的，事情确实如此。

我敢肯定，你们都还记得发现那些超级文明社会之后进行的那场大辩论。我们应该和他们联系沟通还是最好缄默不语？当然，有可能他们对我们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他们或许会因我们的自以为是的态度而生气，或许会作出令人不愉快的反应。尽管接触他们的好处很多，但所冒的风险也很大。但是现在我们如果主动一点，不仅不会失去什么，反而会有所得……

此前，另一些事实使我们仅仅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这件事。尽管我们能够以极大的代价修建能向这些生物发送信号的无线发射台，但是距我们最近的超级文明社会也有 7000 光年之遥。即使它愿意答复，我们也只能在 14000 光年之后才会得到回信。如此看来，这些超级生物既无法帮助我们，也对我们构不成威胁。

可现在这一切都改变了。我们可以用快得无法测量的速度向这些星球发射信号，无限快的速度，而且我们知道他们正在使用这些技术，因为我们已经探测到他们的脉冲，尽管我们还无法

开始释读它们。

当然，这些脉冲不是电磁波。我们不知道它们是什么，甚至不知怎样称呼它。或者，换句话说，我们给它的称呼太多了……

是的，先生们，关于心灵感应，超感官知觉，或随你把它叫做什么，这些荒诞之谈中毕竟有其道理。此类现象的研究在地球上毫无进展，这也难怪，因为地球上亿万心灵不停地发出信息，汇成一股隆隆声，淹没了所有的信号。甚至“太空世纪”之前取得的微不足道的点滴进展都似乎成了一个奇迹，就像在锅炉厂发现音乐规则一样。直到远离我们地球的心理喧嚣，我们才有希望建立一门真正的超心理学。

而即使到那时，我们不得不移到地球轨道的另一侧，这样，喧哗声由于一亿八千万英里的距离而减弱，我们也受到体积巨大的太阳的保护。只有在那里，在我们的人造小行星安提吉俄斯上，我们才能探测到微弱的心理辐射波，并且发现它们的传播规律。

在诸多方面那些规律仍令人迷惑不解。然而，我们已经确定了一些基本事实。正如少数相信这些现象的人所推测的那样，它们是被种种情感状态，而不是纯意志力或审慎清醒的思想激发出来的。因此，一点也不奇怪的是，在过去如此众多超自然事件的报告都和死亡或灾祸的发生时间有关。恐惧是一台强大的发生器，但是，它很少能在喧嚣声中显现。

一旦这个事实得到承认，我们就会开始取得进展了。我们先个人，后分组，人为地唤起某些情感状态。我们能够测出这些信号怎样随着距离的加大而变弱。现在，我们得出了一个可靠的定量理论，其验证的距离已远至土星。我们相信我们的计算结果甚至可以延伸至那些恒星。如果正确的话，我们就能发出一声叫喊……一声将会被整个银河系立即听见的叫喊。于是，

肯定会有人作出响应!

现在，要发出所需强度的信号的方法只有一个。我说过恐惧是一台强大的发生器，但它还不够强大。即使我们在同一瞬间把全人类置于恐怖，所发出的脉冲也只能传至 2000 光年之遥。我们需要至少四倍于此的范围。因此，我们能达此目的——通过运用那种比恐惧更强大的感情。

然而，在瞬间同步完成的时刻，我们需要不少于 10 亿人的合作。我的同事们已经解决了全部的纯技术性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微不足道，20 世纪初以来，简单的电刺激手段已用于医学研究，而必要的定时脉冲可以被发送到全球通讯网络上。全部所需单位可以在一个月内大量制作，而使用说明只需要几分钟。这是我们为——让我们称做 O 日吧所做的心理准备，那会花上更长一点……

因此，先生们，那就是你们的问题。自然，我们科学家将尽可能地给你们一切帮助。我们知道将会有种种的抗议，愤怒的呐喊，对合作的拒绝，可是当你理智地看待这件事情时，这个主意真是那么唐突吗?恰恰相反，我们中的许多人认为它恰如其分，甚至是一种惩恶扬善之举。

人类现在面临最后的紧急关头。在这样一种危险时刻，难道我们不该调遣那些在过去一直保证我们生存的本能吗?一位过去处于类似我们目前困境的诗人说得好:

我们要么彼此相爱，要么死路一条。

1966 年 10 月

远 征 探 险

这是一个从不知道恒星为何物的世界，十多亿年以来，它悬浮于两个星系之间，在两种不同的万有引力作用下保持自身的平衡。在将来的某个时代，这种平衡将会发生倾斜，不是偏向这个星系便是倒向那个星系，于是它将穿过若干光世纪，向一个从未经历过的温暖地方靠近。

现在，这个世界的寒冷程度令人难以想象。茫茫太空的黑夜耗尽了它曾拥有的热量。然而这里有海洋——由液态氦组成的海洋，这里的温度只比绝对零度高不到一度。在这些浅浅覆盖着这个奇异星球的氦的海洋里，一旦出现电流，便会永远流动下去，能量丝毫不会减弱。在这里超导是物体的正常状态；转换过程每秒可达几十亿次，几百万年以来，能量的消耗可以忽略不计。

这里是计算机的天堂。没有哪个星球会比这个星球更敌视生命，更善待智慧。

而这个星球就有智慧，它存在于布满结晶体和纤细金属线的星球外壳上。来自邻近两个星系的微弱光线照在星球上，光线每过几个世纪会阶段性地增强一阵子，星球表面在微光下呈

现出一幅静态风景画，画面上是一个个立体几何图形。万物皆静止，因为思维的传递，从一个半球到另一个半球，是以光速进行的，这是一个不需要运动的世界。在这样一个惟信息为重的地方，移动大块物体是对宝贵能量的一种浪费。

然而，必要时，这样的事情也能得到安排。几百万年来，一直为这个孤独世界而忧虑的星球智慧已经意识到缺乏某种必要的信息。尽管时间尚且遥远，但它已经能够预见，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一直在争夺这个星球的那两个星系，总有一个会俘获它。当它进入那些恒星群落时，它将要遭遇的情况是它现在无力计算出来的。

因此，它应用自己的意志，使数以万计的晶体结构重新组合起来。大量的金属原子穿过星球的表面。在氦海深处，两个相同的次级智慧开始发生并成长……

一旦作出决定，这个星球智慧的行动非常快捷；几千年后，任务完成了。这两个新实体悄无声息地浮出平静的海面，没有激起一点涟漪，它们离开了自己的诞生地，奔赴遥远的星球。

它们奔赴的是完全不同的方向，然后，过了一百多万年，星球智慧没有收到任何消息。它也并不指望；因为只有在它们达到目的地后，才会有情况汇报。

后来，几乎同时传来了消息：两个探险者都失败了。在接近那些巨大的星系火球并感觉到数以万亿计的恒星热量时，这两个探险者死去了。它们最关键的电路受热过度，丧失了活动必需的超导性，于是这两块无知的金属继续向着愈来愈密集的星群飘浮过去。

但是，在灾难降临之前，它们汇报了它们的问题；星球智慧既不觉得意外，也不感到失望，它准备第二次尝试。

于是，一百万年以后，第三次……然后第四次……然后第五

次……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终于，两段长而复杂的调制脉冲信号，从星空的两个相反方向，源源不断地传到星球上来，持续了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

信号被储存在与那些失踪的探险者相同的记忆电路里——这样，实际上，等于这两位侦察员已完成任务满载而归。而它们的金属躯体早就消失在茫茫星空这个事实已完全无关紧要；个体身分这个问题不在星球智慧或其后代所考虑的范围之内。

最先传来的消息令人吃惊：一个宇宙是空的。探测飞船通过一切可能的频率，收听一切想象得到的信号；可是除了恒星的噪声外什么也没能检测到。它探测了 1000 个星球，却没有看到任何智慧的踪迹。严格地说，这些探测不会包括一切。因为飞船无法过分接近任何一颗恒星以便对其周围的行星作出详细的考查。飞船正在尝试这样做时，它的绝缘隔热装置突然失灵，温度一下子升至氮的冰点，于是它被热死了。

这个无智慧生物居住的星系成了星球智慧的一个谜，当它正在冥思苦想的时候，另一位探测者的报告送来了。现在所有别的问题都丢在了一边，因为这个宇宙充满了智慧生命，他们的思想以无数的电子密码从一个星球传到另一个星球。探测飞船只用了几个世纪就把全部的密码分析解释了出来。

探测者很快认识到它所面临的确实是一种有着十分奇异形式的智慧生命。哎呀，他们中的一些居然生存在热得无法想象的星球上，在那种地方，甚至连水都呈液态！然而，它正在接近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智慧生命，探测者一千年也没弄明白。

它差点没躲过这次冲撞。它调集自身最后的力量，向太空发出最后的报告。然后，它也被越来越强的热给毁掉了。

50 万年过去了。现在，那个留居家乡的探测者，贮存好所

有的记忆和经验，带着疑问，踏上征途……

“你探测到智慧生命了吗？”

“是的。确信无疑的文明社会有 637 个，不敢完全肯定的有 32 个。随附资料。”

[资料数量之多，浩如烟海。处理资料花费了几年的时间，采用了好几千种不同的方法。结果令人惊惑。]

“这些资料肯定无效。所有这些智慧生命都生存在高温环境里。”

“情况确实如此。事实无需辩驳；它们必须得到承认。”

[经过了 500 年的思索与实验。最终得出确切证明：动作简单迟缓的机器可以在高达水沸点的温度环境里活动。星球的大片区域因这场实验而招致严重破坏。]

“事实的确和你汇报的相同。你为什么不想办法和他们联络？”

[没有答复。继续询问。]

“因为出现了第二种而且甚至更严重的异常情况。”

“请提供资料。”

[浩如烟海的资料，展示了六百多个文明社会的状况，包括：声音、图像和神经中枢传递的方式；航行和控制信号；仪器遥测；测试方法；干扰台；电子干涉；医疗设备，等等，等等。]

分析过程持续了五个世纪，结果令人惊恐万状。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精选资料，又重新审查。尽一切手段扫描处理成千上万幅的图像。然后注意力集中到了几个星球上的文明社会的电视教育节目上来，尤其是那些涉及基础生物学、化学和神经机械学的节目。最后：

“这些资料是自相一致的，但肯定是不正确的。如果正确的

话，那么我们就被迫得出这些荒唐的结论：1．尽管我等类型的智慧生命存在，但属少数。2．大多数智慧生命的身体有部分是液体，寿命短暂。他们甚至不是坚硬的，其构造材料有碳氢氧磷和别的一些原子，成长缓慢，效率极低。3．虽然他们在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温环境里活动，但是他们的信息处理极其迟钝。4．他们的复制方法太复杂，难测和多变，我们还未能获得一张他们清晰的图片。

“但是，最糟糕的是：5．他们宣称已制作出了明显优于我等的智慧生命!”

［重新仔细审查所有的资料。星球智慧的下属们分别单独处理。交叉核查结果。1000 年后:］

“最具可能的结论:虽然发送回来的大部分资料确实有效，但是秩序井然，非机械化的智慧生命的存在却只是一个幻像。（定义: 表面上自相一致的事实与宇宙现状不符。）这个幻像或精神产物是由我们的探测飞船在执行使命期间创造出来的。怎么回事？热破坏？长期孤独和缺乏控制反馈而造成的智力不稳定?

“为什么是这种特别的形式？对起源问题冥思苦想？这可能导致这样的错觉；在模拟测试中，模型系统已经产生了几乎相同的结果。这个错误逻辑：‘我们存在；因而某种东西——叫它 x 吧——创造了我们。’一旦作出这个假设，那么这个假定的 x 的种种特性就能以无数的方式被幻想出来。

“但是整个过程明显地是个谬误，因为用同样的逻辑推断，x 肯定也是被某种东西创造出来的——于是依次类推下来。我们立即陷入了一个无限的倒退过程，而这一切在现实宇宙中可能并无意义。

“第二种可能的结论：一些相当高级的，非机械化的智慧生

命确实存在。他们生活在一种错觉中，以为他们创造出了我等类型的实体。在某些情形下，他们甚至控制了我们。

“虽然这个假设极不可能，一定要进行调查。如果情况属实，则必须采取补救行动。行动具体安排如下……”

上述这段独白是在 100 万年前作出的。它说明为什么在前半个世纪里有四分之一的新星聚集在天鹰座这么小小的一片天空上。

这支远征探险队将于 2050 年到达地球附近。

1966 年 10 月

冷酷的天空

到午夜时分，距埃佛勒斯峰只有100码之遥了，月光下的雪峰，透出惨白和阴森的气息。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连续刮了好几天的风也悄无声息。地球的最高峰上如此平静和安宁，真是难得。他们真是选准了时候。

也许选得太准了，乔治·哈泼想：一切都来得太容易了，反而令人失望。他们现在惟一的问题是如何离开酒店而不被人察觉。管理方反对半夜私自外出登山；因为有可能发生事故，影响生意。

但是埃尔温博士下决心要这样做，而且他有最好的理由，尽管他从未讨论过这些理由。在目前的旅游旺季，一位闻名于世的大科学家——同时无疑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跛子——光临埃佛勒斯酒店，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哈泼为减少人们的好奇心，暗示说他们在从事重力测量，这至少是部分实情。但是，此时此刻，这部分实情也很快会化为乌有。

朱尔斯·埃尔温背负着50磅重的设备，朝着海拔29000英尺的方向稳步前进，任何在此刻见到他的人，都压根儿不会去猜疑他的双腿已废。发生在1961年的那场由萨立多胺（一种镇痛

剂，某些妇女服用此药会生产畸形婴儿，特别是四肢发育不全。）引发的大灾难，导致全球一万多名儿童肢残，他即是其中之一。埃尔温算是幸运的。他的胳膊相当正常，他坚持锻炼，臂力远远大于常人。然而，他的两条腿却骨瘦如柴。借助于拐杖，他能够站起来，而且甚至踉踉跄跄地走上几步，可是他从来没有能够真正地走过路。

然而此刻，他距埃佛勒斯峰顶只有 200 英尺远了……

一切都是由一张旅游宣传画开始的，那是在三年多以前。乔治·哈泼是应用物理部门的一名初级计算机程序员，他对埃尔温博士的了解仅限于知其大名和见过其人。而这位才华卓越的天体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却是个不太容易接近的人物，他的身心状况把他和一般的人，甚至包括那些直接在他手下工作的人隔离开来。对他大家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不喜欢，而且，尽管有人钦佩他，有人同情他；但绝对没有人嫉妒他。

离开大学才几个月的哈泼怀疑，除了组织机构图上的名字外，这位博士是否知道他这个人的存在。这个部门还有 10 位程序员，资历都比他深，而他们中大多数人还从未和他们的研究中心主任说上 10 句话。当哈泼被当做信差指派去送分类文件到埃尔温博士办公室时，他只期望自己进进出出时遵守礼节罢了。

实际情况也差不多这个样子。可是，就在他正要离开时，他突然被一幅画给吸引住了，一幅喜马拉雅山群峰全景画，颇为壮观地援盖了半壁墙面。这幅画挂在埃尔温博士坐在办公桌前随时抬头就能看见的地方，而画面呈现的景色正是哈泼十分熟悉的，因为他本人曾经作为一名游客，登上了白雪皑皑的埃佛勒斯峰顶，尽管他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他还是充满敬畏地用相机拍下了这个风景。

白色的干城章嘉峰的山脊上云遮雾绕，绵延百里。几乎与它排成一列，但却近得多的是马卡鲁姊妹峰；然而，距离更近，俯临前景的，却是雄伟的罗茨山，它与埃佛勒斯峰相邻，双峰并立，争奇斗险，蔚为壮观。孔姆布冰川和雍布克冰川的那些冰河，裹挟着巨大的冰块，顺着山谷滚滚西去，凭高远望，冰川皱褶大小不过如同耕耘过的田地里的犁沟。可是那些坚硬似铁的冰沟却深达数百米。

哈泼继续观看这个壮观的景色，重温旧梦，突然他听见埃尔温博士在他身后问：

“你似乎很感兴趣。你去过那里吗？”

“是的，博士。我中学毕业后家里人带我去的。我们在酒店里待了一周，然后考虑我们等不到天气放晴就得回家去。但是就在最后那天，风停了，于是我们大约有二十人成功地登上了山顶。我们在那儿逗留了一小时，互相拍照留念。”

埃尔温博士似乎用了很长时间消化这个信息。然后他说话了，声音已失去了先前的冷淡并明确带着隐藏不住的激动：“坐下，先生——啊——哈泼。我愿意多听到一点。”

当他朝主任那张大而整洁的办公桌对面的椅子走去时，乔治·哈泼发现自己有点困惑不解。他去登山一事丝毫不足为奇。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前往埃佛勒斯酒店，而他们中间大约四分之一的人爬到了山顶。就在去年，事实上，针对第一万个站到世界之巅的人，还搞了一场影响广泛的宣传活动。那第一万个登上山顶者恰好是位颇有名气的影视小明星，于是有人对这个惊人的巧合进行了评论，讥讽嘲弄了一番。

哈泼本可以告诉埃尔温博士说他需要了解的东西很容易找到，比如说从那些旅游小册子上。然而，没有哪个年轻而有抱负的科学家愿意错过这个会给一个能帮助自己事业成功的人留下

印象的机会。哈泼既不工于心计，也无意在办公室玩弄权术，但他明白什么叫莫失良机。

“哦，博士，”他开始讲起话来，最初说得很慢，因为他得努力捕捉回忆理清思路，“飞机把你降落在一个叫做南齐的小镇上，离埃佛勒斯山有大约二十英里远。然后汽车沿着一个壮观的公路送你上酒店，在那里你可以俯瞰孔姆布冰川，海拔高度 18000 英尺，有为呼吸困难者准备的加压室。当然，还有一支医疗护理队，而且管理方不接受身体不健康的客人。在你被允许登高之前，你得在酒店至少待上两天时间，吃特别饮食。

“从酒店你无法真正看到山顶，因为你离山太近了，而且它似乎隐隐地就悬在你头上。景色奇异瑰丽。你可以看见罗茨和五六座别的山峰。然而，有时也森然可怖——尤其在夜里。狂风在头顶上方怒号，移动的冰块发出种种神秘古怪的声音。很容易令人想象到有魔鬼在群山中四处游荡……

“在酒店里除了休息和观看风景，没有多少事可做了，然后等待那些医生们向你发布出发的命令。在过去，光是适应这里稀薄的空气就要花去几个星期的时间；现在他们用 48 小时就能让你的血球计算数字升至正常。即便如此，有一半的游客——几乎都是年龄大的人——认为这对于他们已是足够高的要求了。

“下面接着做什么事情呢？取决于你的经验是否丰富和你愿意付多少钱。一些老练的登山者雇佣向导，使用标准登山设备，自己攀上山顶。在今天看来，这不是太困难，而且在不同的关键地点还有宿营地。这些人中大多数都获得了成功。但是天气一直是无法把握的因素，因此每年都有一些人丧生。

“一般的游客采用较容易的方法登山，除非紧急情况，否则不允许在埃佛勒斯峰上降落。然而在鲁茨山顶附近有一家小旅

馆，直升飞机可以从这家酒店飞到那家小旅馆。由旅馆经南坡至山顶只有 3 英里的路程，任何一个身体健康并有一点登山经验的人都能轻松到达。一些人甚至连氧气都不要，尽管无人建议那样做。我当时戴着面罩到达山顶；然后我取了下来，结果发现我呼吸并无多大困难。”

“你用的是过滤面罩还是压缩空气瓶？”

“哦，是分子过滤面罩，它们现在用起来相当可靠，并且把氧气浓度提高了一倍。它们大大简化了高海拔登山过程。人们不再携带压缩空气瓶了。”

“爬上去用了多少时间？”

“一整天。我们黎明前出发，天黑时返回。这一定会让那些老登山者吃惊。当然，我们当时是轻装旅行，精神饱满。从小旅馆上山的道路实际上没有任何问题，难走的地方都辟出了阶梯。正如我刚才所说，任何一个身体健康的人都会觉得很容易。”

哈泼刚刚重复完这句话，就恨不得咬掉自己的舌头。他居然忘记了是在和谁说话，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攀登上世界之拔的惊奇和兴奋的感觉此刻如此清晰鲜明地回到他身上，他仿佛又重新站在那座寒风肆虐的荒凉的山峰上。这是地球上惟一一个埃尔温博士永远不可能站立的地方……

可是这位科学家看上去并未留意——要不就是他对此类的冒失话早已习已为常，懒得计较。为什么，哈泼暗自奇怪，他对埃佛勒斯峰如此着迷？很可能是由于它的无法企及；它象征着那一切他一出世便被剥夺的东西。

然而仅仅三年后的今天，乔治·哈泼在距山顶不到 100 英尺的地方停了下来，一边收尼龙绳一边等着博士赶上来。虽然他们从没有说过什么，但他知道科学家希望先到达山顶。他受之

无愧，因此年轻人决不肯剥夺他的这份荣誉。

“还好吧？”当埃尔温博士与他齐肩并行时，他问了这么一句话。这个问题其实毫无必要，可是哈泼感到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挑战眼下包围着他们的强大的荒凉孤寂。他们或许是这个世界仅有的两个人；在这白色茫茫的群峰上，没有人类存在的任何痕迹。

埃尔温没有回答，可是从旁边经过时心不在焉地点点头，他的双目炯炯有神地紧盯着山顶。他走路时双腿僵硬，步履有点古怪，而他的双脚几乎没在雪地上留下一点印迹。并且当他行走时，他背上的大背包发出微弱的鸣叫。

实际上那个大背包正在搬运他——或他的四分之三的重量。当他步伐稳健地迈向那个过去曾经是不可企及的目标时，埃尔温博士本人加上所有的设备重量只有 50 英磅，而且如果那还太重的话，他只需拨动一个仪表，他便完全没有了重量。

21 世纪最大的秘密此时就在月光皎洁的喜马拉雅山峰上。在全世界，这些试验中的埃尔温升空器仅有五台，而其中两台现在就在埃佛勒斯山峰上。

尽管哈泼知道升空器一事已经有两年了，并且明白部分基本理论，可他仍觉得它似乎像魔法。他们的动力包贮存了足够的电能，可以把 250 磅重的东西垂直提升 10 英里，这为他们此次的登山之行提供了充足的安全保障。上升下降几乎可以无限重复循环，因为升空器抵消了地球的万有引力场。上升时，电池放电；下降时，又充上电。因为没有哪一个机械过程是彻底有效的，所以每次循环都有些能量损失，但是一台升空器仍可重复作用至少 100 次才报废。

减去大部分身体重量的这种爬山真是一场令人振奋的体验。升空器的垂直拉力让他们觉得像是悬挂在看不见的气球

上，还可随意调整浮力。他们需要一定的重量，以便附着在地面上，经过试验确定为25%的体重。这样一来，登45°的山坡则如履平地。

他们好几次把重量调至零，顺着垂直的岩石既稳又快地向上飞升。这真是奇妙无比的经历。他们得对他们的设备具有完全的信心。身体悬浮在半空中，看上去没有任何支撑，只有一个轻微鸣响的电子齿轮装置箱，这样做需要相当的意志力。但是，几分钟后，力量感和自由感战胜了一切恐惧；因为在这里，人类最古老的一个梦想真正得到了实现。

几个星期以前，一位图书馆工作人员从20世纪早期的一首诗中发现一句诗正好可用来描述他们取得的成就："安全地驰骋在冷酷的天空。"甚至鸟也不曾拥有过如此的自由。这是对太空的真正征服。正像一百年前水中呼吸器打开了海洋世界一样，升空器将会打开全世界的山峰和高地。一旦这些升空器通过测试投入大批廉价生产，人类文明的每个方面都会被改变。交通将会发生革命。太空旅行不再会比普通飞行昂贵。全人类都可登天。一百年前汽车的发明所产生的巨大变化预示着就要来临的社会和政治的变化。

可是，哈泼确信，埃尔温博士在他胜利的孤独时刻，丝毫没有想到这些。过后，他会受到全世界的欢呼（也许还有诅咒），然而这一切并不比他此时此刻站在地球最高点上更有意义。这是一场真正的胜利，一场心灵战胜物质，纯粹的智慧战胜残弱的身体的胜利。其他的一切只会是高潮退却后的余音罢了。

当哈泼和科学家登上白雪覆盖的山顶时，他俩庄重地握手，似乎只有这样做才最能表达心情。但是他们没有说话，巍峨壮丽的群峰尽收眼底，他们对自己的成就感到惊异，说不出话来。

哈泼借助升空器的浮力支撑放松自己，慢慢地审视周围的

天空。他认识并能叫出这些雄伟巨峰的名字：马卡鲁，罗茨，巴朗茨，卓欧隅，干城章嘉……现在这些山峰还有二十来座没有被攀登过。不过，升空器很快会改变这一切的。

当然，肯定会有很多人不赞同。但是，在20世纪时，曾经也有登山者们认为使用氧气是“作弊”。很难相信，甚至经过几个星期的气候适应，人们就尝试登上这些高峰而完全不借助任何人造辅助设施。哈泼想起了马洛里和欧文，这两人的躯体仍未被发现，也许就躺在这个方圆一英里以内的什么地方。

在他身后，埃尔温博士清了清喉咙。

“我们走吧，乔治，”他平静地说，声音从氧气面罩里透出来，有点沉闷，“我们一定得赶在他们开始寻找我们之前回去。”

他们默默地向那些先于他们站过此地的人们致敬。然后转身离开山顶，开始顺着平缓的山坡下行。晴朗的夜空开始变得阴暗；高空中的朵朵云儿正迅速地掠过月亮表面，忽明忽暗的月光有时叫他们辨不清路线。哈泼不喜欢这种天气模样，开始在心里重新安排他们的计划。或许去南坡宿营地比去小旅馆好。可他什么也没有对埃尔温博士说，他不希望无端引起任何恐慌。

现在他们在一条刀锋般陡峭的悬崖上，一侧是漆黑一片，另一侧是闪耀微光的雪景。哈泼情不自禁地想，如果遇到风暴，这地方太可怕了。

他还来不及想完，已是狂风大作。风声凄厉，风势强劲，似乎整座大山一直在为这个时刻储蓄力量。来不及做任何事情，即使他们拥有正常体重，他们也会被吹起来。转瞬之间，狂风已将他俩抛进了无边的黑暗。

不可能推断他们下面的深度；当哈泼强迫自己往下看时，他什么也没有看见。尽管风似乎是水平方向吹动着他，但他知道他一定是在下降。他受升空器调整的体重会以正常速度的 1/4

向下降落，但是那已足够了；如果他们降落 4000 英尺，他们知道只相当于 1000 英尺，这也不会带来多大的安慰。

他还没有时间恐惧——如果他能活下来，恐惧会出现的。奇怪的是，他最主要的担心是怕那台昂贵的升空器被损坏。他完全忘掉了他的同伴；因为在这样的危机时刻同时只记得一件事。有人猛地拉了一下尼龙绳，他惊惑不已。然后看见埃尔温博士在绳子的另一端慢慢地绕着他转，就像行星绕恒星转一样。

他一下子惊回到现实里来，意识到必须做什么。他略一迟疑，向风中大叫:“博士！按紧急上升键！”

他一边讲，一边摸索控制器封口，打开，然后按下电钮。

立刻，升空器像一群生气的蜜蜂嗡嗡地叫起来。他感觉到升空器拖住他的身体离开下面看不见的死亡向上飞升。他在心里简单地计算地球的万有引力场。1000 瓦可以每秒钟把 100 千克提升 1 米，因此升空器的能量转换率最高可达 10 000 瓦——尽管不能保持一分钟以上。这样，考虑到他起初减轻的重量，他应该以每秒 100 英尺的速度上升。

当连接他俩的绳子由松着状态被拉紧时，绳子剧烈地动了一下。埃尔温博士按紧急键时慢了一步，可是最后，他也飞升上来。这是一场升空器与狂风之间的竞赛，尽管风儿拼命地想把他俩吹向罗茨山的冰雪地面，现在只有不到 1000 英尺远了。

一堵覆盖着一道道冰雪的石墙在月光下出现在他们的上方，他们无法准确判断自己的速度，可是他们的速度不会低于每小时 50 英里。即使碰撞不死，他们也别指望能逃得过重伤，而此时此地，受伤与死亡差不多。

后来，就在一场碰撞看上去不可避免的时候，风向突然改变为向上，把他们向上拖去。他们在距离 50 英尺的上空越过了山脊。

真像是一个奇迹，然而惊魂安定之后，哈泼意识到救他们一命的不过是空气动力学罢了。风要越过大山就得往上升；到了山的另一侧，它就会下降。但已不是要紧的问题，因为前方的天空一片空旷。

现在他们正静静地在乱云下飞行。虽然他们的速度没有变慢，但是风的吼叫声却突然消失了，因为他们四周空茫一片。他们甚至能够隔着 30 英尺的距离舒服自在地交谈。

“埃尔温博士，”哈泼喊道，“你没事吧？”

“没事，乔治，”科学家说，非常地镇静自若，“现在我们怎么办？”

“我们必须停止上升。如果我们再升高，我们就不能呼吸了，有面罩也不行。”

“你说得对。让我们重新平衡。”

他们关掉紧急电路，嗡嗡的蜂鸣声变成了几乎听不见的电子鸣叫声。他们像陀螺般地绕着尼龙绳忽上忽下了好几分钟，最后总算设法平衡好了。他们飘浮在略低于 30 000 英尺的高度。除非升空器坏了——超重可能造成此后果——他们已脱离了眼前的危险。

当他们试着返回地球时，麻烦又要开始了。

从未有人经历过这样一个奇异的黎明。尽管他们又累又冷又僵，而且稀薄干燥的空气令他们的每一次呼吸都在喉头发出粗糙刺耳的声音，但是当第一缕曙光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时，他们忘记了这些所有的不适。星星一颗一颗地隐身而退；在破晓前的几分钟，最后隐去的，是所有太空站中最光彩夺目的——“太平洋三号”，它悬浮在夏威夷上空 22 000 英里的地方。然后，太阳升到了众多叫不出名字的山峰上面，喜马拉雅山的黎明

到来了。

就像是在月球上观看日出。起初，只有最高的山脉沐浴到倾斜而下的阳光，而周围的山谷则沉浸在漆黑的阴影之中。但是慢慢地，光线顺着山坡往下移动，于是，这块令人生畏的险恶之地步入了新的一天。

现在，如果仔细查看，可能看得见人类生活的迹象。有一些狭窄的道路，来自荒凉小村庄的缕缕轻烟，寺院屋顶闪烁着太阳折射光。他们脚下的世界正在苏醒，完全不知道有两个旁观者正魔术般地穿行在上面巧 000 英尺的上空。

昨天夜里，风一定是改变了好几次方向，因此哈泼不知道他们现在身处何地。他辨不清地面标志。他们可能就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上空 500 英里的范围内。

当务之急的问题是选择一个降落场地，然后赶快降落，因为他们正在迅速地飘向纵横交错的山峰和冰川地带，到了那儿就别想指望获救了。风向东北方，中国方向。如果他们飘荡过一座座高山，降落在那里，他们或许要几个星期后才能和联合国饥荒救济中心联系上，然后踏上归途。如果他们自天而降，落到一个无知而迷信的农民居住地区，甚至可能有性命之忧。

“我们最好赶快降落，”哈泼说，“我不喜欢那些山的样子。”他的声音消失在空旷的四周。尽管埃尔温博士离他只有 10 英尺远，但是很容易想象得到博士无法听见他说的任何话。可是，最后博士点头了，勉强表示同意。

“恐怕你是对的——可是，在这样的风势下我不敢保证我们能成功。记住，我们下去的速度可不比上来时快。”

事实确实如此，升空器充电的速度是放电的 1/10。如果他们失去高度并且过于快速地注入重力，那些电池就会过热并可能发生爆炸。那些受惊的西藏人（或尼泊尔人？）就会以为是一

颗大陨星在他们的上空发生爆炸。而没有人会准确地知道朱尔斯·埃尔温博士和他前途无量的年轻助手都经历了什么事情。

距地面 5000 英尺时，哈泼开始担心随时可能会发生的爆炸。他们飞速地下落，但速度未超过限度；很快，他们不得不开始减速，以免落地速度过高。糟糕的是，他们错误地计算了地面风速，这场该死的变化莫测的大风一下子增至八级。他们看见大片大片的雪从山脊上刮起，在他们脚下鬼旗般乱舞。当他们随风飘动时，他们根本不清楚风力有多大。

气流正把他们吸进一条峡谷口。来不及飞升上去，他们只能尽量选择最好的降落地点。

峡谷迅速变窄，现在几乎成了一条垂直的裂缝，两边的岩壁以每小时 30 或 40 千米的速度飞快地掠过。他们不时地被气流吹向右边，又卷到左边，常常仅差几英尺就可能撞到悬崖上。当他们掠过近在咫尺铺满厚厚积雪的突出的岩石时，哈泼曾经禁不住想拉动快速解脱装置以丢掉升空器。可那样做无异于跳出油锅纵身火海：他们或许在安全着陆后才发现原来自己被困的地方与可能提供救援处相距不过数英里。

然而，甚至在这个新的危险时刻，他几乎没有恐惧。这一切像是一场令人兴奋的梦——一场即刻醒过来发现自己好端端躺在床上的梦。这种奇异的冒险经历不可能真正发生在他身上……

“乔治！”博士大声喊道，“机会来了，我们要绊住那个大石头！”

他们只有几秒钟来完成此事。他们立刻开始匀出尼龙绳，让它成环形悬垂下来，最低点距飞速掠过的地面仅一码远。一块大岩石，约有二十英尺高，正在位于他们的飞行线上；石头旁边，有一大片雪，为落地提供了安全保障。

绳子绊到了岩石的下部，眼看要向上滑脱时，又被上面突出的石块挡住了。哈泼突然一下子被拉住了。他像一个拴在吊索上的石头一样转动起来。

“我从没想到雪会那么坚硬。”他自言自语道。然后，眼前金星闪烁，于是什么都不知道了。

他回到了大学校园，进了讲演室。一位教授正在说话，声音听上去很熟悉，然而不知怎么地似乎不属于这儿。他迷迷糊糊地搜索记忆，把教他的大学教师的名字从脑海中过了一遍。不，肯定不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可是，对他而言这个声音是如此熟悉，而且毫无疑问，他正在给什么人讲课。

“……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就认识到爱因斯坦的‘万有引力理论’有错误。尤其是，‘等价原理’的构成基础似乎就是一种谬误。根据这个原理，没有办法区分万有引力产生的作用和加速度产生的作用。

“但是，这是明显错误的。我们可以创造匀加速度，可是不能创造均匀万有引力场……”

…………

这些温润柔和的话语在哈泼脑中留下的印象比听外国话更深刻。他模糊地意识到他“应该”理解这些话，可是要寻找其意义委实太难。但是无论如何，首要的问题是弄清他在哪里。

如果不是他的双眼出了什么毛病，就是他的身边一片漆黑。他眨眨眼，可是这点努力却令他头痛欲裂，他痛叫一声。

“乔治！你还好吧？”

当然！原来是埃尔温博士的声音，在黑暗中温和地谈话。但是他是在和谁谈话呢？

“我头疼得厉害。而且当我想动时胸侧也疼。发生了什么

事？为什么这么黑？”

“你受了脑震荡，并且我想你还折断了一根肋骨。不要说任何不必要的话。你整天昏迷不醒。现在又是夜间了，我们在帐篷里面。我在节省电池。”

当埃尔温博士突然打开手电筒时，亮光一下子令哈泼感到目眩，然后，他看见他们身边小小帐篷的墙。幸亏他们为预防万一被困埃佛勒斯山而带足了登山设备。可是，也许只会延长痛苦……

他惊奇地发现，这位跛足的科学家，没有任何帮助，自己设法打开他们所有的装备，竖起了帐篷，把他拖进里面。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急救箱、压缩食品罐头、水箱，便携式炉具用的小煤气筒。只有那两台升空器不见了；大概是它们体积太大，放在外面，多腾出点地方。

“我醒来的时候你正在和谁谈话，”哈泼说，“要不就是我在做梦？”虽然从帐篷墙上反射过来的光线暗淡，看不清彼此的表情，他却能看出埃尔温有点窘迫不安。猛然间，他明白了为什么，并且希望自己从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这位科学家相信他们活不出去。他一直在记录笔记，以备万一他们的尸体被人发现。哈泼心境凄凉，他在想自己是否已经记录好遗嘱。

趁埃尔温还没来得及回答，他赶快改变了话题。

“你呼叫过‘救生电台’吗？”

“我每隔半小时呼叫一次，我担心这些山脉阻挡了信号。我可以听见他们，可是他们接收不到我们。”

埃尔温博士拿起那台小录音式无线电收发两用机，他本来是把它固定在腰上的，现在早已解了下来；他打开了收发报机。

“这是 4 号救生员，”一个微弱的机械声音说，“现在收听信

号。”

在 5 秒钟的停顿时间时，埃尔温按动 505 呼救键，然后等待。

“这是 4 号救生员在收听信号。”

他们等了整整一分钟，可是没有任何收到他们呼救的通知。哈泼严厉地告诉自己，现在开始互相责备已经太晚了。当他们还在群山上空飘浮时，他们曾就是否呼叫国际救援服务组织讨论过好几次，但都放弃了，部分原因是他们仍在空中，这样做似乎没有必要，还有部分原因则是害怕随之而来不可避免的媒体曝光。事后聪明人人都会：谁曾想得到他们会降落在一个救生电台覆盖不到的地方呢?

埃尔温博士关掉收发两用机，于是小帐篷里惟一的声音就是风的轻声呜咽了。他们被困在这座大山里，断绝了通讯，无从逃生。

“别担心，”他最后说，“到早晨时我们会想出办法来的。黎明不到我们别想做什么——除了把自己安顿得舒舒服服。好了，喝点热汤吧。”

几个小时以后，头痛已不再缠绕哈泼了。尽管他怀疑确实有一根肋骨折断了，但是他已经发现了一种只要不动就舒服的姿势，因此他感觉还不错。

他已经经历了几次的心态变迁：绝望，生埃尔温博士的气，责备自己卷入这样一个疯狂的冒险行为。现在他重新变得镇静自若，尽管他的大脑一直忙着思索逃生办法，兴奋得难以入睡。

帐篷外，风声止息，夜色宁静。月亮升起来了，四周不再是一团漆黑。尽管月光没有直接照在他们这儿，但是头顶上方的雪山却将月光反射下来。月色从半透明的帐篷保温墙渗进来，

哈泼仿佛看见了一线希望。

首先，他告诉自己，他们暂时尚无危险。食物至少可以维持一周；有大量的雪可融化供水。过上一两天，如果他的肋骨表现规矩，他们或许可能重新起飞，这一次，他希望，能有更好的结局。

从不远处传来一声奇怪的软物落地声,哈泼起初迷惑不解，后来才意识到是一大块雪落在什么地方了。这个夜晚是如此地宁静，他几乎想象他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同伴熟睡中的每一次呼吸声似乎都异常地响亮。

真奇怪，人的思索会被种种琐碎小事干扰！他又把心思转回到逃生问题上来。即使他无法行动，博士也可以尝试单独飞行。一个人去做，也可能会和两个人一样，获得成功。

又传来和刚才同样的声音，这一次声音略大点。哈泼脑中忽地闪过一个念头：在这样一个寒冷宁静的夜晚，雪会移动，真有点奇怪。他希望没有发生雪崩的危险；由于他事先没有看清他们的降落地点，此刻他无法估计危险的程度。他不知道该不该叫醒博士,因为博士在搭帐篷之前一定仔细查看周围的地形。接着，鬼使神差般地，他又否定了这个念头。如果雪崩真的迫在眉睫，他们是不可能逃出去的。

思绪又回到一号问题。此刻倒有一个值得考虑的有趣的解决办法。他们可以把收发两用机系在一台升空器上，让它们飘到空中去。一旦收发机离开这个狭谷，它的信号就会被接受，因此营救人员就会在几个小时之内找到他们——或，至多，在几天之内。

当然，这意味着牺牲一台升空器，而且如果此举没有结果，他们的处境会更加严重。但是，尽管如此……

那是什么？不是松散的雪块落地的声音。声音微弱，可却

是清楚明白的“啪嗒”声，像一个小石子击在另一个小石子上发出的声音。然而，小石子们自己不会移动的。

你在胡思乱想，哈泼自言自语道。在这样的夜半时分，在高高的喜马拉雅山的一个狭谷里，有什么人或东西在移动，这个念头本身就十分荒唐。可是他的喉咙突然间变得干涩，并且后颈发麻。他听见了什么，他不可能说服自己太平无事。

博士的呼吸声真该死；吵得他很难集中精力判断外面的动静。这是不是意味着埃尔温博士，虽然此时呼呼大睡，但他警觉的潜意识却让他一直处于戒备状态？他又陷于空想……

“啪嗒。”

也许更近了。声音肯定来自一个不同的方向。好像什么东西——正在神秘并静悄悄地移动——慢慢围着帐篷转。

此时此刻，乔治·哈泼虔诚地希望他从来没有听说过“雪人”。事实上，他对雪人知道得一鳞片爪，但是，这一鳞片爪现在已够他受的了。

他记得，尼泊尔人称这种雪人为“耶提”，一百多年来，“耶提”一直是喜马拉雅山之谜。它是一种危险的怪物，个头比人大，从未被捕获过，没有留下任何照片，甚至没有可信证人的描述，大多数西方人肯定这是一种幻想，而且完全不相信那些证据不充足的什么雪中脚印，或保存在无名寺庙里的皮肤。山上部落里的人知道得更多。现在，哈泼担心他们是对的。

后来，好一阵儿没事，他的担心开始慢慢地消失。或许刚才是他的过分紧张的想象力在开玩笑。在这种环境里，这并不奇怪。他打起精神，又把思想转移到救援问题上去了。刚理出头绪，突然什么东西碰到了帐篷。

他惊吓过度，忘了叫喊。他完全动弹不得。接着，在黑暗中，他听见旁边的埃尔温博士开始动了。

“什么事？”科学家咕哝道，“你还好吧？”

哈泼感觉到他的同伴翻过身去，知道他在摸索手电筒。他想悄悄说：“天啊，保持安静！”可是没有声音从他焦干的嘴唇间传出来。嗒的一声，手电筒光在帐篷墙上形成一个明亮的光圈。

帐篷墙向里倾倒，好像一个重物停在上面。中间是一个明白无误的形状、一只扭曲的手或爪印。离地仅仅两英尺。不管外面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它都似乎是跪着的，同时在摸索着帐篷。

手电筒的光亮一定打扰了它，因为爪迹突然一下子消失了。帐篷墙又弹回了原状。传来一阵低沉的咆哮声；接着，长时间地安静。

哈泼发现自己安下心来。在这之前，他时刻都在担心帐篷会被撕开，并且某种无法想象的恐怖会扑向他们。现在，只有萧瑟的风声从远处山上传来。他感觉自己正在控制不住地发抖，而他的颤抖与气温毫无关系，因为他们小小的隔热帐篷非常舒适温暖。

接着，传来一个熟悉——实际上可以说是友好——的声音。是空罐头盒砸在石头上发出的金属声，这多少缓解了一点紧张气氛。终于，哈泼发现自己可以讲话，或至少可以悄悄讲话了。

“它发现了我们的食物盒。也许它现在要离开了。”

仿佛回答似的，传来一声低沉有力的咆哮，似乎是在发泄愤怒和失望，然后又传来一声击打声和罐头盒子互相碰撞滚远的声音。哈拨突然想起所有的食物都放在帐篷里，外面只有丢弃的空盒子。想到这儿他高兴不起来了。他希望，像一些迷信的部落人一样，他们事先已经留出了一份祭品，供应山里的神灵鬼怪。

后来发生的事则是太突然，太出乎意料，他完全未来得及作

出任何反应。他听见混战打斗的声音，好像什么东西被摔倒在岩石上；然后传来熟悉的电流的呜呜声；接着是惊恐的哼叫声。

再后来，是令人心悸的尖叫，叫声充满愤怒和挫败，随即迅速转向惊骇，并且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开始减弱，直至完全没入苍茫的夜空。

这种消逝的声音触发了哈泼脑海中的一段记忆。曾有一次他看了一场20世纪初期关于飞行历史的电影，片中表现人工操纵飞艇起飞的一个场景十分恐怖。几个地面工作人员拉住飞艇系留绳的时间稍长了几秒钟，飞艇就把他们拖上了天空，他们悬吊在飞艇下面无助地挣扎。接着，他们抓不住了，一个一个地掉到地面上来。

哈泼等待着听远处什么东西落下发出的声音，可什么也没听见。于是他意识到博士一遍又一遍说过的那句话："我把那两台升空器捆在了一起。我把那两台升空器捆在了一起。"

即使有这件事烦扰他，他不再惊慌失措了。相反，他有了一种超然物外的感觉。

现在距喜马拉雅山黎明来临尚有好几个小时，他不愿去知道徘徊在他们帐篷外的是什么。

一架高山救援直升飞机，在傍晚时分俯冲到峡谷来，驾驶员是位多疑的锡克人，他以为整件事情是个精心设计的玩笑。当飞机在纷飞的雪片中着陆时，埃尔温博士一只胳膊撑着帐篷，另一只胳膊在狂乱地挥舞。

当他认出这位跛足的科学家时，这位直升飞机驾驶员竟产生了一种近乎迷信的敬畏感。看来报告一定是真实的，埃尔温不可能以别的任何方式到达这里。因此这意味着一切飞进来越过这些地球高峰的东西都是——从此刻起，和牛车一样地老套过时。

“感谢上帝你发现了我们,”博士说着,流露出衷心的感谢,“你怎么这么快就赶到了?”

“你们可以感谢雷达搜索网络,还有轨道中间站的望远镜。我们本可以早点到达这里的,可是开始我们以为是一场骗局。”

“我不理解。”

“博士,如果有人报告说一头精疲力竭的喜马拉雅山雪豹被一根根皮带和一堆盒子缠绕住了——而地点却在海拔 9000 英尺的高度,你会怎么说?”

在帐篷里面,乔治·哈泼不顾疼痛大笑不止。博士伸进脑袋焦急地问道:“怎么回事?”

“没什么——唉唷。可我在想我们怎样才能把那头可怜的野兽弄下山去,而不致成为我们飞行的一个威胁。”

“哦,有人会乘另一台升空器飞上来并按动那些按钮的。也许我们应该给所有的升空器都装上无线电遥控设施……

埃尔温博士的声音渐渐远去了。他已经走远了,投入一个又一个改变世界面貌的梦想中去了。

过一阵子,作为一位携带新文明世界法则的摩西式人物,他会从那些高山上下来的。他会带回给全人类自由,这种自由丧失已久,远在第一批两栖动物离开波浪下面无重力的家园的时代。

这场持续十亿年之久的反重力之战结束了。

1966 年 11 月

中子潮

“出于对至亲好友的考虑，”卡默本德指挥员说道，他的语气森然可怖，“超级巡航飞船‘平林’号执行最后一次飞行任务的全过程一直未曾披露。当然，你们知道，它是在对类粘蛋白怪物们作战期间失踪的。”

我们都不寒而栗。即使现在，一提起那些星际凝胶状怪物的名称，就要引发种种令人恶心的回忆，他们从煤袋星云方向，一路吞杀，直奔地球而来。

“我十分了解飞船船长——卡尔·范林德佩斯特上尉，袭击那些不会说话、只会尖叫的怪物的英雄。咦，了不起！”

我礼貌性地略作停顿，以便我们作好洗耳恭听的准备，同时喝光满杯的饮料。

“‘平林’号向类粘蛋白怪物的星球发射了一通逆转飞行弹，然后与三艘驱逐飞船呈编队形式掉头飞向深层太空。这三艘驱逐飞船分别是俄国的‘基莰中尉’号，以色列的‘苏兹巴’号，和英国女王陛下的‘忍无可忍’号。它们正在加速飞行时，突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平林’号一头栽进了一颗中子星的重力场。”

我们脸上的惊恐和疑惑的表情渐渐消退。他继续严肃地说道：

“是的，一个由高度密集物质组成的球体，直径只有 10 英里，然而重量却相当于一颗恒星，因此它的地表重力是地球的一亿亿倍。

“其它几艘飞船运气还不错。它们刚好从重力场的外层边缘擦身而过，因此，尽管它们的轨道偏斜了差不多 180°，但总算设法逃脱了。但是‘平林’号，据我们后来推算，一定是飞进了那个有几十英里大小令人无法想象的物质密集团，由此遭遇它的潮汐力的猛烈袭击。

“在任何一个合理的引力场内——甚至在白矮星的引力场内，重力加速度是地球的 100 万倍，你也仅仅是环绕引力中心运行而已，然后再重新进入太空，没有任何异常的感觉。在最近点，你的重力加速度可能会增加几百倍几千倍，但你仍然处于自由落体状态，因此不存在任何物理作用。对不起，这些浅显的问题我好像讲得太过仔细，不过我发现并非在场的每个人都接受过技术方面的基本训练。”

“然而对于一颗中子星而言，情况就不再一样了。在物质团中心附近，引力的梯度——即引力场随距离的远近而变化的速度，非常巨大，甚至在大小如飞船的物体的横切面上，其重力加速度之差可达到 10 万个重力。因此无需我来告诉你，那种重力场能对任何一个物体造成什么后果。

“‘平林’号肯定是在瞬间被击成碎片，在最初几秒的时间里，这些碎片本身一定如同液体流动般，围绕那颗中子星运行。然后，它们重新冲出中子星重力场，进入太空。

“几个月以后，营救队通过雷达扫描，探出了部分残骸。这些最坚硬的金属像太妃糖似地被扭得奇形怪状，绞在一起。只

有一件东西可以勉强辨认出来——这东西一定是从某位不幸的工程师的工具箱里掉出来的。”

指挥员的声音低沉下来，几乎快要听不见。他神情悲壮，流出了眼泪。

“我实在不愿说到这点。”他叹息道，“让我们引以为骄傲的美国太空船队留下的惟一可辨认的残骸是——被中子星击得面目全非的一把扳手。”

1970 年 1 月

地球凌日

试录，1，2，3，4，5……

我是伊凡斯。我将尽量录得长一些。这是一盘可录两小时的磁带，可我怀疑是否我能录满它。

那张照片萦绕了我的一生。现在，太迟了，我知道为什么了。(但是，如果当时我知道了会有什么影响吗？这是无休无止地在脑袋里转悠的没有意义和无法回答的问题之一，就像舌头探查破牙齿一样。)

我已好几年没看见这张照片了，可是只要一闭上眼睛，我仿佛立刻就能回到一个充满敌意却美丽的地方。朝太阳方向5000万英里，倒退72年，5个男人在南极冰雪中面向照相机。他们浑身上下透露出疲倦和失败的气息，甚至连臃肿的皮衣也掩藏不住；而他们的脸上已经有了死亡的阴影。

他们一共5个人。我们也是五个人，当然，我们也照了集体合影照片。但是，别的一切都不一样。我们面带微笑，欢快，自信，而且我们的照片在10分钟之内出现在地球的所有屏幕上，而他们的相机几个月之后才被发现和带回文明社会。

我们死得舒服，拥有一切现代的便利设施——包括很多当罗伯特·福尔肯·斯各特1912年站在南极时想象不到的东西。

两小时以后。当情况变得重要时，我将开始给出准确的时刻。

所有的事实都记在飞行日志里，而到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他们。因此我觉得我现在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让自己安心——说服自己面对无法逃避的东西。麻烦在于，我不清楚要逃避什么和要战胜什么。唉，要搞明白只有一个办法。

第一件事：至多24小时，所有的氧气将全部耗尽。我面临三种传统的选择。我可以让二氧化碳越积越多直到我失去知觉。我可以离开飞船走到火星上，然后猛地打开太空服，在约两分钟里死去，或者我可以使用急救包中那些药片中的一片。

增加二氧化碳。大家都说那样做相当容易——就和进入睡眠一样。我毫不怀疑真是那么回事。不幸的是，对我而言，它和头号噩梦紧密相关……

我希望我从未曾碰见过那本该死的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实》——管它叫什么书名。书中有一章关于一艘德国潜艇战后被发现并被打捞上来。船员们仍在里面——每张床铺两个人。在每两具尸骨之间，只有一套呼吸器……

唉，至少那样的事不会在这里发生。可是我十分明确地知道，一旦我发现呼吸困难，我就等于回到了那艘惨遭厄运的德国潜水艇里。

因此，用更快捷的方法怎么样？当你置身于真空时，只要10或15秒你就失去知觉，并且那些经历过的人说没有痛苦——只是很奇特。但是，尝试呼吸没有的东西，这对我无异于二号噩梦。

那一次，是我的一段亲身经历。我还是个小孩子时，我们全

家常去加勒比海度假，我总是不穿潜水衣去潜海。海里有一艘20年前触礁而沉的旧货轮，甲板距水面仅几码远。大部分舱口都开着，因此，要进去很容易，去寻找纪念品，追捕那些喜欢藏身在这种地方的大鱼。

当然，如果你不戴水下呼吸器去干这些事情，是很危险的。不过，男孩子怎能抵抗这个挑战?

我最喜欢的潜水路线是：潜入前甲板上的一个舱口，借助从每隔几码就有一个的舷窗口透进来的微弱光亮，沿过道游上约50英尺，然后，转身向上游过一小段楼梯，再从撞烂的上层结构里的一个门中游出来。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任何一个身体健康的人都能很容易地这样做，甚至还有时间沿途观光，或和一些鱼嬉戏。而有时，我还换换花样，改变方向，从上面那个门进去，再从前甲板的那个舱口出来。

最后一次我就是那样潜游的。当时我已经一周没有潜水了。在那期间发生了一场大风暴，大海波涛汹涌。因此，我此刻是急不可耐了。

我在海面上深深地吸了约两分钟的气，直到感觉手指尖发抖才停下来。然后我身子向前一倾跳入水中，轻轻滑向那个打开着的长方形状的黑色门洞。

每次这样潜海看上去都很恐怖，令人觉得凶多吉少——那正是所寻求的刺激中的一部分。在游最初几码时，我几乎两眼一片漆黑。水面上热带地区炫目的阳光和水下甲板之间的阴沉昏暗形成巨大的反差，我的眼睛好一阵儿才适应过来。通常，等到我能看清楚东西时，我已顺着过道游了一半。然后，随着我接近前甲板上的舱口，光亮就会逐渐增强，因为有一道阳光照进开着的舱口，在锈迹斑斑、附满滕壶的金属地板上投射出一个令人目眩的长方形图案。

而这一次，我快游完时才突然意识到光线没有改善。我的前方，没有通向充满空气和生命的那个世界的那道倾斜的光柱。

我一下子慌了手脚，不知道是不是迷了路。接着我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惊慌变成了惊恐。风暴期间，舱口被关上了。舱门重量至少有四分之一吨。

现在我已不记得掉头返回的动作了。我想起当时我沿着过道很慢很慢地游着，而且还告诫自己：别慌。如果你放松些，你的空气可维持的时间会长一点。由于呆在水下的时间长了，我的两眼已经适应了黑暗，我能够很清楚地看见周围的东西。居然有那么多以前我没有注意到的细节：红色的鳂鱼在阴影里悄悄地游动，绿色的苔藓和海藻生长在舷舱口周围阳光照得到的一小块一小块的地方；还有一只橡胶靴子，不知被什么人扔在这儿，靴子看上去还完好如新。而且在左侧通道外面，我注意到一只大红鮨正用一双鳞茎状的眼睛瞪着我，半张着厚厚的嘴唇，仿佛被我的侵入吓了一大跳似的。

缠在我胸部的带子越来越紧。我不能再憋住呼吸了。然而楼梯似乎仍漫长得没有尽头。我从嘴里徐徐吐出一些气泡，暂时好受了点，可是，一旦我往外呼气，肺部的疼痛变得甚至更加难以忍受了。

现在再用那种不疾不徐地摆动橡皮鸭掌的方式已没有了意义。我猛吸一口面罩里最后几立方英寸的空气——我吸气时感觉到面罩一下子瘪起来贴到了鼻子上。同时，我移开面罩，拼上最后的力气向前挣扎着游去……

后来的事我不太清楚了，直到我发现自己抱着一节破桅杆，在日光下一边扑腾一边咳嗽。我身边的水被血染红了，而我却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接着，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注意到我的右腿肚子上一道很深的伤口。我一定是撞到什么尖锐的障碍物

上了，可是我并没有注意到它，并且甚至没有感觉到疼痛。

我的潜水经历就那样结束了。10 年后，我开始接受宇航员训练并且进入水下失重模拟装置。因为我现在使用了配套水下呼吸器，情形和过去很不一样。但是，我仍经历了一些很难受的时刻，这一点心理学家恐怕会注意到，而我一直确信自己进展甚微，远不能适应排空的模拟舱。有一次几乎窒息掉，我不再打算重新冒这个险……

我完全明白呼吸冰冷的被看做火星上的空气的这种近真空是什么滋味。不，谢谢你。

那么，吃毒药有什么不好？没什么不好，我认为。他们告诉我们，我们手头的这种药致人死地只需 15 秒钟。但是，即使在没有切合实际的选择下，我所有的本能也一致反对吃毒药。

斯各特随身带上毒药了吗？我怀疑他没有，而且如果他真的带了，我相信他从没用过它。

我不打算重述这点。我希望它一直有用，可我不能确定。

电台刚收到一则来自地球的信息，提醒我两小时后地球凌日就要开始。好像我可能会忘记似的——四个人已经死去了，因此我可能会是第一个看到地球凌日的人。并且确切地说，整整是 100 年来惟一的一个人。太阳、地球和火星像这样整齐排列成一行，是不常见的。上一次是在 1905 年，当时可怜的老洛威尔正在就那些运河和修建运河的那个伟大的垂死的文明社会撰写他美丽的废话。可惜全都是些幻想。

我最好还是检查一下望远镜和计时设备吧。

太阳今天很平静——本来它也应该如此，因为它已接近活动周期的中间了。只有几个小小的黑子，黑子周围有几个不大

的骚动区。太阳天气将会平静数月。这是尚在归家途中的人们不必去担心的一件事情。

我又回想起，观看“奥林帕斯”号升空离开“火卫1号”并返回地球，那真是最糟糕的时刻。即使几周以来我们已知道完全无能为力，那是这道门的最后关闭。

夜深了，然而我们能够十分清楚地看见所有的东西。“火卫1号”几小时前已从西边升起来，正在疯狂地穿越天空，由一只小月牙变成半月形。在它到达天顶之前，它会因为进入火星的阴影而消失。

自然，我们一直在听着倒计时，努力去做我们的正常工作。我们有15个人来火星，而将仅有10个人返回，最终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很不容易。甚至那时，我想，地球上仍有数百万人感到难以理解。他们一定发现不可能去相信“奥林帕斯”号居然不能下降区区4000英里来搭乘我们。太空署收到无数近乎疯狂的营救计划。天知道，我们自己已想出够多的计划了。但是当3号发射台下的永久冻土终于塌陷和“帕伽索斯”号因此翻倒时，什么也别提了。当发射燃料箱破裂时，飞船居然没有爆炸，现在看来仍似乎是个奇迹……

我又在浮想联翩了。还是回到“火卫1号”和倒计时上来吧。

通过监测望远镜，我们能够清楚地看见那块沟壑纵横的高原，“奥林帕斯”号在和我们分开并开始自己降落后，就是在那里着陆的。尽管我们的朋友们永远不会登上火星，但是至少他们有一个自己的小世界可以探索。甚至一颗和“火卫1号”一般大小的小卫星，算下来每人也有30平方英里。有辽阔的领土供你寻找奇异的矿物和来自太空的残骸，或者刻上你的名字，以便未来世纪知道，在所有以这种方式来的人中，你是第一个。

在暗灰色的岩石的映衬下，飞船像一个又短又粗的明亮的圆柱体。迅速移动的太阳不时地把光亮洒向飞船上的一些平坦的表面，闪耀出明镜般的光辉。可是，起飞前约五分钟，这个景色突然变成了粉红色，然后又变成了深红色——接着完全消失了；因为“火卫1号”进入了火星的暗影。

当倒计时到10秒时，我们突然被一阵强光吓了一跳。一时间，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奥林帕斯”号也遇到了大灾难。后来我们意识到是有人在拍摄起飞的镜头，外面的泛光灯都已打开了。

在那最后几秒的时间里，我想我们都忘记了我们自己的困境。我们仿佛登上了“奥林帕斯”号，决心让起飞加速器平稳增强并把飞船带出“火卫1号”小小的万有引力场，然后远离火星，朝着太阳方向开始漫长的归途。我们听见指挥员里奇蒙发令“点火”，接着一阵短暂的干扰声，然后一块光斑开始在望远镜的视野里移动。

就这样，没有耀眼的光柱，这自然是因为当一枚核火箭点火时，其实是没火可点的。“点火”一词实际上是从旧化工技术术语中挪用过来的。但是热氢爆炸是完全看不见的。可惜的是我们将再也不会看到像“土星”或柯罗洛夫式的火箭发射了。

燃烧将尽之时，“奥林帕斯”号离开了火星的阴影并又冲进了阳光里，立刻重新成为一颗光彩夺目、飞速运转的星星。耀眼的光线一定是让飞船上的人吓了一跳，因为我们听见有人叫道：“关上那扇窗子！”然后，过了几秒钟，里奇蒙宣布说：“切断引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奥林帕斯”号现在正不可改变地奔向地球。

一个当时我没有听出来的声音但肯定是指挥员的声音，说“再见，‘帕伽索斯’号”。然后无线电通话关掉了。当然，说“祝好运”已没有了意义。因为几周以前一切都安顿好了。

谈到运气，已经有了一桩补偿，尽管不是给我们的。因为只有 10 位机组人员，“奥林帕斯”号已倾倒了 1/3 的消耗物，减轻了好几吨自身重量。因此，现在飞船将会提前一个月回家。

在那一个月里，可能会出很多差错。我们也许挽救了这次远征。当然，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可这个想法不错。

我一直在放音乐，最大音量——反正没有别人会打扰了。即使有什么火星人，我认为这点点稀薄的空气不可能将这种声音传出几码以外远。

我们收藏的音乐很多，可我得仔细挑选，不得有强拍，听时不需要太专注。尤其重要的是，不得有人类的声音。所以我把自己局限于经典管弦轻音乐。“新世界”交响曲和格里格的钢琴协奏曲非常合乎要求。此刻我正在听拉赫曼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可是现在我必须关掉音乐，开始工作了。

仅仅只有 5 分钟了。所有的设备都处于最佳状态。望远镜正在追踪太阳，录像机作好了准备，精密计时器在运转。

我将尽我所能使这些观测资料准确无误。我把这一切都归功于我那些牺牲了的同志们，不过我很快也要加入他们的行列了。他们把自己的氧气给了我，使我能够在这个时刻仍然还活着。我希望你记住，从现在起，100 年或 1000 年后，每当你往计算机里输这些数字时……

还有 1 分钟了；开始工作。作好记录：年：1984；月：5；日：2；星历表时间：4 时 30 分……现在。

还剩半分钟。把录像机和计时器调至高速。重新检查位置角度以保证我看见太阳边缘的正确地点。焦距 500，——这样即使在这么低的高度，图像照样非常稳定。

4 时 32 分。现在是开始的时候了……

出来啦……出来啦！真令人难以相信！太阳边缘出现小小的一个黑影……不停地在变大，变大，变大……

哈罗，地球。请抬头看看我，你天空中最亮的那颗星，高悬在午夜的上空……

录像机回到慢速。

4 时 35 分。好像有一只大拇指伸进了太阳的边缘，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看上去真迷人……

4 时 41 分。正好移到一半距离。地球完美的黑色半圆形——从太阳上咬了一口。好像某种疾病正在一点一点地蚕食太阳……

4 时 48 分，初切完成 3/4。

4 时 49 分 30 秒，录像机又调到高速。

与太阳边缘相接触的那条线正在快速地退缩。现在成了一条几乎看不见的黑线。几秒钟后，整个地球将重合在太阳上面。

现在我能看见大气效果了。一层薄薄的光晕环绕着太阳里的那个黑洞。我颇感惊异地想到我正在观看晚霞——和朝霞的光辉——就在这个时刻围绕整个地球而发出的……

初切完全——4 时 50 分 05 秒。整个地球移到了太阳的表面，映衬出黑色圆盘形轮廓。它看上去比我预期的还要大，很容易被误看做一个中等大小的太阳黑子。

当月亮以太阳宽度的一半距离尾随地球出现时，6 小时内将没什么可看的了。我将把记录的资料发射到月球的通讯站，然后尽可能睡上一觉。

我的最后一觉。不知道是否我会需要吃药。浪费这最后的几个小时似乎有点可惜，但是我想要保存我的体力——和我的氧气。

我想是约翰逊博士说过这样的话：最能让一个人安下心来的莫过于知道他早晨将会被绞死。他究竟怎么知道的?

星历表时 10 时 30 分。约翰逊博士说对了。我仅吃了一丸药，而且不记得有任何梦。

这个该死的人还胃口大开地享用了一顿早餐。把这部分切掉……

回到望远镜前。现在地球经过太阳中心的北部，通过了一半。10 分钟后，我该看见月亮了。

我已经把望远镜的焦距调到了最高档——2000。图像略略有些模糊，可仍旧相当不错。大气光晕十分清晰。我希望能看见地球阴暗面的那些城市……

没有运气。可能云太多了。有点可惜。理论上是可能的，但是我们从未成功过。我希望……没关系。

10 时 40 分。录像机调至低速。希望我正观看的地方位置正确。

还有 15 秒。录像机调至高速。

该死——错过了。不要紧——录像机将会抓住准确的时刻。太阳的侧面已有了一个小的黑色凹口。初亏应该是在大约星历表时间 10 时 41 分 20 秒。

地球和月亮之间的距离可真长。它俩之间的距离是太阳宽度的一半。你不会认为这两个星球彼此有什么关系。你由此可知太阳真正有多大……

10 时 44 分。月亮有一半已进入太阳边缘。在太阳边缘上咬出了一个小小的轮廓清楚的半圆。

10 时 47 分 05 秒。内切。月亮离开边缘，完全进入太阳。别以为我能看见阴暗面上的什么东西，可我将加大焦距。

真有趣。

哦，一定是有人想和我说话。月亮的阴暗面发出小小的光亮。可能是英布利姆基地发射的激光。

对不起了，各位。我已经说完了再见，并且不想再重做一次了。现在可是什么都不重要了。

尽管如此，光亮还在继续——那个闪烁不定的亮点，来自太阳自身的表面。难以置信的是，甚至在它经过了漫长的距离，光亮仍只有 100 英里宽。月球通讯站如此不怕麻烦又这样准确地射向我，我想我忽略它应该感到有罪。但是我没有这个感觉。我已经快完成了我的工作,因此地球的那些事情我不再关心了。

10 时 50 分。关掉录像机。就这样——地球凌日的结束，从现在起还有两小时。

我吃了一顿快餐并且通过观测镜最后看一眼风景。太阳仍旧高悬，因此没有多大的差别，但是阳光折射出种种鲜明的色彩——红色、粉红、暗红，千姿百态，变幻无穷，在深蓝色天空的映衬下呈现出惊人的美丽。与月亮相比真可谓天壤之别——尽管，月亮也有它自己的美。

真是奇怪。大家过去都知道火星是红色的，但是我们实际上并没有想到是铁锈般的红。鲜血般的红，像画上的亚利桑那沙漠一样。过了一阵子，眼睛就渴望见到绿色了。

在北边，色彩有了可喜的变化。伯勒斯山上的二氧化碳雪顶像是白得令人目眩的金字塔形。再一次令人感到惊奇。伯勒斯山高出平均基准面 25000 英尺，当我还是小孩子时，从不曾料想到火星上有高山……

最近的沙丘有 1/4 英里远，并且在它的阴面斜坡上，也有一块块的冰冻。上次风暴时，我们以为它移动了几英尺，但我们不

能肯定。肯定这些沙丘一直在移动，就像地球上那些沙丘一样。我想，这个基地将会被覆盖——1000 年后再重新出现，或者10000 年之后、

那一片奇异的石林——“大象”“国会大厦”“主教”——仍在保守着它们的秘密，并且取笑我们最初的失望。我们可能发誓说它们是沉积岩。我们多么急切地冲出去寻找化石！甚至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形成那个岩层的是什么。火星的地质结构仍是一大堆矛盾和谜……

我们已经留给未来太多的问题，而且那些后我们而来的人还将会发现很多很多问题。但是有一件神秘的事情我们没有向地球汇报，或者甚至进入飞行日志……

我们降落后的第一夜，我们轮流值班。布伦南当班时，刚过午夜他就把我叫醒。我很生气——我当班的时间还没到呢——接着他告诉我他看见一道亮光在围绕“国会大厦”基地移动。

我们观看了至少一小时，直到该我接班。但是我们什么也没看见。不管那亮光是什么，它再未出现过。

当时布伦南像他们来时一样，头脑冷静，不带幻想。如果他说他看见了一道亮光，那么他就确实是看见了一道亮光。也许它是某种放电现象，要不就是“火卫 1 号”投在一块被沙磨亮的岩石上的反光。无论如何，我们决定不再提它，除非我们再一次看见。

因为我独自一人，我经常在夜间醒来并朝那些石林方向看。在“火卫 1 号”和“火卫 2 号”的微弱光照下，石林让我想起了一座阴暗城市的空中轮廓，而且它一直保持阴暗。从没有为我出现任何光亮……

12 时 49 分。最后一幕即将开始。地球已经快要到达太阳边缘了。

录像机调至快速。

相切！12 时 50 分 16 秒。新月形的两道光不再相接。当地球开始移出太阳时，一个小黑点出现在太阳边缘，它正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长……

录像机调至慢速。距地球完全越过太阳表面还得等上 18 分钟。

月亮仍还有一多半路程要走。它还没到达凌日的中点。它看上去像一小块圆墨斑，只有地球的 1/4 大，而且那里不再有闪烁的亮光。

哦，我仅剩 1/4 小时的时间了，在这里我最后的家。时间仿佛加足了马力拼命往前赶。不过，没有关系，现在我已做完了一件事情。我甚至可以休息了。

我感到自己已经成了历史的一部分。我和库克船长在一起，回到 1769 年的塔希提岛，正在观看金星凌日。除了月亮尾随在后的景象外，那次凌日看上去一定就和这次完全一样……

如果在 200 年以前，库克就知道将来有一天某个人会从外层空间观看整个地球凌日，他会怎样想？我肯定他会大吃一惊——然后兴高采烈……

但是我感觉自己更像一个尚未出生的人。我希望不管你是谁，你都听见了这些话。或许从现在开始的 100 年后，当下一次地球凌日发生时，你会站在这个地方。

向 2084 年 11 月 10 日致意！我希望你比我们运气好。我猜想你将会乘豪华定期飞船来这里。或者你也许就出生在火星上，是个地球外的异乡人。你会知道一些我不可能想象的事情。然而，不管怎样我不嫉妒你，而且如果我能够，我也不会和你互换位置。

你将会记住我的名字，并且知道我是人类中第一个看见地

球凌日的人，而且 100 年后才会有另一次……

12 时 59 分。终切一半。地球变成一个完美的半圆——一个覆盖在太阳表面上的黑影。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把那个金色盘子吃掉了一大口，这印象始终摆脱不了。9 分钟后，地球将离开，然后太阳将重新完整。

13 时 07 分。录像机快速。

地球即将最后离去。太阳边缘上仅有一道浅浅的黑纹。很容易把它错当成正在离开太阳边缘的一个小黑子。

13 时 08 分。

再见了，美丽的地球。

走了，走了，走了，再见，再——

我现在又平安无事了。测时数据已全部发射回去。5 分钟后，这些数据资料就会加入到人类积累的智慧宝库中。而月球站将会知道我坚守住了岗位。

但是我不会把这盒录音带发送回去，我要把它留在这里，留给下一批探险者——不管他们会在什么时候来。可能是 10 年，20 年。当一个偌大的世界等待探索时，探访故地并没有什么意义……

但我要把这盒录音带留在这里，就像斯各特的日记留在他的帐篷里一样，直到下一批来访者发现它。但他们不会发现我。

真奇怪，摆脱斯各特这么难。我想是他给了我主意。

因为他的身体不会永远冻结在南极的冰天雪地中，孤立于生命与死亡的伟大循环之外。很久以前，那座孤零零的帐篷就开始向大海挺进，几年之内，它便被雪埋没，成为不停地缓缓驶离极点的冰川的一部分。几个世纪后，这位水手将返回大海。他将再一次消失在浮游生物、海豹、企鹅、鲸、南极海洋里各种各

样的动物群中，以这些生命形式而存在。

现在火星上没有海洋，至少 50 亿年来没有过。但这儿有某种形式的生命，就在那边的“浑沌 2 号”荒原上。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去那里探查。

轨道照片上那些移动的斑点，火星整个表面上陨石坑被清除掉的证据，而陨石坑的清除又是靠侵蚀以外别的某些力量完成的。大气取样器捕捉到了长链旋光碳分子。

当然，还有“海盗 6 号”之谜。甚至到现在，还没有谁能够弄懂，在那静寂、寒冷的火星深夜，当某种巨大、沉重的东西砸落在这艘探测飞船上时，仪器上最后那些读数究竟能说明什么……

然而别对我谈论什么在这样一个地方可能存在原始的生命形式，这里存留下来的任何东西都将如此高级，在它们面前，我们可能显得像恐龙一样笨拙。

在飞船的燃料箱里还有不少燃料，足够我开着火星车游遍这个星球。白天还剩下 3 小时——时间很充裕，我可以深入峡谷，开到“浑沌”荒原。日落之后，我仍可借助头灯，高速驾车。在火星的两个月亮的辉光下，驱车夜行，会是一件十分浪漫的事情……

在我离开之前，我必须确定一件事。我不喜欢山姆横尸在外的那种方式。他过去一直都是那么沉着自信，那么优雅自如。因此现在情形如此狼狈，看上去似有不妥。我得对此想点办法。

我不知道，我不穿宇航服能否走上 300 英尺远，步履缓慢而平稳，正和他所做的那样，走向尽头。

我一定试着不去看他的脸。

就这样。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准备出发。

我感觉非常舒畅，甚至是心满意足，现在我十分清楚我要做什么。昔日的梦魇已丧失了它们的魔力。

真的，我们都独自死去。在远离家乡 5000 万英里的地方，结局并无两样。

我要尽享在那美丽如画的原野上驾车兜风的乐趣。我将怀念所有那些做过火星梦的人——威尔斯和洛威尔和伯勒斯和韦因鲍姆和布拉德伯利。他们全都猜错了——但现实的奇妙、美丽，正和他们想象的一样。

我不知道外面有什么在等待着我，我可能永远也看不见了。但在这个贫瘠的世界上，一定是极其缺乏碳、磷、氧、钙。我可以为其所用。

当我的氧气报警器在那阴森森的荒原上某个地方发出最后一声砰响时，我要体面地结果自己。一旦我发现呼吸困难，我就要离开火星车，开始步行，把一组放音器插入头盔并开到最大音量。

就纯粹的胜利和光荣而言，所有的音乐作品中没有一首能与约翰 · 塞巴斯蒂安的《D 大调托卡塔和赋格曲》相媲美。我将没有足够的时间听完这首曲子。不过没关系。

约翰 · 塞巴斯蒂安，我来了。

1970 年 2 月

遭遇“美杜萨”

1．值得纪念的一天

“伊莉莎白女皇”号悬浮在大峡谷上3英里高的地方，悠闲自在地游荡着。霍华德·福尔肯发现，摄影平台正从右边向他靠近。他早知道会有人来摄影——在这个高度飞行，你不可能摆脱其他的飞行物——不过他并不高兴有这么个伴。虽然他并不拒绝去作大众传媒的焦点，不过说实话他更情愿独自地在清爽的蓝天中飞行，没有别的东西来干扰他。不管怎么样，他是历史上第一位驾驶长度达3/10英里的飞船飞行的人……

第一次飞行试验完成得非常出色。不过，有点讽刺意味的是，惟一出毛病的地方是那只从圣地亚哥海军博物馆借来的，用于空中支援的航空母舰——它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主席”号的四个核反应堆中只有一个还能工作，并且这只老战舰的最高速度不过每小时30节。幸运的是，海上的风速还不到这速度的一半，这样，在飞行甲板上维持静止的空气并不太难。

尽管不时吹来的劲风让人着实担心，不过，当锚泊飞船的缆绳抛下之后，巨大的飞艇却顺利地升上了天空，似乎乘上了一架

看不见的电梯。如果一切正常的话，“伊丽莎白女皇”号在一周之后才会与“主席”号会合。

一切都处于控制之下。所有的监测仪器都显示出正常的读数。指挥官福尔肯决定到楼上去看一看会面的情况。他把一切都交给副官，然后走进那穿过飞船中心区的透明管状走廊。每次他来到这里，看到这最大的人造飞艇，都会感叹一番。

那 10 个圆形气舱，每个直径有 100 多英尺，它们一个连一个地一字排开，像一串巨大的肥皂泡。坚韧的塑料外壳则显得非常清晰，透过它，福尔肯可以从 1/3 英里的高度看清电梯的机械装置的运转情况。在他周围，飞船的构架像一个巨大的三维迷宫——粗大的纵梁贯通船头和船尾，15 个圆环是这个空中大怪物的肋骨，并且它那变化多姿的外形使得它的流线型的侧面看起来很优雅。

低速运行时，只有一点很小的声音——那只是柔和的气流掠过船舱以及应力改变时金属偶尔发出的吱吱声。从头顶上很远的地方，是一排无影灯。灯光使得眼前的景致很像是在潜水艇中，尤其是那半透明的气袋使福尔肯更加深了这种印象。他曾经见识过一队庞大但无害的“水母骑兵”，在热带浅海的礁石上，盲目地乱撞，那些控制“伊丽莎白女皇”号升降的塑料气泡常常使他想起这个场面来——尤其是压力变化使得它们碰得“咔嗒”直响，灯光也随之变化之时。

他沿飞船的轴走下来，然后来到正前方的 1 号气舱和 2 号气舱之间的电梯中。他上升到“观察甲板”时，感到热得有些不舒服，他用袖珍录音机对此做了简短的记录。“女王”号的 1/4 的浮力是来自它的动力装置所产生的大量的废热。在这个负载很轻的飞行物上，实际 10 个气舱中只有 6 个装了氦气；剩下的 4 个装满了空气。不过他还装了 200 吨的水作为压舱物。在高

温下运作，气舱确实产生一个难题，就是怎样使通道冷却的问题。显然，这部分还需要处理一下。

他走上“观察甲板”，阳光透过明亮的塑料玻璃射进来，令人目眩。这时，一股清新的凉风吹到他脸上。十几个工人，以及同样数目的超级黑猩猩助手正在忙于装修未完工的舞厅地板，而另一些人则在安装电线和设备。这完全是一副井井有条的繁忙景象，然而就在四个星期以前，福尔肯都很难相信临到“处女航”时一切可以全部到位。谢天谢地，这还不是他的问题。毕竟他只是船长，而不是巡航指挥官。

那几个工人向他招手，黑猩猩也咧嘴冲他笑笑。他穿过混乱的工地走到那间已装修好的“空中休息室”。这里是他最喜欢的地方，并且他知道一旦飞船投入使用后，他再也不可能完全地拥有他。因此他想让自己在这里独自享受 5 分钟。

他检查了每个部分，一切正常，然后他非常悠闲地躺在旋转椅上。下面，那炫目的环状物是飞船表面坚固的银皮。他站在最高点上，俯视世界上最大的交通工具的庞大身躯。当他终于看倦了时，他放眼望向天际，满眼都是科罗拉多河用了 50 万年的时间刻画出的奇谲荒凉的风景。

除去那个摄影平台所遮挡的部分（它现在已经降下来，在船中部拍摄），他拥有整个的天空。天蓝得透明地清朗，一直到地平线的部分都洁净如洗。福尔肯知道，在他的祖父的时代，天上还常常染上几条蒸汽的痕迹或者被烟尘污染。这些现在都不存在了：随着造成污染的原始技术的消失，天空垃圾也不复存在了。这个时代的远距离传送已通向平流层[①]之外很广阔的空

① 根据大气的热力性质在垂直方向上的差异，可以将大气分为 5 层：对流层、平流层、中间层、热层和外层。平流层最利于飞行。

间，这样可以输送任何到达地球的声音和图像信息，而曾经属于鸟类和云朵的低层大气层，现在则属于“伊丽莎白女王四世”了。

正如同20世纪初的早期探险家曾预期过的那样：这是旅行的惟一方式——一种安静并且豪华的方式，可以呼吸着周围的空气但并不同它分离开来，可以尽可能贴近陆地和海洋的表面来观赏它们千变万化的美景。即便那种出自20世纪80年代的亚音速喷气机，每排10个座，可容纳几千人，也不能有如此的舒适和宽敞。

当然，“女王”号肯定不是一个经济、节省之物，并且即使还造出一些“女王”号的姊妹飞艇来的话，世界上25亿居民中也只能有一部分可以享受这种安详的空中滑行。不过一个安全而繁荣的全球性社会肯定要做些笨事，事实上他们需要这些“笨事”，给他们提供娱乐或者满足好奇心。全球至少有100万人的直接收入超过1000新币，所以“女王”号不会缺少乘客。

福尔肯的袖珍传呼机“嘟嘟”地叫起来。舰桥上副驾驶在呼他。

“船长，是否该会合了？我们已经获得了我们这次飞行想要的所有数据，电视摄影师也等得快不耐烦了。”

福尔肯瞥了一下摄影平台，这时它赶了上来，在后面1/10英里处。

“好吧，”他回答道，“按计划进行。我会在这里观察。”

他穿过忙乱的观察甲板走回来，这样对舱内的情况他能看得更清楚些。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能感到脚下不断变化的震动。在他走到休息室的后部时，飞船已停下了。用他的万能钥匙，他走到甲板尾部伸出去的那块闪光的小平台上。这儿可以站上6个人，很低的防护栏把人同巨大的飞船外壳以及脚下几千英尺的地面分离开。这是个令人激动的地方，即使飞船全速

飞行时，也相当安全，因为它处在观察甲板后部大气泡的包裹中。无论怎么说，这不是乘客去的地方，乘客都不可能接近它。这里的景象略微有点让人眩晕。

前舱门已经打开，像巨大的陷阱口，而摄影平台悬在门上面，正准备下降。以后的许多年中，会有成千上万的乘客和物资沿这条线路旅行。偶尔，“女王”号也会降到海面上，停在她的悬浮气垫上。

一阵疾风打在福尔肯的脸颊上，他禁不住紧紧地抓住护栏。大峡谷有个很糟的缺点便是要产生旋风，不过在这个高度上，福尔肯没料到也会遇到旋风。他并不怎么担心，只是将注意力集中到正在下降的平台上，它此刻位于飞船上方150英尺的地方。他明白那个相当熟练的操纵者在远处遥控着飞船，这些简单的操作程序，他已操练无数次了，简直难以想象他会出什么问题。

他的动作看起来很慵懒缓慢。刚才那阵风将平台几乎吹到敞开的舱门边上。当然飞行员本该在此发生之前就制止它的，……他出过操作问题吗？这根本不可能。这个遥控系统有多种备用装置，纠错系统，以及各种型号的支撑系统。所以一般是听不到有事故发生的。

但是摄影平台却正向左倾斜。难道飞行员喝醉了？几乎不可能的，福尔肯突然意识到事态很严重。他摸到他的麦克风的开关。

在又一次毫无戒备的时刻，他的脸被猛抽了一下。他几乎没有注意到，因为此时他正紧盯着摇摇欲坠的平台。远处的操纵者正竭力控制局面，想使飞船恢复平衡，可是他只不过把事情弄得更糟。摆动幅度不断增加——20°，40°，60°，90°……

“换到自动控制，你这个笨蛋！”福尔肯通过他的麦克风无望地咆哮，“你的人工操作毫无作用！”

平台倒翻过来，它的喷气发动机不再能推动它上升，相反却加速它的坠落。发动机此刻转变为重力的同盟，而在这一刻之前它却是使尽浑身解数对付重力的。

福尔肯并没有听到撞毁的声音，尽管他感受到了。他已经走到观察甲板上了，并疾步奔向那个可以将他带回到舰桥上的电梯。工人们焦急地朝他喊叫，问他究竟出了什么事了。当然他肯定要花几个月时间，找到这问题的答案。

正当他要跨进电梯时，他突然改变主意了。会不会是动力部分出毛病？最好是没问题，他一边想一边沿着螺旋状的楼梯跑下去。

下到一半时，他停了片刻以便检查一下损害情况。那该死的平台脱离了飞艇，同时还弄破了两个气舱。它们至今还在慢慢地崩裂，像一块碎裂的塑料罩子。他丝毫不担心飞船的上升能力受损——压舱物可以轻易解决这一点，只要另外 8 个气舱还完好无损。最严重的是飞船的整体架构受损。他已经听到他身旁的大集成网的呻吟，仿佛在抗议非正常的负重。飞船没有足够的提升力。除非将它的重量合理安排，否则船的后部会断裂。

一只超级黑猩猩充满恐惧的尖叫声，使他从迷茫的状态中清醒过来，那只黑猩猩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冲到电梯的立柱旁边。双手交替地抓着格子网，因为恐惧，这只可怜的动物撕破它的制服，也许是本能冲动的作用使它急于回到它的祖先的自由状态中。

福尔肯一边尽可能快地冲下楼梯，一边警觉地注视着它的举动。一只发狂的黑猩猩是只可怕且极具危险的动物，特别是当恐惧降临时，当它赶到他前面时，它开始喊出一串单词，但都含糊不清，他只能从中分辨出一个明确的、多次重复的词即“老

板”。现在福尔肯终于明白了，它希望得到人类的指引。他为此感到很歉疚，这只动物被搅进了一场超出它的理解力的人造灾难中，并且它对此没有丝毫责任。

在格子网的另一边，它在福尔肯的对面停了下来。现在，它的脸距离福尔肯的脸只有几英寸远，他能清楚地看到它那惊恐万状的眼睛。在此之前他从未这样近地靠近过一只猩猩，并且还能这样仔细地研究它。他感受到人们在凝视镜子时所体会到的，那种奇怪的既熟悉但又不太舒服的感觉，仿佛在镜中看到了自己的过去。

他的存在仿佛使那动物平静下来了。福尔肯指着立柱，然后退向观察甲板，同时他非常清晰且准确地说：“老板——老板——走。”令他欣慰的是，那笨蛋明白了他的意思。它做了个有点像笑的鬼脸，然后立刻顺着它来的地方冲回去。福尔肯已给了它一个最好的建议。如果“女王”号还有哪儿是安全的话，那么它去的地方便是。而他自己却有责任呆在别的地方。

当他快要到底部时，随着一声金属撕裂的巨大声响，飞船头朝下直掉下去，然后灯熄灭了。不过他还是能看得见，因为一束阳光穿过舱门和飞船外壳撕开的大口子射进来。多年以前他站在大教堂的中殿里，看见阳光透过彩色窗玻璃倾泻下来，然后在那些古老的石板上形成片片四处散开的五彩缤纷的光团。而如今穿过他头上那撕裂的飞艇的阳光，使他记起旧时的情景，他正站在一座从天而降的金属教堂中。

当他来到舰桥上，第一次能向外看时，他被飞船和地面如此接近的景象惊呆了。船下仅仅 3000 尺的地方就是美丽而致命的岩层以及混浊的红色河水浩浩荡荡奔向远方。一眼望去没有任何水平的地方，可以让像“女王”号一样大的船平稳停靠。

他扫了一眼显示盘，显示数据表明所有的载压力都消失了。

不过下降的速度也降到每秒几码。看来还有机会挽回局面。

福尔肯不说一句话，他坐到飞行员位置上，接过还能操纵的那部分控制板。仪表盘给他显示了他想知道的每样数据。交流在此时是多余的。他能听到通讯官员通过无线电不停报告情况。在此之前，全球所有的新闻都预留了频道，福尔肯可以想象节目主持人难以言传的尴尬来。历史上最为壮观的失事事件正在发生——然而没有一架摄像机记录下实况。“女王”号的最后时刻不会再如一个半世纪以前的“兴登堡”号那样再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恐惧和震惊。

现在，飞船距地面只有1700英尺远了，并且还在缓慢地拉近。虽然他可以让飞船猛冲一阵，但他不敢这么做，以免受损的飞船完全散架。可是此刻他意识到他已别无选择了。风把他们吹到峡谷中的一个三岔口，那里河水被一块巨石劈开，石头很像个巨大的船体的化石。如果她继续这样下降的话，“女王”号会骑在那块三角形巨石之上，1/3 悬空。那时她就会像一根腐朽的棍子一样一下子折断。

当福尔肯打开侧面的急冲装置时，那熟悉的喷气发动机的轰鸣声远远盖过了金属摩擦和气体散逸的声音。飞船左右摇晃起来，然后向左转向。金属断裂的尖刺声没有丝毫减弱——而下降的速度却开始明显地增加了。“损伤控制”盘上已显示出，第5气舱已经气漏完了。

地面已近在咫尺了。即使到现在，他仍不能判断他的操作是成功还是失败。他把航向开关转到垂直方向，然后开足马力向上急冲尽可能减少一点向下坠落造成的损伤。

最后的撞击似乎拖了很长时间。并不太猛，这最后一击只不过被延长了，而且不可避免。看起来整个宇宙似乎掉下来了似的。

金属的断裂声从很近的地方传来，听起来就像一只巨兽在啃噬生命垂危的整艘飞船。

地板和天花板上下两个方向向他扑来，像老虎钳一样把他夹住了。

2．因为它在那儿

“为什么你想到木星上去？”

“因为斯普林杰飞到冥王星时说过——因为它在那儿。”

“多谢。现在我们算是找到真正的原因了。”

霍华德·福尔肯笑了，只有那些很熟悉他的人能明白他那略微皮笑肉不笑的怪相的含义。韦伯斯特就是这种人；二十年来他们都关心对方的事业。总是有福共享，有难同当，特别是经历那些重大灾难。

“嗯，斯普林杰那样的陈词滥调仍然还有用的。我们已经登上过所有的行星，但还没去过气态星体。这是太阳系里惟一还没有征服的地方。”

“是桩很花钱的事，你算出要多少花费了吗？”

这是个初步预算。记住，这不是一次性的任务，而是一个运输系统。一旦得到证实可行的话，系统可以一遍又一遍地加以运用，并且它不仅仅适用于木星，对所有的大星体都适用的。

韦伯斯特看着那数字，吹了一下口哨。

“为什么不从一个容易点儿的行星开始——比如说，尤拉纳斯星[①]？相对地球来说，重力只有一半，逃逸速度也不足一半，气候相对平和一些。”

① 尤拉纳斯星，（译音）原文是 Uranus，意义为“天王星”。

韦伯斯特肯定已完成了他的准备工作，这也正是为什么由他来负责这项远程计划的原因。

“节约不了什么——如果你考虑到这特别远的距离以及一些后勤难题。如要飞向木星的话，我们可以动用木卫3的设备，而在土星之外，我们则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物资供应站。”

韦伯斯特想，还算合理，但他确信那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木星是太阳系中的老大，而福尔肯会有兴趣啃硬骨头的。

“除此之外，”福尔肯继续说，“木星的探测是个大的科学丑闻。当它的无线电风暴被发现以来，已经有一百多年了，至今我们仍不知道是什么引起了风暴——而‘大红斑’还是一个大谜团。这就是为什么我能从宇航局得到相应的资金的原因。你知道他们已经发射了多少探测器吗？”

“二百多个吧，我想。”

“326个，在过去50年内——大约有1/4的基本上都不成功。当然，他们也了解了许多情况，但对整个星球却只有些皮毛知识。你知道它有多大吗？”

“有地球的10倍大。”

“是的，是的，但是你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福尔肯指着韦伯斯特办公室一角里的大地球仪。

“看印度，显得多么小。嗯，如果你把地球的表皮剥下来放到木星表面上的话，地球相对于它，就像印度相对于全球的大小一样。”

韦伯斯特考虑着这个等式：木星之于地球相当于地球之于印度。长时间地沉默。当然，福尔肯肯定是故意选择了最好的实例……

是十年前吗？没错，肯定是的。坠毁事件发生在七年以前（那日子清晰地刻在他的心上），而试飞是在那次既是首次也是

“伊丽莎白女王”最后一次飞行的三年前进行的。

十年前，那时指挥官（不，是海军上尉）福尔肯曾邀请他参加一次试航——横穿印度北部平原，能看到喜马拉雅山的历时三天的滑翔。“非常安全，”他保证，“这可以让你走出办公室，并且让你明白事情的缘由及整个过程是怎样的。”

果然，韦伯斯特没有感到失望。这是紧接着他到月球的第一次飞行后，在他的生命中最难以忘怀的时刻，并且正如福尔肯曾向他保证过的那样，飞行非常安全可靠，没出一点岔子。黎明将临之际，他们从斯利那加起飞，巨大的银色气球在初升的朝阳第一束光辉中闪耀着。上升途中，万籁俱寂，再也不会有过去岁月里热气球上升时丙烷燃烧器的轰鸣声。飞船所需的热量都来自于那个小型脉冲核聚变反应堆，它不过 220 磅，悬在飞船外壳的开口处。飞船上升的同时，每秒钟发射 10 次激光，并点燃极微量的重氢燃料。一旦他们到达某一海拔高度时，则一分钟只喷发几次激光，以弥补头顶上的大气袋里损失的热量。

虽然他们离地面已有一里高了，但是还能够听见狗吠声，人们的呼喊声，敲钟声。渐渐地，广阔而洒满阳光的陆地景致在他们四周展开来。两小时后，他们到了离地 3 英里的空间，开始不断地吸氧。这时可以略作休整并且观赏一下景色了。艇上的设备把所有活都干了——给那些设计师收集信息，以便他们为今后设计新的飞艇作准备。

天气非常晴和爽朗。西南季风会到下个月才开始，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时间仿佛停止了。令他们反感的是每小时的定期无线电报告会打断他们的白日梦。环顾四周，远及地平线的地方，都是那古老、苍茫的原野，刻满了历史的沧桑——到处是星罗棋布的村庄、田野、寺庙、湖泊、灌溉沟渠……

韦伯斯特很费了些力才从十年前如痴如醉的回忆里醒过

来。那次空中飘游使他意识到印度的广阔疆域，尽管 90 分钟就可环绕一周。他在心里一遍遍地对自己重复道，木星对于地球就相当于地球对于印度……

“就算你的论断正确，”他说，“并且假定有足够的资金，不过你还面临着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会比——那叫啥——哦，到太空考察的 326 个探测器做得更好？”

“我比他们更有资格——作为一个观测家，并且作为一个宇航员，尤其是一个宇航员的身分。不要忘了，对于飘游飞行，我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熟悉。”

“你仍然可以当一个操纵员，安全地待在木卫 3 上。”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已经做了那事儿了。难道你忘了是什么毁灭了‘女王’号吗？”

韦伯斯特心里很清楚，但是他只是说：“继续。”

“时间滞后——时间滞后！平台操纵者那个笨蛋认为他使用的是当地的无线电通讯网。不过他偶然间竟切换到一个卫星通讯网上了——哦，也许这并非算他的错，只是他应该注意到的。在整个飞行中，那只是半秒钟的时间差。如果飞船在平静的大气里飞行，那倒关系不大。然而飞船是在大峡谷上空的漩流中飞行。当平台倾斜时，他还想纠正它——可是它已经翻倒了。有没有试过在一条泥泞不堪的马路上驾车，这时出现了半秒钟的驾驶失控？”

“没有，我也不想去尝试。不过我可以想象出来。”

“很好，木卫 3 离木星有 100 万千米远。那么信号来回的时间差将是 6 秒钟。嗯，你需要一个现场操纵者真正及时地处理紧急情况。让我演示一下。不介意我用这东西吧？”

“继续。”

福尔肯拿起韦伯斯特桌上平放着的一张明信片。明信片在

地球上早就不用了，不过这张画片显示了火星的三维景色，还配上几张异域情调的、昂贵的邮票。他把它垂直地倒悬在手上。

“这是一个古老的游戏，不过可以帮助我说明我的观点。把你的拇指和食指分别放在明信片的两边，不要怎么接触到它。好，就这样。”

韦伯斯特伸出手来，松松地抓着明信片。

“现在抓住它。”

福尔肯等了几秒钟，没有任何提醒，他拿走了卡片。韦伯斯特的大拇指和食指扣住了空空的空气。

“我再做一遍，让你看看这不存在任何作弊。对吧？”

又做了一遍，卡片从韦伯斯特的指间滑落下来。

“现在你来试我。”

这一次，韦伯斯特紧紧抓住卡片，没有任何暗示便使它掉下来。在快要落地的那一瞬间，福尔肯抓住了它。韦伯斯特似乎已听到咔嗒一声，福尔肯的反应是如此敏捷。

“当他们把我重新组合好，让我活过来时。”[①]福尔肯不带表情地解释道，“外科医生使我的器官、机能改进了不少。这就是其中之一——当然还有别的进步。我想把自己的潜力都发挥出来。木星便是我能完成我的心愿的地方。”

韦伯斯特盯着那张落地的卡片看了很久，全神贯注于特里威尔姆悬崖上那奇幻的色彩。然后他静静地说：“我理解你。那么你要花多长时间呢？”

“如果有你的帮助，再加上宇航局，加上我们能联系到的所有科学基金会——嗯，3 年吧。然后用 1 年的时间收尾——我

① 意指上次“女王”号失事后，福尔肯受重伤，但不久经外科手术医治后又康复之事。

们至少得发射两个试验模型吧。那么，幸运的话要用上 5 年。”

“那和我想的差不多。我祝愿你走运。你有资格得到好运气的。不过只有一件事我不会做。”

“什么事？”

“下次试飞时，别指望我来作乘客。”

3．神的世界

从木星 5 号降落到木星本身只要三个半小时。几乎没人能在这样危机四伏的旅途中睡着。睡眠是人的一个弱点，霍华德·福尔肯很厌恶它，只是他还是需要轻微地打个盹儿，这时无法避免地会做梦。不过接下来的三天里他可没有休息时间，他必须在坠入 3 万英里以下的云海，这漫长的坠落过程中应当尽量抓住时间和机会。

一旦“康泰基”登陆飞船进入她的转换轨道并且所有的计算机监测功能都很正常的话，他准备睡上最后一觉。当他进入这颗行星的可怕的阴影部分那一刻，似乎也正巧是木星遮住明亮且微小的太阳而形成日食的时候。一道奇异的金色曙光将飞船裹住了好几分钟。然后天空的 1/4 变成了漆黑一团的黑洞，而其余部分则群星闪烁。在太阳系里无论飞到哪儿，这些星座都不会改变的；现在它们也同样地照射着百万千米之外的地球。这儿，惟一令人注目的东西是木卫 4 和木卫 3 皎洁的新月形轮廓。毫无疑问，天空中还有许多别的“月亮”，不过它们都太远太小了，以致肉眼很难将它们辨认出来。

“下降两小时。”他向母船报告，然后悬在离木星 5 号的岩层大约有一千英里的空中，位于这颗小卫星的辐射阴影里。如果说木星 5 号并不具备别的什么明确的实用目的的话，它起码是

宇宙中的推土机，专门扫除靠近木星并带来不良影响的带电粒子。它的尾部几乎不受辐射干扰，飞船可以绝对安全地停在那儿，就算周围布满致命的危险也无妨。

福尔肯打开催眠仪，当电脉冲温柔地流过他的大脑之时，意识便迅速地退去。当“康泰基”向木星飞去时，在巨大的重力场里，速度一秒接一秒地增加，他睡着了，而且没做梦。当他醒着时，梦总来困扰他，并且他还把地球上的噩梦也带到太空中来了。

尽管他从未梦到那次“女王”号的坠毁事故，但他常常在梦里见到他和那只惊恐的超级黑猩猩面对面的情景，当时他正走下崩塌的气袋之间的螺旋形楼梯。没有一只超级黑猩猩幸存下来，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暂时未死的，事实上已受到严重损伤，因而被某种无痛苦的“安乐死”方式处理掉了。有时，他也挺迷惑为什么他就梦到这种不幸的动物——在它生命最后时刻里碰到了它们——为什么偏偏不梦到在遭难的“女王”号上死去的任何一位朋友或同事呢?

那可怕的梦境总是出现在他的意识刚刚恢复的一瞬。当这个噩梦出现时，他并不觉得头痛，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任何感觉似的。他觉得自己处在黑暗和寂静无声之中，似乎还失去了呼吸。还有，最奇怪的是他不知道该怎样放置自己的肢体。他既不能挪动手也不能挪动脚，因为他弄不清它们在哪儿。

首先出现的是寂静。几小时，几天之后，他开始意识到一个微弱的搏动的声音，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他最后推断这是他自己的心脏跳动的声音。这便是他的众多错误的第一件。

渐渐地，他恢复了意识，疼痛感也随之而来。他不得不重新认识新鲜的事物，仿佛再次经历一次婴孩时期。虽然他的记忆没受到影响，他能理解别人对他说的每一句话。他不能回答别

人的提问，只能眨眨眼睛，这种情形持续了几个月了。他能记起当他说出第一个词的辉煌时刻，然后可以翻书了，并且用他自己的力气来做。这确实是一次胜利，为此他几乎花去了两年时间。有几百次他很嫉妒那些死去的黑猩猩，可是他却别无选择，那些医生已做出决定——现在，12 年后，他到了人类从未来过的地方，并且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飞行。

“康泰基”号从阴影里显露出来，木星的黎明像一道巨大的彩虹桥一样横跨在天空中，这时持续不断的警报声把福尔肯从睡梦中拽出来。那难以逃避的噩梦（他一直挣扎着想叫一个护士来，可连按键钮的力气都没有了）迅速地从意识中退去。他生命中最伟大——也是最后的冒险经历就在他面前了。

他打电话给飞行任务控制中心，向他们报告此刻“康泰基”离木星的大气层大约六万英里远，并且正沿着木星的曲面迅速下降，情况一切正常。他的速度已超过每秒 31 千米，半小时以内“康泰基”号会闯入木星大气层的边缘，这里是太阳系中最难打通的入口。尽管数十个探测器曾经受过这场烈火中的考验，不过，这些牢固的探测器却是完全由仪器填满的东西，完全能胜任高达几百个重力的拖拽。“康泰基”号最高会达到 30 个重力，然后降到平均 10 个重力，最后停在木星大气外缘。福尔肯开始非常仔细地彻底地将自己与复杂的固定系统联结起来，这样他就可以固定在舱壁上。当他做完这些之后，事实上他就成为飞船中的设备的一部分了。

钟已经在倒计时了。离重新进入只剩 100 秒。无论好坏，反正他都认了。一分钟之后，他将闯进木星的大气层，并且不可避免地会被那个庞然大物死死抓住。

倒计时显示只有 3 秒了。还不算太坏。在密封舱外传来了非常可怕的叹息声。声音逐渐地变大，最后变成了尖厉的轰鸣

声。这种噪音同进入地球和火星时发出的噪音不一样。在这种稀薄的氢、氦为主的大气里，任何声音都会上扬 8 度。在木星上，即使雷声听起来都会变调。

随着尖鸣声不断升高，重量也明显增加。几秒钟以内，他完全不能移动了。他的视野限制在钟和加速度表之间，巧个重力加速度，还有 480 秒……

他一直头脑清晰。不过，他原来未曾想到，“康泰基”号穿越木星大气层的尾迹会十分壮观——到此刻为止，已经有几千英里长了。进入大气 500 秒后，拉力渐渐变小以致消失：10 个重力，5 个重力，两个……然后重力几乎完全消失。他开始失重了，他那巨大的轨道速度也被摧毁了。

突然出现一阵抖动，炽热的热保护罩脱离了。它已完成使命，飞船不再需要它，现在是留给木星了。除了两个带扣以外，他将其余的安全带都解开来。然后静静等待自动程序系统进入下一个，也是所有程序中最关键的程序。

他没有看到第一个降落伞风标怎样弹射出去的，可是他感受到了轻微的震动，下降速度迅速减小。“康泰基”号的水平速度降至为零，并以每小时 1000 英里的速度直线下降。一切都有赖于后面 60 秒内发生的事情。

第二个降落伞风标又弹了出去。他抬起头透过顶上的窗户，看见在下降的飞船后面一团团闪闪发光金属薄片构成的降落伞张开了，这令他感到一百个放心。几千立方码的气球在天空中展开，像一朵开放的大花，然后吸入气体直到完全充满。“康泰基”的下降速度降到了一小时几英里然后就保持不变了。现在有足够的时间，降落到木星表面要花上几天的时间。

他最终肯定会到那里的，即使他现在啥也不做，任其自然。头上的气球现在只是充当一个有效的降落伞。它不提供浮力，

当气球内外的气体一样重时，浮力便消失了。

热核反应器启动，随着一阵其特有的叽叽声，向头顶上的气球中喷出股股热气。5 分钟以内，降落速度变成了零；到第 6 分钟时，飞船开始上升。根据雷达测高计，飞船的高度在 267 千米的上空——这是相对于可以称之为木星的表面而言。

只有一种气球可以在以氢气为主的大气里飘浮，氢气是最轻的气体，这种气球就是热氢气球。只要反应器不断工作，福尔肯便能继续停留在空中，飘过一个可以容纳一百个太平洋的世界。飞行 3000 千米的距离之后，“康泰基”最后名副其实了。她是一个空中筏子，在木星大气层的气流上漂流。

尽管福尔肯周围已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但是福尔肯还需花上一小时来仔细观察这一视野。首先他必须检测密封舱里所有系统，然后验证它们是否操纵灵活。他必须了解要达到需要的高度需要多少热力，以及下降又要排出多少气。最重要的是稳定问题。他必须调整缆绳的长度，将他的密封舱同巨大的、梨子形的气球固定在一起，阻止震动，使乘坐尽可能平稳。迄今为止，他都算是幸运的，在这个高度上，风很平稳。从多普勒雷达对看不见的地面测得的读数可知，地面风速为每小时 217.5 千米。对木星来说，这是最温和的风速了。曾经观察到高达每小时 1000 千米的风速。当然，速度本身并不重要，真正的危险是涡流。如果他卷进去了，只有技巧和经验以及敏捷的反应可以拯救他，而这些都是输入电脑的事情。

直到福尔肯对这架奇怪的飞行器有了具体的感受为止，他才去留意导弹控制室的要求。接着他放下吊杆搬运仪器以及大气采样仪。现在密封舱简直像一棵安排不那么整齐的圣诞树，随着木星气流平稳地滑行，与此同时将如潮般的大量信息发射

到无数英里上的飞船的录音机里。最后，他终于可以四处看一下了……

他得到的第一印象是出乎意外的，甚至还有些令人失望。如果考虑到比例问题，看起来他就像是在地球上一样，在云层中飘游。地平线仿佛在不远的地方。

他并不觉得是在一个比地球大 11 倍的地方。他透过红外线雷达看着下面的大气层，他才发现他的眼睛受骗到什么程度。

表面上云层像是在 3 英里远的地方，而实际上却超过 37 英里。地平线的距离，他估计可能有 125 英里远，而实际上却有 1800 英里远。

这里的氢氦大气层水晶般地清晰，行星的弯曲度也很大，这就给肉眼造成严重的幻觉。在这儿比在月球上更难判断距离，他所见的每样东西都应该被放大至少 10 倍。

这只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他早该有所准备的。然而不知怎么的，这件事却让他极度不安。他并没有感受到木星的庞大，他自己缩小了——缩小了 10 倍。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逐渐习惯这个不能用人的比例概念来看待的。当他凝视着位于难以想象的距离之外的远方地平线时，他觉得一股比周围的大气更凉的冷风吹进了他的灵魂。这里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他可能是穿过木星大气层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人。

头上的天空几乎是漆黑一片，除了 12 英里之外有几缕淡淡的氨气构成的卷云。那儿气温很低，但随着高度的迅速降低，气压和气温也快速上升。“康泰基”号飘浮的位置，气温是-50℃，气压是 5 个大气压。而离此 65 英里以下的地方，就像地球上的赤道一样温暖，气压则相当于某个浅海底部的压强。这是生命生长的理想环境……

木星上短暂的白昼的 1/4 已经消逝了。太阳升在半空中，阳光

照在云层上显现出一种奇异的、朦胧的美来。3 亿英里的距离夺去了太阳的所有威力。虽然天空非常清亮，福尔肯心里还是一直感到这是一个相当阴郁的一天。当夜晚降临时，黑暗会来得很突然。有时虽然是早晨，天空中却显出秋天的黄昏景色。当然，秋天是决不可能光临木星的。这里根本没有季节之分。

“康泰基”号已到了赤道带的正中心——这是这颗行星上色彩最单调的地方。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的云海看起来像只凄渗的继鱼，没有一丝像在木星的高纬度处看到的黄色、橙红色，或者红色色带。“大红斑”本身——这是木星上最壮丽的奇观——位于南方几千英里的地方。尽管降落到那里，是件诱人的事，但南部热带气旋却异常活跃，气流速度达到每小时 900 英里。进入由不可知的力量构成的漩涡是自找麻烦。那么，看来就只好让“大红斑”和它的神秘留待以后来探险吧！

太阳穿越天穹的速度是在地球上的两倍，此时它几乎处在天顶。气球巨大的银色顶篷慢慢地挡住了它。“康泰基”仍然在迅捷而平稳地向西飘飞，速度是每小时 217.5 英里。雷达显示出它的运行轨迹。这里总是这样寂然无声吗？福尔肯问自己。那些声称很了解木星赤道无风带，并且预言赤道是这颗行星中最平静的部位的科学家，仿佛很清楚他们所谈论的事物。他对这类预言都抱以深深的怀疑，并且赞同一个非常谦虚的研究者的观点，此人曾直截了当地说：“没有一个真正的木星专家。”不过，到这一天结束时，至少出现了一位专家。

如果到那时他还活下来的话。

4. 来自深处的声音

在第一天里，众神之父向他微笑着。在木星上一切显得和

谐、平静，就像多年前他和韦伯斯特从北印度平原上空飘过一样。福尔肯有足够的时间掌握一些新的技术，他想使“康泰基”像是他的躯体的延伸部分一样。这样好的运气是他不敢期望的，他开始怀疑他要付出什么代价来换取这运气。

5 小时的白昼时光快结束了。下面的云海上布满了阴影。云层看起来显得很厚重，而这是阳光高照时不可能有的景象。天空中的色彩迅速地褪去，除了西边那一角，有一条深紫红色的色带沿地平线延伸开来。在这条紫红色的色带之上是新月形的最近一个月亮，淡淡洁白的光反衬出周围的漆黑。

太阳以肉眼可以感知的速度，在 1800 英里的地方，从木星边缘一下子便落了下去。成群的星星冒出来——那美丽的夜晚之星，仿佛是黄昏到来前的先兆，这使他感到自己已远离故土。它也随太阳西沉。人类在木星上过的第一个夜晚开始了。

随着黑暗的展开，“康泰基”号开始下沉，气球不再被阳光加热，并且还失去一小点儿浮力。福尔肯并没有增大上升力。他就想到了这点，同时准备继续下降。

那看不清的云层仍然在 30 英里以下，他可能在午夜时分到达那里。红外线雷达已经清晰地显示出来，并且还显示出它含有某种复杂的石灰化合物以及氢、氦和氨气等成分。许多化学家都急于采集到这种蓬松的、桃红色的物质。那些大气探测器已经收集的少量大气，只不过刺激了化学家的胃口。形成生命所需的一半的基本分子这儿都有了，并且飘浮在木星的表面。难道食物已有了，生命还会远吗？这正是问题所在，一百多年来，没有人能回答它。

红外线受到云层的阻碍，而微波雷达却穿透过去并一层一层地清晰地显示出来，飞船离云层遮盖的地面差不多 250 英里。很高的气温和气压阻挡住了他，可是即便是自动探测器也不可

安然无恙地透过云层触及地表。它撩人地处在雷达屏幕的下面，有点古怪，且不可接近。那奇异的颗粒状的结构使他的设备难以处理。

夕阳沉下一小时之后，他发射了他的第一枚探测器。探测器快速地降下 60 英里，然后开始在更稠密的气层中飘流，同时返回许多无线电信息。他将这些信息转给飞行任务控制中心。在旭日东升之前，他几乎无事可做，只是照看一下下降的速度，监视仪器，并偶尔回答一下问题。当“康泰基”号在这种平稳的气流中飞行时，他完全能自己照料好自己。

差不多在子夜时分，一个女控制员来当班，并像通常一样幽默地做了番自我介绍。10 分钟后，她又打来电话，声音陡地变得很严肃而且有些激动。

“霍华德！请打开 46 频道——很强的增益信号。”

46 频道？遥测仪的线路多到他只清楚那些最关键的线路。不过一旦他检查一下开关，他便能查到这条线路。他接上探测器的麦克风插头，探测器在下面 80 英里处，在密度和水差不多的大气中飘浮着。

起先，只有微弱的噬噬声，像是某种奇怪的风在深不可测的黑暗里吹动。然后，从这种声音中，渐渐地传出轰隆隆的声音，像一只大鼓在敲似的，并且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响。它十分低沉，不仅能听到，而且能感觉到，然后这怪兽缓慢地加快速度，但保持其声调。它现在走得很快了，几乎仅次于声频。突然，振动过程中，它猛地停了下来——如此突然以致有点让人接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沉默，然而在大脑深处的洞穴里却产生了可怕的回音，继续敲击着。

这是福尔肯听过的最独特怪异的声音，即使在充满丰富多样的声音的地球上也找不出这样的声音。他想不出是什么自然

现象造成的。它既不像某种动物的喊叫，也不会是大鲨鱼或是大鲸……

它又来了，还是那种方式、节奏。这会儿，他早有准备，他估算了一下整个过程持续的时间：从第一下轻微的敲击开始到最后的高潮，差不多 10 秒钟多一点。

而这一次出现了真正的回声，非常微弱并且遥远。也许它来自许多反射层中的某层，这层反射云一定位于大气的深处；也许它又是另一个，更遥远的声源产生的声音。福尔肯静静地等着第二声回音，但它再没出现。

控制中心立刻作出反应并要求他再发射一枚探测器。有两个麦克风同时工作，这样有可能找到声源神秘莫测的位置。很有意思的是，“康泰基”号的外部话筒只能分辨出风声。而那些轰鸣声，无论是什么，肯定会在下面很低处的大气反射层中穿行。

当声音再次出现时，探测器很快便发现它产生于 1200 英里远的一团物质。遥远的距离致使不能弄清它的能量大小。在地球上的海洋中，即使极微弱的声音也可以传播这么远。外太空生物学权威立即排除了这种假设，即认为那东西与某个活生生的生物有关。

“如果那儿没有微生物或植物的话，我会非常失望的，”布雷纳尔博士说，“不过不会有动物，因为那儿缺乏自由的氧气。朱彼特星上的所有生物化学反应都一定是低能量反应——那里不可能有任何动物产生活动的能量。”

福尔肯闹不清这说法是否正确。他以前听过这种观点，他等着去证实。

“无论怎么说，”布雷纳尔继续道，“那声音的声波有时长达几百码！即使像大鲸鱼那样巨大的动物也不会发出这种声音。

它们一定是某种自然现象。”

是的，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也许物理学家会得出某种解释。福尔肯想，这是多么怪异的声音，就像他站在呼啸的大海边，或者一口热喷泉，或者火山，或者瀑布旁边所听到的声音。他很可能要把这些声音想象成一只巨兽的叫声。

黎明前一小时左右，来自大气深处的声音渐渐消失了，福尔肯开始投入新的一天来临前的准备工作。“康泰基”号离最近的云层有 3 英里远。外面的气压升到 10 个大气压，而气温却高达 30°。此时，只消戴上一个呼吸面罩，调好气体的含量，人就会觉得舒服。

“我们有好消息给你。”控制中心报告说，这时黎明即将来临。“云层快要破晓了。一小时后你就会看清景物了——不过要警惕旋风。”

“我已经注意到一些了，”福尔肯回答道，“我能看到下面多深的地方呢？”

“至少 12 英里，深入到第二层的平流层。那里的云层十分实在——它不会裂开的。”

“那会超出我的能力所及，”福尔肯自言自语道，“那里的气温肯定超过 100℃了。”这肯定会让一个热气球驾驶者第一次开始担心起他们的基座，而不是它的顶篷！

10 分钟之后他见到了控制中心从他们的有利地势上所看到的一切。地平线附近的色彩有了一些变化，云层变得凹凸不平，就像被撕破了似的。他打开他的微型核聚变炉，然后让“康泰基”号又升高 3 英里，这样他的视野会更开阔些。

下面的天空很快清爽起来，就像某种东西正在溶解走那些坚固的云层。他的眼前展现出一个无底的深渊。隔了一会儿，他把飞船驶向那道 12 英里深和 600 英里宽的云层峡谷边缘。

一个崭新的世界在他身下展开。木星揭开了它的千层面纱中的一层。云海的第二层，在远不可及的深处，色彩远比上面一层深。它几乎现出像婉鱼似的桃红色，并且很奇怪地点缀上一些砖红色的小点。它们呈椭圆的卵形，斧一样的一端指着风吹的方向。那里有成千上万个椭圆点，都一样大小。这使福尔肯想到地球的天空上的那些小块的积雨云来。

他减少了飞船的浮力，这样“康泰基”号开始下降到正在消散的云层表面。也正是那时他注意到了雪。

洁白的雪片在空气中成形，然后徐徐降落。尽管这儿对于雪花来说太热了，但无论怎样说在这样的高度几乎没有水的痕迹。进一步看，当薄片像瀑布般倾泻而下时，却没有一点光芒闪烁的景象。当一些薄片落在主观测台外伸出的仪器上时，他发现它们呈现出一种透明的暗白色，但绝非水晶，并且很大，有几寸宽。它们看起来像蜡，福尔肯猜想这就是蜡吧。在他周围的大气里发生的化学反应，使得在木星的空气中飘飞的碳氢化合物得以凝聚。

前面约六十英里的地方，云层中出现某种漩涡。四周遍布的椭圆形小红点正联接起来，然后形成一个螺旋形——这在地球上的气象学里是很常见的形式。漩涡以惊人的速度形成。如果前面出现风暴的话，福尔肯很清楚他遇到大麻烦了。

紧接着他的担心演变成疑惑，然后变成恐惧。在他的飞行轨道上正在扩展的那东西并不是风暴。某个庞然大物——大到有好几英里宽，正从云海中飞升而上。

绝对可靠的想法是，它是一块云——一块雷雨云砧，从大气层的底部升跃而出的云——只持续了几秒钟。不，这是固态物质。它推推攘攘，从桃红色的覆盖物中挤出来，像一块冰山从深海中浮起一样。

一座冰山在氢气上飘浮？当然，那是不可能。不过这也离题并不算太远。当他把望远镜对准这个大谜团时，福尔肯看见它是一种白色的晶体物质，并有着红色的和棕色的螺纹。他认为，这东西肯定是和他四周飞舞的“雪片”一样的物质——像山一般的蜡块，并且福尔肯很快也意识到了，它并非像他所设想的那样固定，其边缘部分总在不断地再垮塌，再成形……

“我知道它是什么了，”他给控制中心发无线电信号，回答前几分钟里提的几个令人焦虑的问题，“它是一种气泡似的物质——某种泡沫，碳氢泡沫。让化学家赶紧分析一下……等一等！”

“什么情况？”控制中心的人问道，“什么情况？”

他没有理会这来自宇宙中的急切的呼叫，把全副精力都投人到望远镜的观测图像上。他必须十分肯定，因为如果他犯了一个错误，他会成为太阳系的笑柄。

然后他放松了一会儿，看了一眼钟，并且关掉来自木星 5 号上的唠唠叨叨的声音。

“你好，控制中心，”他说道，口气非常正式，“我是霍华德 · 福尔肯。星历时间 19 时 20 分 15 秒。纬度是北面 0°05′，经度则是 105°42′，第一系统。

“告诉布雷纳尔博士，木星上有生命存在，而且它很大……”

5．波塞冬的飞轮

“我很高兴被证明是错的，”布雷纳尔博士很愉快地发回无线电信息，“自然总是给自己留了一手的。用长焦距镜头对准拍摄对象，尽可能拍出清晰稳定的图像。”

那些东西沿着蜡质斜坡忽上忽下地移动，并且离福尔肯太

远，以致他难以弄清那东西的底细。不过它们一定很大，要不离如此之远是不可能看清楚的。它们周身几乎是黑色的，形状像箭头，全身像波浪一样缓慢地蠕动，以致看起来像只巨大的蝠鲼，生活在热带的珊瑚礁周围。

也许它们是天上的牲畜，放牧在木星的云中平原上，因为它们仿佛在暗红棕色的河旁吃草，这条河看起来像是枯水季节的河床，躺在两边飘浮的云岩之间。偶尔，有一两个会一头扎进泡沫似的云山里，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相对于下面的云层，“康泰基”号移动得非常缓慢。她至少要用三小时来登上这天际的山脉。他在同太阳赛跑。福尔肯希望在他很好地看清那些东西之前，黑夜千万不要降临。当它们在易变的风景中划出一条路来时，他要给它们举行命名仪式。

过了漫长的 3 个小时。在整个时间内，他把外面的麦克风完全打开。他不知道这里是否便是那夜间轰鸣的声源。这怪物一定相当大才能发出这声音。当他能精确测量时，他发现它们的两翼差不多有 100 码宽。它是地球上最大的鲸鱼的 3 倍——他不清楚它们会不会有几吨重。

在日落前半小时，“康泰基”号快到“山”顶了。

“不，”福尔肯说道，他在回答控制中心不断发出的问题，“它们对我至今都未显示出任何反应，我认为它们并不是智能动物——它们看起来像没啥攻击性的草食动物，并且即使它们想追上我的话，我敢肯定它们也达不到我的高度。”

当他运行到它们吃草的“平原”之上时，那些怪物似乎对他一点也不感兴趣，这使他略微有些失望。也许它们根本就不能感知到他的存在。他通过望远镜观察它们，并给它们照相，他看不到任何感觉器官的迹象。那些生物仅仅只是巨大的黑色三角形，在云山和云谷上飘荡，实际上这些云山、云海比地球上的云

彩要实在。虽然它们看起来像固体，福尔肯十分清楚，任何走到这些白色山脉上的人都会陷下去的，就像他走到薄纸上一样。

在近距离的地方，他能见到无数的小细胞和气泡是如何形成的。其中有些很大——直径约一码，福尔肯不知道是哪个巫师用一大锅碳氢化合物把它们熔炼出来的。在木星大气层底下很深的地方，一定有丰富的石油化工原料，足够整个地球用上100 万年。

当他越过那些蜡山时，短暂的一天又行将结束，光线沿着低处的坡面迅速地退去。在云山的西面山坡，没有一个怪东西，因为某种原因，地形非常不同。那些泡沫又堆积成长长的梯田，像月球上的陨石坑的内部形状。他想象着那是一些宽大的阶梯，一直通到木星那遮蔽起来的地表。

在阶梯的底部，像山一样纷乱的云朵翻滚着，摆脱了云朵的是一种粗糙的椭圆形的物质，有一到两里宽，向天上冲去。它难以辨认出来，因为它只是比那些灰白色的泡沫似的云稍稍暗一些。福尔肯的第一个念头便是，他正注视着的是一片毫无生气的森林，像一片从未见过太阳的蘑菇。

是的，那一定是森林，他可以看到成百上千的树干，从他们扎根的白蜡状的泡沫中直冲而上。可是那些树挤得水泄不通，在它们之间就找不到一点空地。也许那就根本不是森林，而是一棵巨大的树——就像一种东方的“独树成林”的大榕树。他曾经在爪哇看见过一株榕树，方圆大概有 650 码，而这东西至少是那株榕树大小的 10 倍。

光线几乎都消失了。在太阳光的折射下，云层变成紫红色，而几秒钟以后也完全消失掉。在木星的第二天的最后一道光线中，霍华德 · 福尔肯看见或是他认为看见了什么，这使他对那个白色的椭圆形物体的解释大成问题。

除非那昏暗的光线完全欺骗了他，他看见成千上万的细树干正前后摇动，而且节奏完全一致，就像在波涛里沉浮的海藻的叶尖。

并且那棵树木已不再在他第一次见到它的地方了。

“很抱歉打搅你，”控制中心的人说道，这时日落后不久，“我们认为最多一小时之内‘第二声源’会出现。可能性有百分之七十。”

福尔肯迅速地扫了一眼地形图。“贝它”[①]——位于木星纬度的 140° 附近——离他所在水平线以下 18600 英里远。即使大爆发的喷发物高达千万吨重，他也因为离震动波太远而不会有什么大危险。然而它所激发的无线电风暴却是另外一码事了。

10 米电波的爆发使得木星成为天际中最强的无线电波源，这个现象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发现，并且让天文学家大感惊讶。迄今为止，一个世纪过去了，真实的原因还是一个谜。人类只能了解一些表象，还不可能做出任何合理解释。

尽管没有认为“火山”一词在地球上和木星上都具有相同的意义，不过“火山”理论最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它是间接性的——常常是一天有几次——在大气层的深处，被重重掩盖的地方发生的巨大的爆发，很可能就是木星地表处发生的现象。一根壮观的气柱，有 600 英里多高，沸腾着冲出来像决计要飞向宇宙一样。

对于所有行星中最强大的重力场，它没有机会逃逸。不过有些气柱——仅仅几百万吨重——总是力图到达木星电离层。

① 音译，即希腊字母“β”

一旦它们成功的话，它们便一哄而散，飘逸开去了。

环绕木星的辐射带会让地球上的范艾伦辐射带相形见细。直上九霄的气体柱形成短路，所产生电能量比地球上的任何电闪要强百万倍以上，并且还释放出巨大的由无线电波的噪音洪流形成的雷霆般轰鸣，并穿透整个太阳系然后传到外太空的星空里。

人们已发现这些无线电波爆发现象，主要发生于木星的四个区域。也许地表的薄弱部分使得内部的火焰能够时不时地冲破出来。木星的众多月亮中，最大的一颗是木卫3。研究木卫3的科学家认为，他们可以预报这种十米波风暴的发生时刻，当然他们的准确度和20世纪早期的天气预报差不多。

福尔肯不知道该为此感到高兴还是感到恐惧，无疑无线电风暴使得这次任务的价值又提高了——如果他能幸存下来。按计划布置，他应该尽可能地避开主要漩涡中心，特别是那个最活跃的“阿尔法声源”。碰巧现在他离那个有威胁性的“贝它声源”最近，差不多有地球周长的3/4长的距离。他希望安全能得到保障。

“危险可能是百分之几十，”控制中心明确指出了即将来临的险情，“忘掉刚才说的一小时吧。木卫3的预报站说危险瞬间即至。”

无线电刚好落音，磁场强度计上的读数便猛然上扬。在超出刻度的那一瞬间，指针又猛然返回，像刚才迅速升高那样迅速下降。几千英里下面，某个东西给这颗行星的熔融核心猛然一击。

“它爆发了！”控制中心的人作出反应。

“多谢，我已经知道。什么时候风暴会击中我？”

“可能在五分钟以内，最多不超过十分钟。”

在木星弧形边缘附近，有一个漏斗状的气体物质，宽达整个太平洋洋面，正以每小时几千英里的速度飞向太空。低层大气的雷霆风暴已四处爆发了——不过那还算不上什么。当气漩到达辐射带时，那种爆炸才像狂怒的大风暴，同时，多余的电子开始向木星表面倾泻。福尔肯开始再一次检查所有从密封舱延伸出去的仪器的栅栏、支架。他采取了一切警戒、预防措施。大气震动波到达他这里要四个小时，可是一旦电子反应爆发，无线电风暴将以光速前进，不足1/10秒便会到达这儿。

无线电监测器的光束在显示屏上全程搜寻，还未显示出什么异常现象，只是背景上有一些正常的静电干扰。接着，福尔肯注意到噪音数据缓慢爬升。爆炸正在积聚其力量。

在这样远的距离外，我没期望会看到什么。突然，像炙热的闪电一样的一道亮光在东边的地平线上跳动起来。主线板上的线路开关有一半同时跳闸，灯也灭了，并且几乎所有的通讯频道全部中断。

他想动一下，但这已经完全不可能了。除了心理上的紧张，他周身麻痹了。他似乎失去了对肢体的所有控制力，并且感到一阵令人痛苦的颤栗传遍全身。电磁场是不可能穿透这个屏蔽良好的密封舱的。然而在仪表盘上分明有闪烁的火焰跳动了几下，一阵电火花摩擦发出几声咔嚓声。

随着一阵尖锐的撞击声，紧急系统进入工作状态，过载得以重新调整。灯又闪闪烁烁地亮起来。福尔肯感到的麻痹像来势一样，迅速地消失。

当他发现仪表盘上的一切显示都恢复正常后，便飞快地跑到观察窗。

根本不需要打开探照灯——支撑密封舱的缆绳似乎着火了。从主要支撑环到巨大气球的腰部是一片黑暗。在黑色背景

下，是一排排亮着的闪电的蓝光。许多燃烧着的火球，慢慢地顺着灯光向前翻滚着。

这景象非常奇怪并且非常美丽，以致很难从中发现什么威胁所在。福尔肯知道，很少有人从这么近的地方见到球形闪电——当然如果他坐在灌满氢气的气球里回到地球的大气层的话，他是决不可能幸存下来的。他清晰地记得，“兴登堡”号着火的毁灭时刻，那是在 1937 年，当飞艇停泊在累克赫斯时，零星的电火花把它点燃了。这类事件，在历史上屡屡发生，他的脑中像放映纪录片一样闪过无数恐怖的场面。不过，这里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虽然他头上的氢气大大多于那只出了事的“齐伯林”号气球的氢气。要点燃木星的大气，至少要在几百万年以后了。

随着八声像在煎炒熏猪肉时发出的嗞嗞声，通话系统又恢复工作状态。

“你好，‘康泰基’号，你收到了吗？你收到了吗？”

说话声像被斩断了似的，而且含混不堪，不过还能辨认出大意来。福尔肯精神为之一爽，他和人的世界又恢复联系了。

“我听到了，”他说，“电磁波非常混乱，不过影响不大。”

“谢天谢地——我们以为你失踪了。请检查一下远距离频道三，七，频道二十六，然后再安上摄影机二号。我们简直不能相信在外层电离探测器上的读数。”

福尔肯很不情愿地把他的眼睛从“康泰基”号周围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色上移开，尽管他还是不时地朝窗外扫一两眼。球状闪电最先消失，火球慢慢地膨胀到一定程度，然后轻轻地炸裂开来，及至消失。可是一小时以后，有几丛微弱的亮光在密封舱暴露在外的金属壳上闪烁。无线电通讯一直到子夜以后，都充满了噪音，不怎么清晰。

晚上剩下的几个小时到黎明前夕，都没发生什么大事。因为太阳会从东边升起，福尔肯想象着他将看到旭日的第一缕晨曦。接着，他意识到太阳升起至少还要 20 分钟——而沿着水平线燃烧的那丛火光，眼睁睁地向他移过来，并且迅速地从木星那缀满了星斗的昏暗的边界上分离出去。他看清楚了，那发亮的光带比较狭窄，边缘却十分清晰。这时一束巨大的探照灯光在云层下晃动起来。

大概在第一束后面 60 英里的地方又出现了第二束光，和第一束光平行并且速度相同。紧接着又出现一束，又是一束——这样，天空嵌满了交替出现的光明和暗黑的带子。

在此之前，福尔肯觉得他几乎习惯了奇迹，这纯粹无声的光明四射的景象，看起来不像是会造成一点轻微的伤害。不过，有时这一景象是那么令人惊异、难以解释，他感到全身发冷。令人胆寒的恐惧吞噬着他的自我控制力。任何人在不可知的力量面前，都会感到自己像个无助的弱者。木星上不仅仅有生命，并且还存在智能生物，这可能吗？也许，一个智能生物体开始对他这个外来的人做出反应了。

“天哪，我们看到它了。”控制中心说。那语气听起来就像是他的敬畏心情的回声。“我们不清楚它是什么。坚持一会儿，我们问一下木卫 3 观察站。”

刚才的景象慢慢地消失了。在远处地平线上奔跑的光带子非常微弱了，就像产生它们的能源濒临耗尽似的。五分钟后，它完全消失了，最后一束光沿着西边天空，微微地闪耀了一下便熄灭了。它的消逝使得福尔肯浑身上下感到整个的轻松。这种令人昏昏欲睡、同时又极其困扰人的场面，对于习惯于和谐宁静氛围的人类的大脑来说是毫无益处的，并且也不可能长时间承受它。

这经历与其说让他接受某种事实，不如说令他更为震惊。电磁风暴仍属于他还能理解的事物，可是这东西却整个不可理喻。

控制中心还在保持沉默，他知道，木卫 3 上的信息库正在加紧搜索，并且人类和计算机一道拼命地开动脑筋，解决这难题。如果他们也不能找到答案的话，这就有必要通知地球本部了。这样的话至少要耽误一小时。即使地球本部也不可能帮上忙，这个可能性是福尔肯不愿想到的问题。

当福尔肯看到布雷纳尔博士又出现在通讯线路上时，他感到从未有过的高兴。这个生物学家的话听起来很轻松，也很克制，就像一个刚刚经历过巨大的智力上的考验的人那样。

“你好，康泰基号，我们已经解决了你的问题，不过我们实在难以相信它。”

“你刚才见到的是生物发光现象，类似于地球上的热带海域里的微生物有机体的发光现象。只不过这是发生在大气里，而不是在海洋中，然而原理一样。”

“不过它的方式，”福尔肯反驳道，“是那样有规律，那样不自然，并且有成百上千英里的范围！”

“它甚至比你所想象的还要大，你只见了它的一小部分。它整个超过 3000 英里宽，看起来像个旋转的轮子。你仅仅看到了轮辐，以每秒 6/10 英里的速度从你眼前滚过……”

“仅仅一秒之内！”福尔肯实在忍不住插了一句，“动物不可能跑得这么快！”

“当然不可能，让我解释一下。你所见的是‘贝它’声源震动波所激发的东西，以声速在移动。”

“关于它们的运动方式还有什么？”福尔肯又追问道。

“这正是令人奇怪的那一部分，也是很稀有的现象。不过，

同样的光轮——除了要小上一千倍以外——也在地球上的波斯湾和印度洋里出现过。听着：大英帝国东印度公司的‘帕特纳’号，于 1880 年 5 月某日上午 11 时 30 分在波斯湾遇到‘一个庞大的通体发光的轮子，旋转着移近，它的轮辐像是从船边扫过一样。轮辐大约有二百或三百码长……每个轮子大约有十六根轮辐……’这儿还有一条消息：阿曼海湾，日期是 1906 年 5 月 23 日：‘那个光线强烈的发光体迅捷地向我们靠近，并且以极快的速度不断向西面发射刺眼的光来，如同战争中使用的探照灯的光束……在我们左面，是一个巨大的火轮，它的轮辐向远处滚动。整个轮子旋转了约二三分钟……’木卫 3 上的计算机从档案中还寻找出 500 个类似的例子。如果我们不及时终止它，它会把所有的例子都打印出来。”

“我知道了，不过还有些搞不懂的地方。”

“我不会责怪你。因为直到 20 世纪晚期，人们才得到一个较圆满的解释。似乎这些发光的轮子是海底地震的结果，它们总是发生在地震波能波及的浅海并且形成明显的波浪反应。有时是以条柱的形式，而有时则是以翻滚的车轮形式——人们把它叫做‘波塞冬的轮子’。人们最后通过在水下引发爆炸，然后用卫星拍摄下爆炸结果这一方式证明了上述假设。怪不得水手们总是有些迷信。谁会相信这样的事？”

原来如此，福尔肯自言自语道。当“贝它”声源的声音达到最高点时，它显然在向各个方向发出震动波——通过低层大气中的压缩气体，通过木星固态的星体本身。那些震动波有时交叉，有时成十字形，它们在星球上此起彼伏，而这颗星便像一支铃档一般响起来。

然而这个解释并未消除福尔肯的疑虑和恐惧，他难以忘却那些闪耀的光带，在深不可测的木星的大气中跳动。他感到他

不仅仅在一颗陌生的星球上，而且是居于神话和真实之间的某个神秘的地带。

这是一个绝对要发生点“什么事”的地方，并且人不可能预测到将是什么样的未来在等待着他。

他还要在这里待上整整一天。

6．美杜萨

当拂晓真正降临时，天气起了突然的变化。“康泰基”号在暴风雪中穿行。蜡片般的雪大片大片地飘落，能见度几乎降到了零。福尔肯开始担心飞船外壳上会不断积压重量。他注意到飘到窗口旁的雪很快便化了，“康泰基”号不断喷出的热量将它们迅速融解了。

如果他是在地球上驾驶气球飞行，他会很担心有“撞车”的危险，不过在这里至少没有这种危险，木星上的所有山脉都位于他身下几百英里的地方。如果飞船撞上那些飘浮的泡沫小岛，可能就像刺进微微发硬的肥皂泡一样。

不管怎么说，他将水平雷达打开，那东西至今都毫无用处。而垂直雷达，则显示出他离那不可见的木星表面的距离，这要有用得多。接下来，他又得到另一个惊奇。

许多洪亮的回声在一大片天空中，四面八方地响起来。它们之间的相距很远，并且在宇宙中像是毫无根基地悬在空中。福尔肯想起早期飞行员用来形容他们这职业中所遇的灾难之一的一个术语“云中裹着岩石”。这非常美妙地形容了躺在“康泰基”号轨道上的东西。

这情景令人惊慌。福尔肯又想到，任何固体物质不可能在这种大气里悬浮，也许这是某种奇怪的气象学现象。无论怎么

说，最近的声音距此都有 125 英里远。

他向控制中心汇报，他们对此未做出任何解释。不过却告诉他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那就是他会在 30 分钟以后脱离暴风雪区。

一阵猛烈的侧风突然吹在“康泰基”号上，飞船翻了个身，横在轨道上。对此，他没有预先收到警报。福尔肯需要使出浑身解数，才能控制住他这艘笨拙的飞船，不致使它倾覆。在几分钟内，他以每小时 300 英里的速度向北航行。此时，气漩又像开始那样，突然停了下来。他仍然高速前进，不过在平稳的空气中。他不知道刚才是否是卷进了木星的射流之中了。

暴风雪开始消散。他见到了木星为他所准备的礼物。

“康泰基”号已经进入了一个巨大的漏斗状漩涡，宽约六百英里。气球被吹到云层卷曲的边缘。而头顶上，太阳在晴朗的天空中闪耀着；可是身下，一个深不可测的巨大的洞探入大气层，洞底是一层薄薄的雾霭，在那里不停地出现闪电的火光。

飞船非常缓慢地被往下拽，眼前还没有什么危险。尽管如此，福尔肯还是向气囊增加了热流量，直到“康泰基”号悬浮在某个稳定的高度上。至此福尔肯才不去注意外面诡幻的景象，开始认真考虑一下雷达的问题。

最近的回声，现在只有 25 英里远了。他很快弄明白了，所有的回声都是由大漩涡的壁反射的，并且随它一同运动，就像“康泰基”号一样被旋风抓住。他将望远镜顺着雷达的方向移动，发现眼前有一朵朵色彩斑驳的奇怪的云彩，几乎遮住了整个视野。

它不很清晰，因为比形成它的大背景的那个旋转的薄雾状云壁，颜色略深一点。福尔肯盯住它看了好几分钟，才反应过来，他曾经在哪儿见识过它。

第一次是它在飘浮的泡沫山上，往上攀爬，那时候他误以为它是一株多干的大树。最后当看到它实际的大小和复杂的构造时，他才明白过来，并且给这个东西取了个更合适的名字，将脑中的形象固定下来。事实上它根本不像一棵树，而像一只水母——一只美杜萨水母[1]①，这东西可以在“墨西哥湾流”的温热的潮水中遇到。它游动时，触足会随水流的起伏而飘曳。

这只水母有一英里多宽，并且它那些悬浮着的触手有成百上千英里长。它们以和谐的节奏上下缓缓地摇摆着，每一次完整的舞动周期要花上一分多钟——那动物就像是在天空中笨拙地划动着。

而其他的回声则来自更远处的水母。福尔肯通过望远镜看到有半打水母，并且发现在形状和大小上没有什么变化。它们像是同一种类的，他不知道为什么它们要沿着 600 英里长的轨道疏懒地飘游。也许它们靠吃那些被吸进漩流中的空中浮游生物为生。“康泰基”号也像这些浮游生物一样，被吸进了漩流。

“你注意到没有，霍华德，”布雷纳尔博士先是大吃一惊，接着镇静下来问道，“这东西比最大的鲸鱼要大 10 万倍？假设它只是一只气袋的话，它也会重达 100 万吨！我简直难以想象它的新陈代谢状况，它至少要产生兆瓦的热量来维持它的浮力。”

“可是如果它仅仅是只气袋的话，为什么它是这样一个该死的，性能良好的雷达反射器呢？”

“我没有一点头绪了，你能再靠近一点吗？”

布雷纳尔的问题问得并不笨。如果福尔肯能换一个高度，然后利用变化的风速，他就可以尽可能地接近水母了。不过此

① 原文 medusa，义为水母，译音是美杜萨，大写的 Medusa，义为女蛇怪。这里根据小说的意思用音译，取其双关义。

时，他还是倾向于保持现在的每小时25英里的速度。他非常坚决说明了自己的态度。

“我明白你的意思，”布雷纳尔有点勉强地回答道，“让我们在那儿待一会儿。”“我们”这个字眼使福尔肯觉得有些讽刺意味，要知道他们之间距离6000英里，各自的观察角度肯定不一样。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内，“康泰基”号在大漩涡中平静地飘浮着，福尔肯不断试着各种滤光镜头及不同的对比度，竭力想从摄像机中看清那只水母。他开始怀疑它那难以捉摸的色彩是某种伪装，也许就像地球上的许多动物一样，它想尽可能地和背景混然一体。那是一种狩猎者和被猎者都要用的伎俩。

这只水母是哪一种类的？他很难在剩下的这样短的时间里回答这个问题。然而就在中午之前，没有一点预兆，答案就出现了……

就像一队古代的喷气式战斗机，五只蝠鲼鱼掠过漩涡的漏斗形雾墙。它们排成V字形照直向水母那毫无生气的灰色云团冲去，毫无疑问，按福尔肯的想法，它们正在发动攻击。他原以为他们都是些无害的草食动物，简直是大错而特错了。

然而事情以这样舒缓的速度发生了，就像观看一个慢镜头的电影。蝠鲼鱼以差不多每小时30英里的速度波动前进。它们到达那只水母似乎还要很久，而后者却以更慢的速度，冷静沉着地漂游着。尽管蝠鲼鱼不算小，但和它们正在靠近的那只大水母怪比起来就显得渺小多了。如果它们游到水母的背上话，看起来就像小鸟栖息在一只大鲸上。

水母能保护自己吗？福尔肯不能肯定这一点。他也不能预料那些蝠鲼鱼在避开众多笨拙的触须时，会遇到怎样的危险。也许它们的主人还未意识到攻击者，不过把它们当成是无关紧

要的寄生虫，就像狗能容忍身上的跳蚤一样。

可是现在很明显，那只水母的处境很不佳。它开始缓慢地翻转过来，有点像只正在倾覆的船。10 分钟之后，它倾斜了 45°，同时它也在迅速地下沉。福尔肯不可能不对这只被围攻的怪物表示同情，这情景也唤起了他的辛酸的回忆。有些荒唐的是，美杜萨水母的坠落就像是对垂死的“女王”号濒临毁灭时刻的一次拙劣的模仿。

然而他知道他的同情用错了地方。高智力只能在攻击者中产生、发展，而不会在任何漂浮在海洋或天空中的草食动物中出现。那些蝠鲼鱼远比这只气袋似的大怪物更接近于他，并且不管怎么说，谁会“真正地”同情一只体积比鲸鱼大上 10 万倍的生物呢？

接着，他注意到，美杜萨使的伎俩很奏效。那些“蝠鲼鱼”仿佛被它缓慢的翻动搅糊涂了，它们正奋力从它背上游走，就像一群掠夺成性的秃鹫在进餐时其它动物突然闯入时一样，突然飞开了。不过它们走得并不远，继续悬浮在距那只正在倾覆的怪物几码远的地方。

突然，一阵令人眼花缭乱的电光闪过，与此同时收音机里冒出噼噼啪啪的静电干扰声。有一只蝠鲼鱼，慢慢地头尾蜷到一块儿，然后径直地掉下去了。当它下坠的时候，尾部冒出一股黑烟，很像一只飞机着火坠落一样，真不可思议。

那些残存的蝠鲼鱼向水母身上俯冲而去，并通过降低高度来增加速度。几分钟内，它们就消失到层层的云雾之中，而它们刚才也是从这儿冒出来的。那只水母，此时已不再下降，相反却开始翻回到水平状态。经过这样的翻转，它又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一样，照常前进。

“太棒了！”布雷纳尔博士被惊呆了，他沉默了一阵后说道，

“这一定是高级的电子防御系统，就像是电鳗或鳐鱼所具有的一样。不过至少有几百万伏特的电压！你见到任何能产生这么多电能的器官吗？像电极一样的东西吗？”

“没有，”福尔肯回答道，他打开望远镜的最高功率键，“可是有些地方很古怪。你见过这种方式吗？再检查一下刚才的图像。我敢肯定它以前不在那儿。”

一条宽阔的色彩斑驳的带子出现在水母的边缘。它形成一个极其规则的棋盘图案，每个方格里又缀上由短的水平线条组成的复杂的次级图案。它们的横向和纵向排列得非常完美，而且每根线之间的间距相等。

“你是对的，”布雷纳尔博士说道，他的语气里像是有点儿惊恐，“它真的出现了。我不敢告诉你它是什么。”

“哎，我不指望再错过一次——至少作为一个生物学家，我能告诉你我的猜测吗？”

“继续讲。”

“那是一个大型的无线电波段板。人们曾经在20世纪初使用过的。”

“恐怕你曾经谈到过它。现在我知道它为什么发出这样巨大的回声。”

“不过，为什么它这时候才出现呢？”

“也许这是电能释放的后果吧。”

“我又有一个想法。”福尔肯慢吞吞地说道。

“你认为它在收听我们的谈话？”

“就在这个频率上？我有点怀疑那些是米，哦，不对，十米天线——这得由它们的尺度来决定天线长度。喝……这是个好主意！”

布雷纳尔博士陷入沉思，显然是在考虑某个新想法。他待

了一会儿继续讲道:"我打赌,它们正在同无线电爆破取得联系。那是某种在地球的自然条件下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让动物具有了对声波、电流的感应能力,可是却从来没有什么形成了无线电波感。为什么要操心出现那么多光呢?"

"但是这儿是不一样的。木星充满了无线电能量。这很有利用价值,也许到了发掘它的时候了。那东西有可能就是一种浮游发电站。"

一个新的声音插进他们的交谈中。

"我是总指挥。这里整个都显得很有趣,不过现在有更重要的事要处理。它是智能生物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应考虑'首次接触的指令。'"

"来此之前,"布雷纳尔博士有点儿沮丧地说,"我本来会发誓,一个能造出短波天线系统的生物一定[①]是智能的。不过现在,我不敢肯定了。这是可以自然地进化演变而来的。我想它不会比人类的眼睛更奇怪的吧。"

"那么我们必须保证行动安全,并且假设它是智能生物。因此,从现在起,这次冒险计划必须依照首要指令的各项细则行事。"

当无线电通讯线上的每个人都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时,出现了很长时间的沉默。在宇航史上的早期,尽管有过一个多世纪的争论,人类最终还是建立了这几条规则,现在可要用上了。人类从他们在地球上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理应如此。不光是道德考虑,还包括他的自身利益都要求他不应该再在星际间重犯这些错误。如果对待一个高等的智能生物就像美洲殖民者对待印第安人一样,或者就像时下的人对待非洲黑人一样,那会

① 原文"must"用的是斜体字,故在此,中文加注黑点。

引起一场灾难的……

第一条规则是：保持距离。不要企图接近，甚至同他们通话，直到“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了解你。“足够的时间”的确切含义是什么，这是谁也闹不清的问题，得由身处现场的人斟酌而定。

霍华德·福尔肯从未想到过的责任，降临在他头上。在他留在木星的不多几个小时内，他将作为人类的第一位大使。

那样的话实在是讽刺，很妙的讽刺，以致他甚至想，那些外科医生当年使他复原时，为什么不给他安上大笑的能力呢?

7. 首要指令

天越来越黑，可是福尔肯仍然紧盯住望远镜视野里的那活生生的云团。风沿着大漩流的漏斗周围，平稳地吹拂着“康泰基”号，而大漩流把他卷到离那生物 20 英里的地方。如果他近到 6 英里，他就会采取逃避行动。尽管他很肯定美杜萨水母的电子武器是短程的，但他并不想去试一试。这是留给将来的探险者的难题，他祝他们幸运。

现在密封舱里非常黑暗。奇怪的是，离太阳落山还有几个小时呢。出于本能，每隔几分钟，他都要扫一眼水平雷达扫射仪。离这只他正在观察着的水母 6 英里范围内，没有任何别的物体。

突然他听到了曾在某个夜晚，响彻木星天际的声音——那种猛烈的敲击声，有着惊人的能量，迅速地升得越来越高，然后在次高音的地方停下来，而密封舱随着它一同抖动就像定音鼓里的一颗小豆子。

在这骤然而至、令人痛苦的寂静里，福尔肯几乎是同时地意

识到两件事情。这一次，声音并不是通过无线电频道从几千英里外传来。它就产生在他附近的大气里。

第二个想法有点令人恼火。他差点忘掉了这是不可原谅的。不过，在他的脑袋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在他头上的大部分天空完全被“康泰基”号的气袋占住了。因为大气球的表面涂了一层银粉来避免热散失，所以大气球对于雷达和观察视线来说都有有效的屏蔽作用。

他当然知道这一点，这只是很小的一个设计失误。容许这个失误是因为它显得并不重要。而现在对霍华德·福尔肯来说就极为关键了，因为他看见那些触须比任何树木的树干都粗，此时正从空中落在密封舱的周围。

他听到布雷纳尔的高声喊叫:“记住‘首要指令’! 不要惊吓了它!”在福尔肯还未来得及作出相应的回答之时，这铺天盖地的击鼓声又开始了，盖过了一切声音。

对于一个真正有经验的、经受得住考验的宇航员，不是看他在可预知的紧急情况面前如何反应，而是在无人能预测的情况中怎样应付。福尔肯毫不犹豫地分析现实状况。紧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开了气袋拉索。

“气袋拉索”是氢气球飞行初期使用的一种很古老的应急措施。对于“康泰基”号来说，“气袋拉索”并非撕破气袋，而是打开外壳上面的一系列放气孔，热气便立即冲出来。去除了上升拉力的“康泰基”号，开始迅速下跌到这个重力是地球的两倍半的重力场中。

福尔肯对着那巨大的、扫来扫去的触须做了一个鬼脸。他刚好注意到触须上密布着许多大气泡和气囊，说不定就是给它提供浮力的，并且像植物的根部一样，它们的末梢分裂成许多细小的感觉元。他甚至希望出现一道闪电光——不过什么也没有

发生。

当大气层的密度变大,胀大的气球此时起了降落伞的作用,康泰基号起初急剧的下降速度这时得到减缓。降落两英里后,他认为关上放气孔应该没问题了。在他恢复浮力而且又回到平衡状态为止,他的高度又下降了一英里,并且很危险的是已接近他的安全极限了。

透过顶上的窗户,他焦急而紧张地盯着外面的动静,虽然除了大气球那若隐若现的气泡,他不想看见任何别的东西。可是在他下降的途中,他向侧面滑出去了一点,水母的一部分在他头上几英里的地方,隐约可见。它离他比他预料的距离还近,此时它仍在下降,速度快得令他难以置信。

控制中心很焦急地打来电话。他喊道:“我一切正常。不过,它还在紧跟着我,我不可能再下降一丁点了。”

这并不很准确。他完全可以再降低——大约一百八十英里吧。不过那将是一次不能返回的航行了,而且也不那么有趣。

这时,让他大为欣慰的是,他看见水母失去了平衡,在他上面不足一英里的地方翻了过来。也许它来接近这个侵略者,只不过想警告一下他,也许它也感到在这样低的位置上,热得很不舒服。温度已超过50℃了,福尔肯不知道他的生命供应系统能坚持多久。

布雷纳尔博士又回到通讯线路上来了,他仍然操心着那条“首要指令”。

“记住:它也许只是好奇而已!”他喊道,语气却不太肯定,“千万不要惊吓住它。”

福尔肯对这条建议感到非常厌烦,他回想起他曾经看过的一次电视讨论,在一个宇航局法官和一位宇航员之间进行。仔细地剖析出“首要指令”的基本含义仔细解释之后,那位疑虑重

重的宇航员大叫道：“既然毫无选择了，那我就该坐在那里静等着被它吃掉吗？”那个法官板着面孔，不苟言笑地回答说：“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局。”

那时候听起来，似乎很有意思，可现在却根本不可笑。

不久，福尔肯见到一个让他更不痛快的东西。水母虽然还是悬在离他一英里远的地方——但是它的一根触须却在变长，简直不可思议，并向“康泰基”号伸过来，还在不断拉细。他还是个男孩子时，在堪萨斯平原上，曾经见过一个漏斗状的龙卷风从风暴云中落下来。这个向他掉下来的东西唤起了这段深刻的记忆。

“我很快就会没有选择余地了，”他向控制中心汇报，“现在我要么去吓吓他，或者就让它感到严重的胃痉挛。我想它肯定会发现‘康泰基’号是不好消化的，如果它要用用脑筋的话。”

他等着布雷纳尔的意见，然而这个生物学家却坚持沉默。

“很好。只剩下 27 分钟了，我要打开点火系统了。我希望我会有足够的储备能量，这样我会再回到我的轨道上。”

他看不见那只水母了。它又一次径直出现在他顶上。不过，他明白那根落下来的触须一定已离顶上的气球很近了，而要全速发动反应器还得花大约五分钟……

反应器发动了。即便根本不可能，轨道计算机也不会拒绝执行发射任务。通风口打开了，准备吞进所需的成吨氢气。就算处于最优的情况，这也只是一个虚拟的事实——因为根本没有办法检验一个核能的冲压式喷气机如何在木星大气层中实际操作。

某个东西轻轻地摇了摇“康泰基”号。福尔肯尽力不去想它。

点火装置被设定在高于此 6 英里的地方引爆，在密度不足

1/4，气温要低 30℃的大气层中，太糟糕了。

当通气孔完全打开后，他能侥幸将俯冲危险减到最小程度吗？而一旦喷气冲锤装置点火后，他会一头栽向木星，而且 2.5 英里的重力加速度会加快他的进程。难道他还有可能及时脱身吗？

一只巨大沉重的手轻拍着气球。整个飞船随之上下浮动，就像地球上曾风行过的一种“游游”玩具。

当然，布雷纳尔有可能完全是正确的，也许这正是它在表示友好。说不定他应该用无线电和它交谈。怎样跟它说呢：“漂亮的小姑娘？”“给点零钱吧？”或者就说“带我见你们长官？”

这时超重氢与重氢的比重很正常。他准备用 10 亿度的火柴，来点燃那支蜡烛。

顶端很细的触须此刻绕着气球周围 60 码的地方，蜿蜒盘旋着。它们的粗细长短和象鼻差不多，它们移动得很仔细，似乎有点谨小慎微的味道。在它们的末端有个很微小的触须，像一些正觅食的嘴。福尔肯敢肯定，这会儿布雷纳尔博士一定被迷呆了。

这仿佛和任何美好时刻没有什么两样。他迅速地扫了一眼控制板，然后启动了 4 秒点火阀的计时器，撕开安全封条，并且摺下“抛弃”键。

一声响亮的爆炸声传来，随之是瞬间的失重现象。“康泰基”号正鼻尖朝下，自由地下坠。而头顶上，那只被扔下的气球正飘飘悠悠地往上飞去，拖着那条好奇的触须。福尔肯来不及去看气球是否打中水母，因为同一时刻，冲击式喷气机被点燃了，而且他还有别的事情要考虑。

一股滚烫的氢氦气柱，轰鸣着从尾部的排气孔中冲出来，立刻便形成一股冲力——朝向朱彼特星猛推。可是不能拉动了，

因为速度控制器太笨拙。除非他能完全控制速度，并且在 5 秒内迅速达到水平飞行状态，否则的话，飞船会坠入大气层的深渊里，而且会被毁掉。

简直慢得出奇，5 秒钟像是 50 秒钟，他尽量把飞船拉平，然后再使飞船头部向上飞行。他只回头瞥了一眼，最后看了看那只水母，飞船已离它很远了。“康泰基”号丢下的那只气袋已明显地从它的触角中逃离开，他甚至找不到那只气袋了。

此刻，他成为主宰，不再是无助地飘浮在木星的气流中，而是驾驶着他自己的原子能飞船飞离这颗星球。他也很自信，在他以“接近轨道”速度在大气层边缘飞行时，冲击式喷气机肯定会稳定地保持相应的速度和高度。那么，凭着短时间内的火箭能的暴发，他又会回到自由的太空中的。

在飞向轨道的半途中，福尔肯向南望去，他看见那个大谜团，“大红斑”——比地球大两倍的那个飘浮着的小岛——正从水平线上升起。他紧盯着这个神速而迷人的东西，直到计算机提醒他 6 分钟以后就要转向火箭冲力了。他很不情愿地将他的目光移开。

“也许下一回。”他喃喃自语。

“什么？”控制中心说，“你说什么？”

“没什么。”他回答道。

8. 两个世界之间

“霍华德，现在你是个英雄了，”韦伯斯特说，“而不仅仅是名人。你使他们要思考一下，而且你也给他们的生命增添许多激动人心的时刻。并非所有的地球人都到外层空间，到别的星球上去，但是整个人类可以展开想象了，这就是你的故事的意义。”

“我很高兴可以给你的工作带来些方便。”

韦伯斯特已经是他的多年老朋友，因而不会因为他话中的讥讽而感到生气。不过他也感到惊讶，因为从木星回来后，福尔特的变化太大了。

韦伯斯特一边指着桌上的一句出自上世纪的乐团指挥的名言让我吃惊，一边说道:“我并不对我的工作感到惭愧，新知识，新材料——这些都很好。不过人还需要虚构和激情。航空旅行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而你又使它生机焕然。我们会过很长时间才会把木星放到一边，不去考虑。也许我们搞清楚那些水母时间还要更长些。我还想到有人了解你的盲点在哪儿。好了，你下一步决定了吗？土星？冥王星？海王星？——你只管提出来。”

“我不知道。我曾经想过土星，可是现在并不太想了。那儿的重力只有 1，不像木星是 2.5。这样人们很容易就能控制它。”

“人们”，韦伯斯特在心里想道，福尔肯提到“人们”这个词，而以前他从未这样说话。什么时候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用“我们”？他变了，从我们中滑走了……

“行了，”韦伯斯特大声说道，并且从椅子上站起来，以掩饰他心中的不安，“让我们宣布会议开始吧。照相机已经架好，而且大家都在等待着。你会见到许多老朋友的。”

他强调了最后一个词，可是霍华德毫无反应。他的脸像皮革面具似的，表情变得越发难以理解。相反，他从韦伯斯特长官的桌上移开，然后打开他自己的活动垫座，这件东西一直像把椅子一般在他身下，靠某种液压原理把他升到 7 英尺——和他原来一般高。那是外科医生曾为他额外添上的 12 英寸部分，以便为他提供良好的心理状态，以弥补他在那次“女王”号事故中损失的东西。

霍华德·福尔肯曾经是个男人，而此刻却顶多算作一个有声线路，他感到有种成功后的平静，并且在他脑子里，有着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出现的和谐宁静的感觉。自从他从木星回来后，噩梦便不再产生，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现在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他总梦见在“伊丽莎白女王”号最后时刻时，那上面的超级黑猩猩。它处在两个世界之间，既非人也非兽。现在他也是如此。

他可以毫无防护地独自在月球表面旅行。金属壳内的生命供应系统，基本取代了他那脆弱的躯体，无论在水下还是在太空中都性能良好。除了重力是地球的 10 倍的地方稍有不便以外，就没啥别的了。没有重力的地方是最好不过了……

人类离他越来越远，这种亲缘关系的维系也越来越纤细。也许这种得呼吸空气、敏感于辐射的一块不稳定的碳化合物就根本无权离开大气层。他们应该固守着他们的家园——地球，月亮，火星。

会有一天，宇宙的真正主宰是机器，而不是人——也不是他这样的东西。他已经意识到他的定命，他对自己独一无二的孤独状态产生一丝阴沉的自豪来——他是介于两种生物世界之间的第一个不朽的中间分子。

毕竟，他是一位大使，处在新旧世界之间——在碳元素形成的生物和金属创造物之间，而后者总有一天将取代前者。

在今后那些令人烦恼的岁月里，两个世界都会牵扯着他。

1971 年 4 月

不读克拉克科幻，不是真正的科幻迷！

乘人类智慧之飞船，进入未来世界，是人生一件快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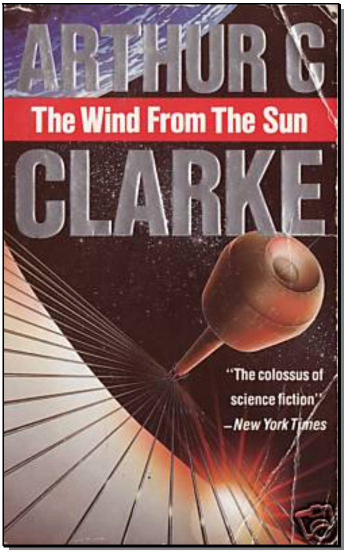
ISBN 7-5365-216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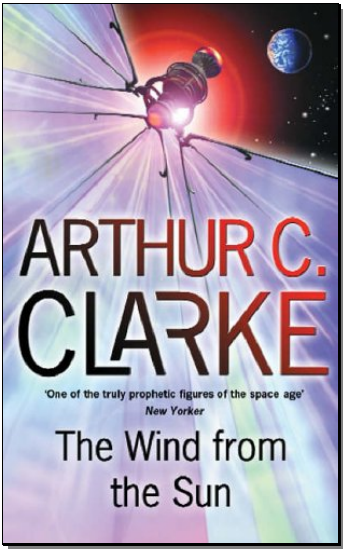
9 787536 52169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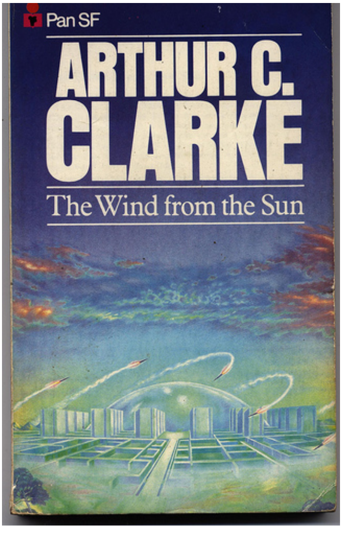
ISBN7－5365－2169－3/I·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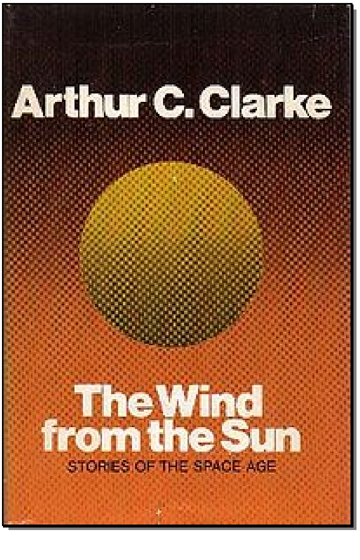
定价：8.80元

附：原版书影


ARTHUR C
The Wind From The Sun
CLARKE
"The colossus of
science fiction"
–New York Times


ARTHUR C.
CLARKE
'One of the truly prophetic figures of the space age'
New Yorker
The Wind from
the Sun


Pan SF
ARTHUR C.
CLARKE
The Wind from the Sun


Arthur C. Clarke
The Wind
from the Sun
STORIES OF THE SPACE AGE

Ken777 校对及文字输入说明：

页码	说　　　　明
051 页/04 行	“危及”，原书误为“威及”。
069 页/注 1	原注“……出毛病，一下跑出 8 个 9 来……”有误，改为现文。
101 页/02 行	“干城章嘉”，原书误为“平城章嘉”。
115 页/14 行	“重力加速度”，原书误为“重力中速度”。
143 页/24 行	“环顾四周”，原书误为“环顾上周”。
172 页/13 行	“奏效”，原书误为“凑效”。

读书中文网
www.rbook.net

珍爱书籍，开卷有益，请支持正式出版物。

《太阳风》一校版，精确版面还原

全书由凡剑（Ken777）OCR、一校、修图制作。
感谢网友 在沉默中崛起 协助提供素材。

2009 年 05 月 01 日一校

Ken777
2009.05.01
eBook